

民衆叢書之二

雲南史地輯要

姜寅清題



雲南省立昆華民衆教育館出版

序一

昔丁在君（文江）遊滇歸滙語余，雲南乃中土之堪察加也。友人錢君濱泗（穆）亦言，中土文化南進，靈地傑人，當出西南，吾滇將爲吾族復興之地。余遊法時，見馬斯伯樂（G. M. Sibley）先生，言亦近是。而歐美學人之研討民族語言動植物礦物者，臥摩而至金馬碧雞之間，訝爲九府，諸學人之頌說，蓋所謂無偏無頗者歟？護國之役，吾滇以一隅而爭生死。日人侵陵，則東北東南皆不足以當巨艱，而金沙江源頭之際，實爲重鎮，以奠邦家之寧，此其所以爲堪察加也。比及東西北之事既決，則疆場中問題最繁雜者，宜莫如西南，暹羅泰族之妄語，固不足爲至慮，英法之侵蝕，已至不了耐，洪武初之二府四州六宣慰司三宣撫司二長官司之地，屬泰越緬之泰半，其民則漢，其地則舊折，滅亡已百年，又豈能視夏屋之久假不歸，則西南當爲歷史民族負重責，此其所以爲民族復興之地也。邊徼民族複雜，僂僂俫子，怒人卡瓦，倮黑窩伲，藏人山頭，其文化低落，生民疾苦，有待

於教育以同於我者，固已極繁重，而性習之殊異，語言文字制度之大
別，尤爲社會學中之寶庫。而自然科學中之動植礦物，其宜補本草釋
獸石雅者，又不知凡幾，此其所以爲學術研究之九府也。就軍事政治
文化而論，乃如是之宏偉，吾人生於斯養於斯，其所感爲最切，雖政
府所不暇顧，而不能不自珍其帚，此所以願爲世人傳呼鼓吹者耶。昔
旅歐時，友人陳君翰笙介太平洋科學會（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祕
書某君自美致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一書之法譯本，求余爲文評之，評文
稍侈，余知爲昆華民教館所編，至爲珍護，私幸留心西南邊圉者有人
矣，今年夏，余暫長教廳，民教館館長李君子廉辭世，以王君堯夫繼
之，堯夫青年有爲，銳意整飭，多所建樹，因見前館長何君少誠所輯
雲南史地輯要一書，執筆者皆一時之彥，學近專門，事不蹈虛，遂發
宏願，踵而成之，滴露穿石，足底于成可貴也夫，王君求一言弁之篇
首，國事方殷，願吾上下悉心力以保抱此士，使國族不垂，故不惜費
辭而爲之序

三十八年孟冬姜寅清

序二

吾滇地處邊陲，文化晚開，中原人士，向鮮認識，自抗戰軍興，政府西遷，學者專家，接踵而至，我滇於政治經濟文化等之重要性，乃為人所重視，因此對我滇各方面之研究，亦迭見記載，惟以散簡零篇，難窺全貌。省立昆華民衆教育館，職司社教，負有闡揚本省文化之任務，民國三十四年，前館長何少誠先生有見於此，乃倡議編撰「雲南史地輯要」一書，擬定關於雲南沿革，部族，語言，農村，邊務，文獻，地形，地質，氣象，礦產等綱目十篇，聘請專家執筆撰寫，俾使一般人士對於我滇之各方面，得一全盤之了解，進而研究探討，以推進地方之建設。當經一年餘之籌備，即交付印刷，但僅印就沿革，部族，邊務，氣象等四篇後，即因人事變遷與經費支絀而擱置迄今。本年夏，撫接長館務，深覺此書對於我滇之重要，不應功虧一簣，任其散失，乃決心完成。今全書印就，凡關於我滇之各項問題，大體具

備，藉此繼續研究，發揚光大，其對於我滇將來之各項建設，實屬裨益匪淺。

本書承方國瑜，凌純聲，羅常培，張鳳岐，干乃義，張印堂，張席禔，陳秉仁，何塘，楊堃諸先生撰稿，並承亮夫廳長於百忙中代寫序言，館中同仁徐健雄，趙懷慶，袁學淵，萬吉安，王澤霖諸先生於公餘照料印刷及校稿，尤以健雄先生出力尤多，今本書得諸先生之幫忙協助，始得觀厥成，特此併致謝意。

本書自籌備迄今，歷時五載，幾經波折，今得完成，實深欣幸，爰序數言，用誌始末。

王樵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雲南史地輯要目錄

上冊

第一篇 雲南沿革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上古之部族
- 第三章 漢武帝經略西南諸部
- 第四章 西漢至兩朝之郡縣
- 第五章 西漢至南朝治理之張弛
- 第六章 隋代唐初之經略
- 第七章 翁蒙鄭趙楊段高之更迭
- 第八章 翁蒙段之疆域
- 第九章 元明清之政治

第二篇 雲南部族

- 第一章 地形與氣候
- 第二章 民族的分類
- 第三章 區域的分佈
- 第四章 垂直的分佈

雲南史地輯要目錄

方國瑜

凌純聲

一

第三篇 雲南氣象

(緒言)

- 第一章 雲南氣候區域
- 第二章 雲南農業氣象
- 第三章 雲南航空氣象

第四篇 雲南邊務

張鳳歧

- 第一章 雲南在西南邊疆之地位
- 第二章 雲南與越緬泰之歷史關係
- 第三章 中國藩屬越緬泰之喪失
- 第四章 法國在我西南之割分「利益範圍」
- 第五章 中英會勘滇緬南段未定界紀實
- 第六章 邊疆改國名「泰國」與雲南
- 第七章 滇南之邊務
- 第八章 滇西之邊務
- 第九章 雲南之殘廢

陳一得

雲南史地輯要目錄

上冊

第一篇 雲南沿革

方國瑜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上古之部族

第三章

漢武帝經略西南諸部

第四章

西漢至兩朝之郡縣

第五章

西漢至兩朝之郡縣

第六章

隋代唐初之經略

第七章

爨蒙鄭趙楊段高之更迭

第八章

爨蒙段之疆域

第九章

元明清之設治

第二篇 雲南部族

凌純聲

第一章

地形與氣候

第二章

民族的分類

第三章

區域的分佈

第四章

垂直的分佈

第三篇 雲南氣象

(緒言)

- 第一章 雲南氣候區域
- 第二章 雲南農業氣象
- 第三章 雲南航空氣象

第四篇 雲南邊務

張鳳歧

- 第一章 雲南在西南邊疆之地位
- 第二章 雲南與越緬泰之歷史關係
- 第三章 中國藩屬越緬泰之喪失
- 第四章 法國在我西南之劃分「利益範圍」
- 第五章 中英會勘滇緬兩段未定界紀實
- 第六章 邊羅改國名「泰國」與雲南
- 第七章 滇南之邊務
- 第八章 滇西之邊務
- 第九章 雲南之邊務

陳一得

第一篇 雲南沿革

方國瑜

第一章 緒論

漢史紀錄，可確考者，始自戰國；是時，部族分居，不相統屬，迄於漢初，爭長稱雄，可稱爲「部落時期」。漢武帝開辟西南，漸平諸部，設置郡縣，自此以後，雲南入中國版圖，歷東漢、蜀漢、晉宋齊約六百八十年，治理漸密，可稱爲「郡縣時期」。晉陳以後，邊部強盛，而中原多故，未遑治理，遺濟經略南土，未能盡服；唐初累用兵，設州縣，而土族強橫，蠻吏挾蒙氏以滅蠻，蠻亡而蒙益強，辟睨一隅，自授歷鄭、趙、揚、段、高，中國不能有；然蒙氏叛唐，舉受朝封，宋絕貳氏，累請入貢，未嘗不以中國爲上邦，前六八十年，稱臣入貢，不絕於書，可稱爲「朝貢時期」。元初，忽必烈取大理之三十七部地，悉平雲南，初設黑戶千戶分治之，後設雲南行中書省；明初設雲南布政，按察，都司三司，後開巡撫巡按衙門，改設總督巡撫司道，約六百六十年，府州廳縣，遍置四境，可稱爲「行省時期」。綜觀此四時期，中國治理雲南，依時而異，然此就政治之設施言，若中原文化比肩展於雲南，則自選吉、一脈相承，日益增進，並無時期可分；蓋雲南地廣，其初蕃族人口極稀，中國開墾甚少，隨政治重事而至之中原移墾，不絕於途，中原文化播殖於此，土民亦受其化，自古迄今，未嘗稍歇也。而雲南土族，並非無文化，且地理與中原或殊，故中原移民，亦不免受地方之影響，稍有特殊之習尚耳。然則雲南自古以來，爲中國文化之附體，雲南歷史爲中國歷史之一部份，此確然可信之事實；特因史家好爲怪異，既載雲南建置之事蹟於地理志，復載治理與習俗之事於營役傳，淺薄者不知，每以雲南古代爲荒遠之城，即至今日，猶有以荒遠之語諸吟咏者，謬妄已甚；然今人如此，則古人所以形容爲鄙野者，又何足信矣。

於是爲此編，將述雲南史事之梗概，然僅二三遺言，涉誦不容周延，故惟恭肅於政治建置之沿革，藉由此可略稽中國治坤當此，與類植雲南之大概；若庶政之設施，文物之漸備，則不能詳稽於此也。

第二章 上古之部族

雲南遠古史事，紀錄缺略，明景泰、正德、萬曆，天啓諸本志書，清倪蛻、師範、王崧諸人著述，考校經史文字，在唐宋、夏、商、周初之雲南史事，並有解說；然紀錄甚略，難以確知，猶待考古家之發掘研究也；遠古之渺茫，中國史書如此，不僅雲南爲然也。

竊謂：滇境山嶺起伏，狹谷平原，初爲澤國，迨河道漸通，露出地面，始有人類遷至，其初移民不止一宗，且因地理環境之異，漸演不同之文化，其地近者，相與融合，有部族之組織，經歷幾許歲月，已不得而知也。史記西南夷傳曰：「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裏。其外同歸以東，北主機榆，名爲蠻昆明，皆編髮蟠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考兩漢紀錄，漢初雲南部族，瀘池附近有滇國，其南有句町，其北爲邛都，西在洱海附近爲昆明，又西爲哀牢；此其部族之大者，其間小郡，則已漸爲兼併。諸部族之境界與其族類，已不能詳考；然漢初收服諸部，設郡縣復使督領長其民，可知即以部族區域爲郡縣區域，則又不難從郡縣區域而知部族區域也；西漢以後，設郡漸分，蜀設朱降都督，領有七郡，即可視為七部族之區域；建寧郡爲滇國，興古郡屬句町，雲南郡屬昆明，永昌郡屬哀牢，越巂郡爲邛都，牂牁郡爲夜郎，朱提郡爲僰道。論其種類，則句町與夜郎近，故句町初屬牂牁郡，後始分爲一郡；昆明與哀牢近，故皆合爲永昌郡，而二郡與滇近，故初統於谷州郡；若邛都爲笮族，僰道爲僰爲郡附庸；凡此分合，雖爲地近，亦爲部族間之歸涉；故句町與滇爲近，而初屬牂牁郡；昆明與越巂爲近，而初屬益州郡；則謂部設治之分合，必有族類相近之原因也。又從此諸郡合爲一州觀之，諸部又自相類也。從今日民族之分布，知諸部爲羌族之分支，質言之：滇國爲鄧族，句町爲和泥，邛都屬閩蕃，昆明爲民羌，哀牢爲漢人，朱提爲僰人，牂牁爲苗人；並羌之小宗也。後漢書西羌傳曰：「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越巂以南，亦如此也。羌者，姜姓之別，初居河闢之西南，漸遷而南，散布諸境；姜之子孫，則遷而東；所居不同，而文化之差別日甚，究其初則無不同也。近年，中央研究院吳金鼎先生，在大理發現新石器時代遺物，證明雲南遠古文化與中原文化爲一系統，與吾人主張雲南古初居民自北方移植之說相符，而此時期文化之情形，則猶待諸異日研討也。

史記：「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據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漢池，池方三百里，勞平地，則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漢，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按：莊蹻略地至漢，兩漢書華陽志並載之，惟范書作莊豪，班書人表作嚴蹻，文選邱遲與陳伯之書注引史記作莊蹻，並音字，或譌姓名改字耳。至於入漢之年，范書作頃襄王時，漢書地理志注，史記西南夷傳正義，藝文類聚卷七，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又卷七七，蜀中廣記卷六七，並引華陽國志作頃襄王時，杜佑通鑑卷一七八，唐荊川辨遷史之誤：荀子議兵篇「唐蔑死，莊蹻起，楚分爲四三」，唐蔑即唐昧，史記楚世家「懷王二十八年，秦攻楚，殺楚將唐昧」，時莊蹻襄王立備二年，以此旁證，杜佑之辨甚是。若莊蹻以秦滅黔中郡之年稱王於漢，則距漢武帝置郡縣於雲南之年爲一百六十八年，華陽國志中南志謂：「莊蹻始王漢池，分侯支萬，傳數百年」，其勢且以張，史記西南夷傳：「漢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勢已不可侮，元狩元年，漢使者至漢，漢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執與我大？已不自量，然漢使者還，亦盛言漢大國也。蹻率衆王漢，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足見當時漢池文化已開，且較之楚文化無多遜；而莊蹻舉衆不返，則血液之相混，文化之交流，亦意中事，經百數十年至漢武帝時，若非有文化基礎，豈能開郡縣如中原耶？遷史謂漢池之民椎結耕田有邑聚，則已爲農業社會，較之昆明編髮隨遷徒無常處之游牧社會爲進步，所以如此者，蓋受楚文化之影響也。

元封二年，漢以兵臨漢，西南夷舉國降，開益州郡，賜漢王當羌王印，復是其民；遷史贊曰：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惟漢復爲麗王」；則漢征服南中後仍復封莊蹻之裔爲王，何時失位，不獲考；南詔野史謂莊蹻子孫王漢，止於漢武帝時，不知有何本？然歷之舉猶猶於演鹽鐵論曰：「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楚莊即指莊蹻；通典邊防典曰：「自夜郎、滇池以西，皆曰莊蹻之餘種也」；唐書要卷九八昆明國曰：「又封別帥爲漢王，世襲其國」，不識爲莊蹻之遺裔否？

第三章 漢武帝經略西南諸郡

史記西南夷傳曰：「樂時等領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順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按：此諸國即上文夜郎、滇池、烏、昆明諸國，正義引括地志曰「五尺道在郎州」，唐之郎州在今曲靖，即自蜀經僰道至滇池之路，然置

事事不能詳，秦亡而漢乘之不守。《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唐蒙略使夜郎西黔中」。按：唐蒙經略夜郎者詳別郡，事詳史煥，此言西夷，即相如諭巴蜀檄「南夷之君，西夷之長。常效貢物，不敢怠惰」，當為文道也。續漢書郡志犍為郡注曰：「益州郡有道廣四五尺，深或百丈，斬鑿之雖今存，昔詹蒙所造」；水經江水注曰：「唐蒙擊石碑闢，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二三丈，其鑿穿之跡猶存」；王贊之輿地記說以為：唐蒙所闢，即唐代之石門道。蓋建元元年，唐蒙自發開道通滇池也。尤皆定年，張騫使大夏，見蜀布印首杖，問所從來，曰：「從身毒國，得蜀賣人市，塞乃盛晉器，通身毒國道，武帝乃令王然子，始始烏，浴僰人等求身毒國，」傳，漢王為求道，閉於昆明真龍浦，使者還，盛晉濟大國，之事賴附，武帝乃經略西南夷。事詳吳大復傳及西南夷傳。大復傳他又曰：「於是漢發三輔期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將軍郭昌、龐煖等往擊昆明之遼漢使者，前尚請軍擊道人燒壘」；西南夷傳曰：「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勞浸勝莫，以兵臨滇」；蓋是時既平南越，夜郎，邛都莧靡，向義王不肯入朝，乃大發兵也。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二年，發將軍郭昌，中郎將衛青，治巴蜀兵平西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又曰：「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仁命，令從軍，遣將軍郭昌將兵擊之」；史記衛將軍擊驛傳，謂郭昌以「元封四年歸拔，胡將軍車駕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卻卻」，則收復昆明猶在後也。而在建元六年開犍為郡，元封六年收夜郎，邛都，蜀河及越巂郡，並有雲南地，又在設益州郡之前也。雲南之設郡縣，即自此始。

第四章 西漢至南朝之郡縣

漢因秦制，分天下為十三州，（即周稱諸侯，豫州，梁州，兗州，徐州，青州，冀州，揚州，益州，交趾，交州）各置刺史；益州刺史領郡九，（即漢中，廣漢，犍為，武都，威濱，益州，牂牁，巴，蜀）其地在今雲南省；犍為郡之南部四縣，域屬郡之西南三縣，牂牁郡之西南十一縣，益州郡全郡二十四縣，（共四十二縣）。

後漢疆域，亦分十三部刺史，益州建康有興廢，其轄於南中者，分益州郡西部為永昌郡，增置二縣，以建為郡南部四縣，屬益州郡，而牂牁越巂則同前漢。（共設四十四縣於雲南境）。

三國鼎立，蜀兼有益州之地，置郡凡二十有二（即蜀郡，犍為，江陽，汶山，漢嘉，朱提，越巂，牂牁，建甯，甌古，

永昌，雲南，漢中，廣漢，梓潼，巴郡，巴西，巴東，涪陵，宕渠，武都，陰平）分南中七郡設東陽都督以統之；此七郡中建南郡十五縣，興古郡十縣，雲南郡八縣，永昌郡八縣，朱提郡五縣，其地幾全在今雲南；（共四十六縣）而牂牁郡在今貴州，越巂郡在今西康，亦領於東陽都督屬。

司馬氏既得天下，分十九州。（即司，竟，豫，翼，涪，平，丹，曲，漢，秦，梁，益，南，青，徐，荆，揚，交，廣）以蜀之零陵都督故地置零陵州，領建甯郡十七縣，興古郡十一縣，寧南郡九縣，永昌郡八縣，而朱提郡五縣及牂牁郡為屬州。（共設五十縣於雲南境）

永嘉亂後，爨雄爭長，後爨李氏據益州，侵奪南中地，設筰、漢、安三郡，領十四郡。其在雲南者，南建甯郡十二縣，晉甯郡七縣，南廣郡三縣，而平夷郡在貴州，西平郡在廣西；又漢州興古郡六縣，永昌郡七縣，雲南郡三縣，河陽郡三縣；又安州朱提郡四縣，而牂牁、夜郎、平夷三郡在貴州，越巂郡在西康。（共設四十五縣於雲南境）

晉咸和八年，南州降於李雄，至永和三年，桓溫伐蜀，李勢出降，南中復歸江左，後雖苟存名號，固無南中地，命始長爲零陵刺史，然未至境上，終晉之世，南中爲晉有，置零陵州，統十六郡：丹磧南郡十一縣，晉寧郡七縣，朱提郡五縣，南廣郡三縣，建都郡六縣，興古郡十一縣，梁水郡七縣，永昌郡七縣，雲南郡三縣，東河陽郡三縣，西河陽郡二縣，興甯郡二縣；（在雲南境者六十六縣）而牂牁、平僰、夜郎三郡在貴州，西平郡在廣西，又越巂郡屬益州，地在西康。

劉宋疆土，朱踐淮北，貴州凡二十二，零陵爲極西境，領郡十五，諸郡皆若之：凡種蠻郡十三縣，晉甯郡七縣，永成郡五縣，南廣郡四縣，建都郡六縣，西河陽郡三縣，東河陽郡三縣，雲南郡五縣，興甯郡三縣，興古郡六縣，梁水郡七縣，（共六十二縣而缺永昌郡）仍領牂牁、平僰、夜郎、西平四郡。

蕭齊繼宋，疆土略等，瀘州二十三，甕州所領增郡至三十，其地轉廣；然或無民戶，則虛設耳，所可考地與者，建平郡十三縣，晉寧郡七縣，建寧郡六縣，南廣郡四縣，興古郡六縣，梁水郡七縣，永昌郡七縣，雲南郡四縣，東河陽郡三縣，西河陽郡三縣，興寧郡二縣，南朱提郡四縣，（計在雲南境者六十五縣）仍領牂牁、夜郎、平僰、西平四郡。又有西阿、平僰

也。北朱提，宋昌，益寧，南建寧爲四益，江陽，犍爲，永興，永寧，安寧東朱提，安上十四郡，則或地在今四川，或不詳者

梁書徐文盛傳曰：「大同末，持節督襄州」，是知蕭梁治理襄州也。政和譜類本草卷三引陶隱居名醫別錄曰：「永昌本屬益州，今屬襄州」，則梁時設永昌郡，襄州以永昌爲最遠，宋書已缺，齊書曰「有名無民」，而梁猶設之，則梁之襄州，已不能治襄州也。

陳亦不能有襄州地，隋書襄州傳曰：「僞梁南襄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土民攀躋遂竊據一方，國家（按北周）造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則襄州地已屬宇文周，迄於隋初，然建置亦不能詳也。

自西漢迄南朝，中朝設治於雲南之郡縣略如上述，其沿革始末及地記，見於紀錄者舉如下，可供覽也。

西 漢——漢書地理志

東 漢——續漢書郡國志

蜀——補三國疆域志（洪亮吉補金兆豐校）

西 晉——晉書地理志

晉——葉陽國志

蜀——補十六國疆域志

後 宋——宋書州郡志

南齊書州郡志

諸家所紀，大都疏略；惟合而觀之，且據民族分佈之情形，歷代設郡之分合，與夫水道路程所經歷，山嶺平原之地形，考校所得，不難尋之於今日地理，茲錄漢至南朝雲南郡縣沿革表如次：

西 漢	越 薩 郡	越 薩 郡
東 漢		蜀
東 漢		漢
蜀		漢
西 晉		西 晉
蜀		西 晉
後 宋		宋
蜀		齊
西 晉		齊
蜀		南齊
西 晉		南齊
附		宋
注		齊
其地不在今雲南者不錄。		

郡雲	益州郡	遼姑	青弄	
龍南	久復	鶴	棟	
郡雲	永昌郡	遼姑	青	棟
龍南	久復	鶴	棟	
郡雲	遼姑	青	棟	雲南郡
龍南	久復	鶴	棟	雲南郡
郡雲	遼姑	青	棟	雲南郡
平南	久復	鶴	棟	雲南郡
雲雲	姑	青	棟	興義郡
平南	復	鶴	棟	
雲雲	東姑復	青	棟	興義郡
平南	四姑復	青	鶴	興義郡
郡雲	東姑復	雲南郡	今大理府	兩漢永棟屬益州郡
龍平	四姑復	雲南郡	今姚安及大姚永仁南部	
今祥雲彌渡	今永勝南浪西紅		今騰衝	
今賓川				
今蒙化瀘源				

建 連 種 漢					
建	連	種	漢	益州	
俗	然	昌	池	郡	
建	連	種	漢	建南	南
俗	然	昌	池	郡	涪
冷	連	種	漢	建甯	南
耶	然	昌	池	郡	涪
建	連	種	漢	晉寧	南
俗	然	昌	池	郡	涪
建	連	種	漢	晉寧	南
俗	然	昌	池	郡	涪
建	連	種	漢	晉寧	
俗	然	昌	池	郡	
建	連	種	漢	晉寧	西 建 永
俗	然	昌	池	郡	城 獲 安
今	星	今	安	今	夢江等處然不能詳分也
屋	陽	昇	甯	晉寧	

延	壽	永	經	新	建	雙	柏	藏	秦	俞
應	江	豐	雪	安	都	柏	雙	藏	秦	元
麻	臨	永	經	新	都	柏	雙	藏	秦	俞
廣	江	豐	算	安	郡	柏	雙	藏	秦	元
雅	江	豐	算	安	南	柏	雙	藏	秦	俞

此郡六縣在今楚雄鎮南廣通永定廳與元謀武定祿勳等縣惟不能詳分也

宛			漏			同			母		
溫			江			並			單		
宛			漏			同			母		
新	定	存	漏	同	母	存	漏	同	母	存	漏
興	古	郡	新	定	存	漏	同	母	存	漏	同
興	古	郡	新	定	漏	江	並	單	漏	江	同
興	古	郡	萬	存	漏	漏	同	母	漏	漏	同
暖	宛	興	安	漏	存	江	並	單	暖	江	同
暖	宛	興	萬	存	漏	漏	同	母	暖	漏	同
暖	宛	古	定	漏	江	並	單	暖	暖	江	同
暖	宛	興	新	萬	存	漏	同	母	暖	暖	母
暖	宛	古	定	興	安	漏	並	單	暖	暖	母
暖	宛	興	新	新	漏	江	同	母	今宜威	今瀘西	今彌勒
暖	宛	古	定	興	萬	漏	並	單	(按漢志屬犍爲郡)		今革寧
今	宜	威	新	興	安	江	並	單			

母	律		都	句	湖	
櫻	高		夢	町	臥	
母	律			句	湖	
櫻	高			町	臥	
西	律			句	湖	
豐	高			町	興	臥
母	律		都	句	漢	湖
櫻	高			唐	町	興
母	律	梁水	南	西	句	湖
櫻	高	那	唐	安	町	臥
律			南	西	句	湖
萬			興	安	町	臥
母	律	梁水	南	西	句	湖
櫻	高	都	興	安	町	臥
母	律	梁水	南	西	句	湖
櫻	高	都	興	安	町	臥
今石	建水開遠	律高母據寶古縣館南漢志 在益州縣	今曲沃	今清富鄉	分繩平師宗	

建 為 郡		錦	進	四	勝	梁
		封	桑	隨	休	古
雲 南 史 地 輯 要	晉 為 國	舞	通	西	勝	貴
		封	美	隨	休	古
朱 提 郡	修	舞	通	西	勝	貴
	襄	封	美	隨	休	古
朱 提 郡	修	舞	通		勝	貴
	襄	封	美		休	古
朱 提 郡		錦		西	勝	樞
		封		隨	休	水
朱 提 郡						
朱 提 郡	建 新	舞		西	勝	梁
	安 豐	封		隨	休	水
朱 提 郡	建 新	舞		西	勝	梁
	安 豐	封		隨	休	水
朱 提 郡				今北	今武	今文山
				屏	屏	山
				河	河	
				孟	孟	
				廣	廣	
				舊	舊	

自漢以來設置於雲南之郡縣，見於地理志者，合而錄之如上，其位置之考證，洵別有漢晉雲南郡縣考釋與水道考釋，茲取以分別附注之：雖未盡確，亦不至大謬也。

第五章 西漢至南朝治理之張弛

歷六百餘年設置並縣於雲南之治理，在不斷進步中：以西漢郡之數言，西漢四郡，東漢五郡，蜀漢西晉七郡，乃至東晉十二郡；又設縣之數，亦自四十二漸增至六十六；由此可見治理之漸密，而所以促成政治之進步者，即為一般文化之進步，此一事也。而漢設郡縣於雲南而隸之益州，即為蜀之附庸，至蜀降降都督統領中七郡，已自成一政治區，晉乃開設南郡，為全國十九州之一；清代行政系統鑒之，兩漢猶設數府於雲南，蜀漢猶設為一道，至晉猶設為一省也；由此行政系統之更變，不難知治理之漸密，此二事也。吾人考校雲南之文化，自西漢而後，中原移民日衆，農田，水利，交通，工藝，與夫醫學諸端，莫不漸次發達；此諸端與政治建置，互為因果，而促進雲南文化之進步也。

然吾人須知，中國治理雲南，以蜀為依據；每番用兵，即自蜀出發，委命至雲南之官吏，大都為蜀人，故蜀之治亂，與治理雲南關係至為密切；自李雄據成都以後，苻秦，東晉，北魏，蕭梁，北周，爭奪巴，蜀，紛擾二百餘年，治理南中，亦鮮政事足紀也。且在漢初，既設郡縣於雲南，復委命滇池，句町，夜郎，瀘臘諸土長為王侯，東漢封侯平王，流官與士長之兩重政治，自不免猜疑爭擾，史籍所紀南中土夷叛亂之事，即土長與流官之衝突；故每叛亂事，即逐殺太守，如漢昭帝始元年，成帝河平年，王莽始建國年，天鳳年，淮陽王更始年，光武建武年，章帝建初年，安帝元初年，延光年，靈帝熹平年，以至後主建興年，每次土夷叛亂，咸逐殺太守；更雖不詳亂事之起因，然皆由於土長與太守之衝突，而非土民不願受國家之治理；諸葛亮既平南中，不設官，皆以其渠帥而用之，即因志在平定中原，惟求南中之綱紀粗定，夷漢粗安，作此姑息政策，亦是見流官土長之兩重政治，不免於亂；吾人雖知六百餘年之郡縣，在不斷進步中，而其進步之程度實微；所以如

此者，流官士兵四重政治所使然也。

晉時此時期之政治，不可忽略。王氏之勢力，晉雖曾伐蜀，兵臨成都，後主曾懼臣議，欲奔南中，託周諫疏勿行；非有他故，恐爲王所制也。故是雖有晉伐統舉七郡，後主竟不行。武索謀號哭三日，聞後主東遷，乃上表於晉，晉未勞一矢而盡得南中地，乃除設刺史；不過上諭至，謂相爲兩夷授屬，即變坐蜀之深降都督，操兵屯，易爲治，故重軍事管理，使都尉統兵鎮南中，而即復此多事，蜀中亂事不能用兵，致李毅王遜先後知，降冠職帶州，以和諸七長，亦不能治；且是時當用土長爲太守，以其向背以歸刺史，政柄不操於刺史，凌夷而至於變氏之割據，所以造成此局，非伊早夕，故六百餘年之部將，一方面言，不斷進步；另一方面言，則又不斷退步，以至那縣之消滅也。

第六章 隋代唐初之經略

高受唐禪，梁寧夏益州總管，上疏請無廢南中（見新唐書梁寧傳），開皇五年，遣貴州節度益州刺史，鑿石碑石門道，（見新唐書梁寧傳）行武定志卷一，新唐書地理志（成州開邊縣）遣造使朝貢，置恭州、嘉州、昆州、昆州，命真世神以兵戍之，（見新唐書兩魏傳，隋書真世神傳）以恭州爲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開皇十七年，遣史萬歲率兵擊之，自越巂道經青蛉至神物弄至西河河，破三十餘部，復至東境，置灘受賊而還，（見新唐書文帝紀，史萬歲傳，北史史萬歲傳）魏徵復奏，大將劉增，以之，（見北史清宗室傳）後劉增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見新唐書兩魏傳）經年擾攘，未能治理南中。

唐高祖即位，以劉增之安達爲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見新唐書兩魏傳，唐會要卷九八）武德四年置南齊州總管府，七年改都督府（見舊唐書地理志）命雋州都督呂良史草仁壽檢校南齊州都督，（見舊唐書草仁壽傳）濱池附近，已漸治理，而西洱河附近，自武德四年新雋州治中吉宏草撫慰，遣使入朝求內附，每歲不絕其使，（見唐會要卷九八，冊府元編卷九七〇）草仁壽承調置州縣，授榮津爲宰牧，（見舊唐書草仁壽傳）然諸部唯智降款，旋即背叛。貞觀中，燐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請擊四洱河，天子之道可通也。二十二年遣右武將軍梁建方等十二州兵進封至西洱河，招降七十餘所，戶十萬九千三百，（見新舊唐書本紀，新唐書外蠻傳，唐會要卷九八）永徽三年趙孝祖復招討至勃弄，（按白崖地，見新唐書兩魏傳）麟德元年置燐州都督府，每年差募兵五百人鎮守，（見舊唐書本紀唐會要卷七三）然自後亦多訛事，咸亨三年梁積等

大壽中裴懷古、儀鳳四年李知古、神龍三年唐九激，開元元年李蒙，先後出兵征之，（見新舊唐書本紀、新唐書南蠻傳、裴懷古傳、徐堅傳、舊唐書張東之傳、吐蕃傳、劉蕡大唐新語卷十一、太平廣紀卷一六六、王仁求碑）自始未能弭貳治理也。開元二十四年，西洱河附近蒙舍詔併吞諸部，二十六年封大酋皮羅閣爲雲南王，侵滅蠻部，盡有南中之地。天寶年間，閻羅鳳因小忿叛唐，自是以後，南詔雖入貢，而自治其地也。故自蕭梁大同後，至唐天寶，約二百年，雖土族強橫，猶奉中國正朔，（石刻可證）存郡縣之名，命土長爲刺史太守，至天寶十一年後，設治蠻國也。

隋代唐初，設州縣於雲南，未能切實治理，且多更革，故見於紀錄者，疏略而未一律，茲取舊唐書地理志所載南甯州姚州二都督府所領，及見於他書者，合而錄之，且略述漢晉郡縣及今地名於次；若州縣地理之考校，瑜別有隋唐雲南州縣考釋詳之。

縣名	樂	麻	豐	杞	同	升	同	新	龍	泉	縣名	樂	麻	周	同	收	同	江	湖	昆	周	同	晉	漢	
南甯州	郎	州	名								附														
麻州	都督	州	名								註														
宜威	馬龍	曲靖	北部	曲靖	南部	陸良	東北部	曲靖	南部	陸良	東北部	在戎州西南一千四百里	宣威	曲靖	南部	陸良	東北部	曲靖	南部	陸良	東北部	曲靖	南部	陸良	東北部
華寧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嵩明							

曲州

朱

提

昭通永善魯甸

在京師西南四千二百三十里

協州

安

興

狼

河

在京師西南四千里

唐州

安

利

城

在

東平州

利

城

河

在

西平州

利

城

河

在

湖南宁鄉

利

城

河

在

靖江州

利

城

河

在

崇德州

利

城

河

在

分寧州

利

城

河

在

臨邑州

利

城

河

在

嘉祥州

利

城

河

在

平定州

利

城

河

在

平定府

利

城

河

在

平定縣

鉤	州	唐	望	秦	安	晉	益	縉	榮	盤	水	律高母勝休
封	水	建	藏	藏	甯	甯	襄	峰	榮	水	水	瀘
柏	柏	柏	柏	建	連	濱	穀	俞	元	臥	羅平	
易	陽	富	民	繩	次	呈	明	平	澂江玉溪江川峨山新	石屏開遠建水曲江龍		
門	柏	繩	次	繩	次	貢						

在京師西南五千三百七十里

在京師西南五千六百五十里

此以下五州爲晉建都郡地

水定興

廣通

卷之三

國
南

武定元謀祿勸

姚安
西部

大姚甫部

如東

大姚東北

在京師西南四千九百七十里

在京師西南四千九百里

姚

州

姚 求 邱 聰 望 例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姚 沙 長 周

地、明、清、城

青 珊

東境

廣 州	波 羅 州	國 王 州	國 王 州	河 西 州	勃 利 州	石 拔 州	崇 善 州	上 都	澤 州	樂 州	徽 州	開 州	寧 州	利 州	永 仁
南 海 縣	永 仁														
南 海 縣	永 仁														
南 海 縣	永 仁														
南 海 縣	永 仁														

陽	寧	會	賀	昭	廣
靖	青	岐	銅	曾	賀
水	星	山	南	三	神
雲平南境	雲平北境	雲	鑑	亭	龍
賓川南部	賓川北部	賓	在賓川境	在賓川境	化城關
賓川南部	賓川北部	賓	在賓川境	在賓川境	大理
在大理境	在大理境	賓	在賓川境	在賓川境	大理之上關
在京師西南四千八百五十里	在京師西南五千一百四十五里	賓	在賓川境	在賓川境	大理之上關

雲南史地
輯要

達磨州
七屬涌甘鹽天馬邑長和
部豫泉泉池邑和

姑復遼久比蘇東河陽

鄧川城區
華坪
永勝樹浪

大理之太和村

此以下五縣在劍川源頭平
靜惟不能詳分

里在京師西南四千九百四十五

第一篇
雲南地圖
沿襲
草

二八

橫山

橫山

橫山

橫山

興平州 洪州 邱州 野州 袖州 和州 諸州

州 州 郡 州 城 州 佳 州 洛 州

靈江
地圖

此以下三州在靈江劍山境內

此以下四州不詳今地

接：唐初治理雲南，雖經百三十餘年，而知錄甚簡；續舊書集殘志目未一長，即散見於樊偉雲南志諸書之州縣地名，亦每為新舊唐志所無，故欲確考唐代建置，已非其事，是以舊書二郡皆十六州為主，以新書補之；大抵南寧州都督所轄即蜀漢之延興古朱提三郡，而興古東南則未設治；又以東晉疆域較之，晉領一郡，唐分為州，即曲、協、靖三州為朱提郡地，即麻、廣二州為建甯郡地，昆、鉤二州為普寧郡地，望、盤二州為興古郡地，傍、求、邱、蠻五州為建都郡地；至於姚州都督所領，舊唐書地理志謂三十二州，（疑三字為二之誤）王仁求碑謂二十餘州，而舊唐書張東之傳謂姚州總管五十七州，所說大異；茲考錄初屬南寧都督之九州，除為昭慶州，合為二十四州，然未必全也；此二十四州，即蜀漢永昌、琅南二郡之地，而永昌西部則未設治；以東晉疆域較之，本晉置一郡，唐分為州，即姚、表、微三州為興寧郡地，宋、尾、波、陽風、擊、廢六州為寧南郡地，桂州之一部即本晉永昌郡，會稽二州為東河陽及西河之地，其餘昭慶州亦云南郡之舊境也。

第七章、爨蒙鄭趙楊段高之更迭

西漢初年，保南諸族之大者，為瀘池、句町、哀牢、苗子，長更對為子侯，經長期之接觸，瀘池與句町、昆明與哀牢、瀘舍而烏、一、滇氏族之遷徙與混血變質也。據史籍所記：建武，朱提與興古賴縣之參錯，土族之協同作耗，及建安

大姓受命爲吳古太守諸事觀之，知三郡已聯爲一氣。雲南與永昌二郡亦如之。南朝以後，南中士族，已成爲兩個集團，一部濱池附近與滇池附近之兩區域也。晉設寧州統南中諸郡，至廢利分爲南寧州、姚州二郡督，所以如此，非偶然也。此兩集團，各有大土豪，濱池附近之大土長即爨氏；始顯者蜀漢建寧蠻習，官至領軍；蜀已有爨谷蠻都，出征交趾；西晉末爨石拔除李雄，爨琛拒李雄不竄，後仕雄爲交州刺史；東晉有爨寶子爨龍顏，松子並爲太守，爨夷仕魏爲刺史；此其名可考而略實者。蓋西晉，爨氏世爲建甯土長，朝廷亦命爲太守，爨龍顏三代並爲晉廷建寧二郡太守，可以知之。時爨爲南中大姓之首，而李雄亂蜀後，南中擾攘，朝廷治理漸弛，爨之勢力日盛，朝廷惟求土長受命，欲事力省而號令暢，爨乃坐大；迨蕭梁徐文盛名赴荊州，無人繼任刺史，土長爨寶乃自導，傳子震，震全統其衆，已成割據之勢，隋遣兵征之，降而復叛；然爨之勢力，僅及建寧朱提與古，未能併有南中諸郡，且其內部亦未能團結，唐初爨彥玉爲南寧州都督，兄上崇道理曲龍川，爲南寧大尹主崇道弟日進爲昆州刺使；無何崇道殺彥玉，更謀殺日進，爨部譖訛，自相爭殺，以至敗亡。總之割據南中者亘有餘年，臣於周、隋、李唐，雖負閼叛亂，恃涼不賓，而爨則自以爲保境庇民以安中國；奉正朔入附朝貢，明白始未絕也。

西洱河附近之土長，據南詔所載有白子國，漢武帝封其酋仁叟爲王，傳十五世至龍佑那，諸葛武侯南征時封爲酋長，賜姓張氏，又傳十七世至張樂滿率，避國於蒙舍用細奴羅；則自仁叟以後相傳不絕。然東漢陳永昌郡，西洱河附近之地屬焉，蜀分永昌郡地設雲南郡，以永昌郡置爲雲南太守，知其時西洱河附近尚無大河。據舊本南史看來曰「西洱河發，開元前嘗有首領入朝，命本州刺史，受賞而歸」，疑即武德初年吉宏卒行詔招撫而至。（見舊唐書卷五十一唐會卷九八）併不論酋長爲何許人？新唐書於尋緒傳紀貞觀年舉建南西洱河，有七十餘都，戶十萬六千，置首領以和其聚落，蓋云和貴數酋之首領，而細奴羅之起約在是時，不難知和於細奴羅何居也？細奴羅蓋本南詔裔，蓋其子曰漢那有班海河地，細奴羅即分支酋長之裔也。自細奴羅安撫經歲，當其后時入朝，是俗廢皮反，玄安時授特進寧寧郡王，其僚友終聞併西洱河附近之地，開元二十六年詔授爲雲南王，以其統有雲南郡故也也。當時唐將軍劉晏於西洱河，置諸州，以諸州治西洱河之境，以南寧州氏合力發唐安撫城使，玄宗乃敕皮羅烏羅州刺史，朱職卿領曰「子健諾道邑門縣治，諭本勞曰唐，皮羅烏羅子曰出再置安寧；而爨郡失和，骨肉相殘，歸王之妻求救皮羅烏羅，乃召折騰，歸王子摩闍我爲南寧州都督，而張通惠守開陽子曰出攻伐；皮羅烏羅聞罪，舉道清平黎州，誠亦被殺，並及其子轉朝。後召守開陽子還於西洱河，諸爨由是歸附，其地皆歸於南

詔。（詳見南詔德化碑及樊鍊雲南志）自是，皮羅閣月以襲六郡，每入剽，班廷亦加戮戮，益州民更惶惶無聊，遣使至雲南，以言語不相得，皮羅閣當聽之。（詳見唐書南詔傳）天寶石禁，謂之威嗣立，朝廷封號南王；（西開度餅于仲通不相得，九歲，內張虔陀小釋，及時反，餘趙將六萬討雲南，爲閻羅風所敗，自是用詔北臣吐蕃，又大敗，殺降卒不計，俾率宗將千餘人逃至龍尾關，其軍皆沒，十五載閻羅風連叶蕃寇陷蜀州會昌軍，驅強於一隅。）是時詔書之詳，參唐書本紀，南詔傳，楊國忠傳，唐會列傳九九，樊鍊雲南志諸書，閻羅風既收降于仲通之兵，以天賛十，號稱西開度大王，用資糧運軍騎，遣其子鳳舞吳楚指東城於舊池爲副都，治理梁部故地，復西降等傳，禦諸國；南詔德化碑稱其亂理之廣曰：「西開度傳，祿轉出靈水（按伊洛瓦底江）之金；北接陽山，（按陽蓬嶺）會用殺殺之翼，南趨深水，齊詔願爲外臣；東襲燕歸，步頭（按在紅河下流）已成內境；建都筑墻銀生於長勞（按指撫夷）之鄉，候諸省方燒燬於洞庭之野；藍山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於是，屢蒙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遐邇無虞，掠之廣，黔首有鼓擊之樂，乃能服首印南，平附海表；」雄視一隅也。然此碑雖自呼功業，而所以明不得已叛唐、新唐書南詔傳曰：「閻羅風對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世貢，一聞容歸之，若唐使至，可指丘碑漢拔吾罪也！」今讀此碑，固知士長個禪，亦嘆誠吏之貪功，而無善術撫邊矣。

閻羅鳳死，異乎尋立，苦於吐蕃之苛求，貞元九年，上表請絕吐蕃者，初以於唐，大破叶蕃兵於神川，唐朝以其功，冊封南詔，賜銀策黃金印。遣子弟就學成都，先後業就而歸者殆以千數。異牟尋卒後多勸勤，勸龍威，勤利，豐祐相繼立。並獲朝廷冊封南詔；無何，西川節度使杜元頤治無狀，太和三年，西川流民引南詔兵入寇，陷成都，掠子女工技數萬人而還；大中十二年復陷安南都護府；自是以後，南詔勢立，譖幣皇帝，建元德變，自號大德國，據成都，嘉州，遂逼成都，爲變患者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師南詔亦弊。降拜蠻王，遣使入朝議和親，朝臣爭議者久之，事未就而降殺被殺。子舜化立，遣使款黎州修好，朝廷不答，後重叛亂，不復通。自世宗以後，南詔立至執，據西川，而危使往來則未嘗絕；南詔頃心中朝，因置吏處置事宜，致取擾未休也。

南詔氏，自綱奴繩傳十三主。凡三百五十四年，爲鄭賈嗣勢立，號唐昭宗天祐二年，質國自立，國號大良和，傳子蒙，曼傳子降賣，合二十六年，爲趙普政所篡；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普政改國號爲大天獎，僅十月又爲楊平貞所篡；天成四年六月，平貞改國號爲大飛翼，在位九年，爲段思平所逐，廢爲僧。平貞僭立，當時甚促，史籍不詳其政事，然大體襲襲南

詔之舊制，以段氏於南詔之抗益可以知也。

段思平之繼大理，得南詔三十七部之助，則大理國之初，即有漢池及洱海附歸之所，隱立於唐天祐二年，距盡知辭據鄧，與大印似無交涉。迨宋太祖乾德三年，王城全東蜀，欲因重南面，太祖止兵，以大渡河為界；朝廷以來製年要錄卷一百五謂：「藝祖皇帝，鑿於府之禍，乃突厥諸郡，使欲寇不能，欲拒不得，最後梁武上尊；」宇文常，席日，唐祚，孟珙之流，以拒大理與蜀交通為能事，（見宋史各本傳，及宋會要稿昭一九七）蓋恐大理之如南詔冠西川也；然大理段氏文弱，不習武事，西川疆吏兢兢以入寇為懼，而段氏未嘗有此念也。中原敗陷，所獻戰馬孔急，而西川馬之來略已絕，始由邕州招撫大理國市馬，曾多至年二千四百匹，大理與邕州之通大通，（即段氏亦曾由此途入貢受封，而當事者以此獲罪；紹興六年，翰林學士朱震言：恐以市馬啓邊患，於是漸減買馬之數，中興保伍之禁，道亦亦漸開也。）段氏之心中國，自始未改，而邊臣拒之極嚴，所恐者「欲寇」，而兼經其「欲臣」，則雖不遂段氏之反弱也。

段氏自思平十四傳至正明，時高氏輔段，人心多歸之，正明懦弱，數以子畜高升泰，號大中國；昇泰驕侈，囑其子泰明遺嗣段氏，泰明遺遺旨而立段正淳，八傳至段智心，為元兵所滅；段氏營立凡三百一十五年，而自高氏還位後，以高氏世為相國，專政柄，政令皆出其門，國人稱為高國主，段氏虛擁其名而已；宋朝時既廢段氏，傳世既久，多渝柔寡昧，無所建樹，得高氏輔政後，分封子弟於郡邑，其四城日就治理，規模漸備。

綜觀朝貢時期約六百八十年之政治組織，農部惟偏弱負隅，財治穀倉並不健全，自南詔割據，設官分掌政務，漸有組織，沿至段高乃漸確；總之，初無知武事以逞亂，後漸興文治也。而教化之興，則因中原移民不絕而來，一般文化逐漸進步，中原文化之發揚，在大理國時期，已臻鼎盛，元代設立等兩行省，而中原江浙之行省不外，歸屬於已有之中原文化；則在朝貢時期，以政治為優缺，以文化言則與中原為一體，在事實足曰本分證明者也。

第八章 段思平之疆域

南中土卒蕃陵六百餘年，以樊、蔡、段三姓之年代為久，餘則互時甚促。三姓蠻夷，不詳於紀錄，或惟知其大概；大抵唐時在瀘池附近，其時西洱河附近為昆明真定之雜族分據，後漸併併，其部族之大者，在唐初廿六詔，（或八詔）遺蒙氏蠻

興，既併西洱河附近之地，後得蠻部而治之。且北略越海，西開驛傳，南通南海諸國，張土瀕闢；段氏承蒙氏餘孽，雖未能復，猶守故封；元設代置雲南行省，則又輔段氏譖理爲演也。

蠻氏割據，並未建置郡縣，其勢力所及之區域，見於樊綽雲南志卷四曰：「在石城、昆明、曲輶、晉寧、安寧至龍和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彌興州，升麻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考之地理，所謂西爨，爲自東而西之地名，東爨爲自東北而西南之地名，境域相接，不審何以分爲東西也？且樊志所載蠻部地名未詳，如南詔德化碑之蠻州、求州、蠻山，並以蠻氏爲大首領，即蠻部之西北境；新府書地理志引賈耽疏之古湧步、湯泉州、祿榮州、龍武州，爲爨之東南境，樊志並未言之；然知自今矣南之東北；紅滾池在於紅河東岸，爲爨部地也。

南詔疆域，新唐書南詔傳曰：「東距壁，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驛，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又曰：「有六節度，曰赤棟，元昌、銀生、劍川，拓東，麗水；有二都督，曰會州，通海，有十赕，曰雲南赕，白唐赕，品濟赕，達山赕，莫舍赕，大贊赕，苴咩赕，蒙寧赕，矣知赕，趙州赕」。按：新書曰：「夷諸赕若州，」字或作赕，作赕，作赕，據南詔，赕居遠切，赕力驗切，赕冉冉切又吐濫切，赕吐濫切又杜覽切，凡此音續，韻部相近，而聲不同，然諸字互用，且並譯音，不歷考者，若當日音讀不同，則當爲誤寫也。謝肇淪滇略卷四曰：「村落謂之甸，亦謂之赕，蒙氏有十赕，華言州也，」此謂「赕」「甸」爲古今通用字，甚確。元史地理志及景泰雲南志諸書，用赕甸二字無分別也，至今滇西尚通用甸字爲地名。十赕之地，大都在洱海附近，即六詔故地，南詔以爲根據地，而後張拓領土，迨設治，寔商屬之區也；至於南詔地名，稱赕者甚夥，則分隸於節度或都督也。新書稱六節度，通鑑云和十一年注引程大昌說同，見於樊綽雲南志者稍異，則以地名不同也；樊綽謂貞元十年設鐵橋節度，爲新唐書所無，應以七節之爲是。節度乃外府，有大軍將領之；而稱爲都督者，蓋會山都督所以防西川，通海都督所以防安南，爲軍事重鎮，與節度發理軍民者異也。

鄭趙楊段高相承其事蹟詳於南詔野史曉脫記諸書而疆理分治則不見紀錄惟秋濁大全集卷五十九食氏先廟碑中載心腹合御史南功續曰平大理五城八府一州治烏白等蠻三十七部。歷世大典錄元史地理志凡良合全傳並有詳說所謂五城八府雲郡三十七部卽大理國故土亦即元初所收服雲南之地凡此段沿革名散見於元史地圖志及明代詔書雲南志書所紀錄多參誤考而觀之猶可得其大概茲錄舉部南詔及大理國之地名沿革表於次

景氏

蒙氏

段氏

今地名

爲合刺營域所屬地

清江先生集卷之三

藏山子集卷之三

大聲曰：「汝輩皆爲公卿，非但不知其事，反與之同謀。」

西學，亦即新學，幾無以，其謂中西合璧耶？

則去國門，惟余空城。其後日暮雲山，風急雨急，猶又難望刀頭報信焉。

其一，指稱西漢所崇奉之號，如辟雍、辟雍等。

資川青東

三

四

藏化域圖

蒙化北部及深潭

鳳樓閣

鳳樓之紅牘

祥符城廬

祥雲之雲南驛

八府四
君

蘇
游

卷之三

七
篇
序

三
三

13

趙川

卷之六

藏舍

卷前

卷之三

卷三

雲南史地輯要

永昌

永昌府

明置永昌府之地

麗江府

麗江郡

威寧府

元代威寧路之地

俗寫都

爲安寧軍城所屬地

元代鹽江路之地

銀生

鐵城

奢香郡

爲金齒城所屬地

伊洛瓦底江上游之地

昆明

拓東

麗水

明清雲南府地

安寧

龍和

普寧

二都督

會川

通海

爲鴨赤城所屬地

會川府

建昌府

秀山郡

三十七都

繩發

錦部

陽城堡

元代鴨赤城宣慰司之地

明清臨安府之地

武定

綏次

晉寧

升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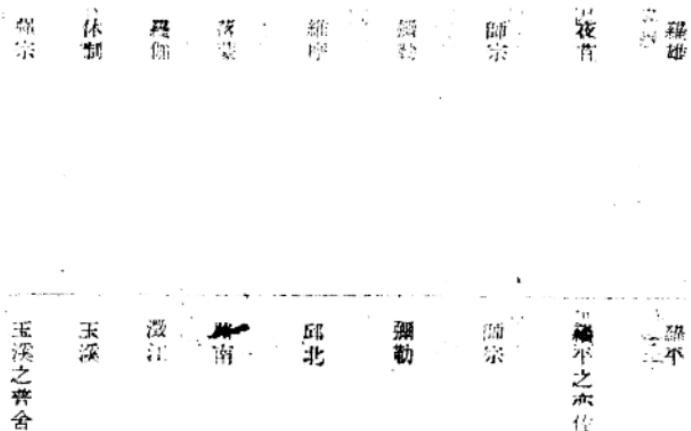
曲塘
石城

嵩明
仁地
于矣
圓畔
廣德
五勤
落溫

嵩明
尋甸
貴州貴安
曲靖
會澤
馬龍
羅益
陸良
曲靖之威州

張
顯

喻
義



步頭

落悉 因遠 馬範 裘古 阿熾 寧部 休職 步雖

布金平 元江 新平 蒙自 通海 華寧 峨山 河西 江川

思陀

溪處

在金平

鐵容

在金平

強現

在文山

王弄

文山之莊弄■

牙車

在文山

第九章 元明清之設治

元憲宗二年，忽必烈奉命帥師征雲南，次年自六盤山經臨洮至志刺地，分三路進兵。忽必烈由中路，大將兀良合台由西
路，諸王抄合也只烈由東路，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渡金沙江，既平大理段氏，忽必烈班師，留兀良合台征伐諸部之未服者。

不二載，悉平雲南。（事詳元史憲宗紀、世祖紀、兀良合台傳）即有設置郡縣之議，秋澗大全集卷五十九良氏先廟碑曰：「以雲南平定，遣使獻捷於朝，且請曰：西南夷，漢晉郡縣之，設官督民，俾周內地，此其時也，允焉；」（按元史、兀良合台傳事在憲宗六年丙辰）而憲宗以兀良合台爲大元帥，鎮大理，（在憲宗七年）後復有昔撒者（在中統四年）也先（在至元元年）賈合丁（在至元八年）阿魯志兒（在至元八年）先後來任都元帥，統制雲南，設萬戶，千戶，百戶以治之；元史地理志雲南行省曰：「憲宗五年，立萬戶府十有九」，所謂十九萬戶府及千戶百戶，散見於地理志及明代雲南志書。已不能悉考：然萬戶千戶百戶，即依元代以前之政治區域或部落分置之，而後來行省之路府州縣，又以萬戶千戶百戶而改置之，則萬戶千戶百戶之制度，雖行之未久，而關於雲南政治與地理之沿革者甚巨。元初，雲南有五城之稱，即合刺章、鴨赤、察罕章、金齒、赤番哥兒五部，所設十九萬戶府，即在合刺章鴨赤二部及三十七部之地，亦即大理國八府四郡二十七部之地，而察罕章、金齒、赤番哥兒三部不與焉；張氏三部爲大理國附庸，元兵征服以前，並未設治，且其地非甚廣，故各置宣撫司；兩大理都元帥統有合刺章鴨赤及三十七之地，以其廣擴，分置萬戶千戶百戶治理之也。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年閏六月丙子，以平章政事賽典赤行省雲南」，賽典赤傳「至元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紀年稍異；元史愛智傳謂十年，百官志謂十一年；惟趙子元賽平章德政碑、郭松年中慶路大成廟記、何弘佐中慶路學禮樂記，並謂至元甲戌，又賽平章政碑曰「是歲七月抵大理」，則十年閏六月拜命，十一年七月始至雲南，河若烹莫延鑾之行省年表，並以爲至元十年已設雲南行省者誤也。賽典赤開設雲南行省，即革萬戶千戶爲郡縣，本傳曰：「至元十二年奏：哈刺章雲南境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從之；」本傳亦曰：「至元十二年正月乙亥，雲南置郡縣尹長，選廉能者任之；一郡縣既立，乃定名號，本紀「至元十三年正月丁亥，雲南行省賽典赤以改定諸路名號來上；」（說亦見本傳）既改革戶千戶爲郡縣，乃以都元帥屬行省，賽典赤傳曰：「至元十二年奏：雲南諸夷，宋附者尚多，今擬宜慰司兼行都元帥府事，並職行省節制；」蓋此時廢大理都元帥，改設雲南諸路都元帥，而屬於行省也。

設置行省以後，郡縣時有損益，如元史本紀：「至元二十年五月丙子，并省雲南州郡；」又：「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甲戌，元史本紀曰：「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己酉，雲南行省以所定路府州縣來上，上路二、下路十一、州四十九、中縣一、下縣五十；」程文海世祖平雲南碑則曰：「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寨八十一；」又元史地理志曰：「雲南諸路行中書省，爲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魏源元史新編柯劭新元史先後搜補，輯錄散見於記傳者，其數乃增，新元史曰：「雲南諸路行中書省，領路四十三、府七、屬府三、屬州五十、屬縣五十三，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諸書異同，蓋失時材先後與記錄詳略使然也。

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十二月大敗元兵於白石江，元梁王把匝刺瓦爾突走晉寧自殺，十五年正月諸路悉降。（詳明史紀傳及紀事本末）改雲南行省爲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諸府、州、縣、司；置都指揮使司，領諸衛所；置提刑按察司，分道四道、兼察諸府、州、縣、司、衛所，並稱三司；永樂九年命鑑察御史巡按雲南，正統五年命都察院都御史巡撫雲南，至成化間無按爲常駐之官，統攝雲南軍民衛署。（詳萬曆雲南通志卷一）所設府州衛所，時有增廢，故所紀建置之數，亦每不一致，景泰雲南圖經志書曰：「雲南布政司直隸府州凡二十九、外夷府州凡十一，都指揮使司直隸所共二十五處，按都使司分四道；」明一統志曰：「雲南布政使司領府十二、軍民千戶所七、提刑按察司分四道；」周洪謨雲南通志卷二記曰：「爲府者二十有一、爲州者三十八、爲縣者三十有三、爲宣慰司者五、爲宣招司者三、爲長官司者十七、爲衛者十六、爲軍民指揮使司者三、爲守禦千戶所八、州一；」彭綱雲南總志序曰：「凡爲府者十有三、爲軍民府七、爲軍民指揮司二、爲衛若守禦所二十有四、而西夷宣慰宣撫長官等司府州又十有九；」萬曆雲南通志曰：「雲南布政使司領府十二、軍民府八、州二、長官司一，其廳屬則爲府二、宣慰司六、宣撫司三、州四、長官司二、都指揮使司領衛二十、守禦千戶所八、州一；」謝肇淪滇略曰：「雲南布政使司領府二十一、州三十六、縣三十二、而廳屬不與焉；」明史地理志曰：「洪武十五年二月乙卯置雲南布政使司，領府五十八、州七十五、縣五十五，鑿都六、後領府十九、鑿都府二、州四十、鄉夷州三、縣三十、宣慰司八、宣撫司四、安撫司五、長官司三

十三、梁夷是官司」，謂家記錄設治之數，頗不一致，因時代先後與體制使然也。

清順治十六年，收雲南入版圖，設總督巡撫及司道，分置府、廳、州、縣，即依明制增設或減改缺，時有更易，清修諸本場南通志及清一統志，清文獻通考諸書詳之，雍正通志曰：「共置府二十三、直隸同知一、領州三十一、土府一、土州一、兼雲南布政司；」是時雲南所設府州，大體與明季同，後多更革，茲舉一次之改革言之：東華錄：「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戌，吏部議覆：經略大學士公博復奏：請雲南府爲省會，大理府爲提督駐扎地，曲靖、廣安、楚雄、昭通、瀘江屬邑俱多二縣一州，元江、鎮沅、瀘江三府首邑，移一廳二州，不成郡，均改直隸州；武定既改州，所屬和曲裁，福勦州改縣，同原轄之元謀縣俱歸武定直隸州轄；元江府屬他郎通判，鎮沅府屬威遠同知，不便歸州，改附近普洱府轄，元江府原轄之新平縣歸元江直隸州轄，鎮沅府原轄之恩樂縣歸鎮沅直隸州轄。廣西府改直隸州，府屬五州改附近曲靖府轄，原轄歸宗彌勒二州俱改縣，歸廣西直隸州轄。姚安府僅轄一州一縣，不成郡，應裁，原轄之姚州，大姚縣歸附近楚雄府轄。鶴慶府本有原管地方，南臨江僅八十里，改州與所屬之劍川州歸麗江府轄。廣南府止有同城之寶寧縣，不成郡，改直隸廳同知，寶寧縣同城廢裁，改設照磨一員以資佐理。又永北、蒙化、景東三府，無屬邑，不成郡，但地方遼闊，距府爲遠，歸併他郡，一切徵輸解未便，將永北、蒙化、景東三府均改直隸廳同知。瀘江、順寧二府無首縣，與體制不合，廳將專管地方首縣督理。臨安府首邑係建水州，改縣以符體制。從之一。是後亦有更革，詳於志書，可參閱也。清史稿，地理志曰：「雲南領府十四、直隸廳六、直隸州三、廳十二、州二十六、縣四十一，又土府州三、土司十八」，此則清季設治之數也。

至緬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一。至明代，則以緬羅斯、烏撒、烏蒙諸路改隸四川，普安、普定諸路改隸貴州，其東北境已削滅，明史地理志記雲南疆域曰：「北至永寧與四川界，東至富州與廣西界，西至千崖與西蕃界，南至木邦與交趾界；」按：千崖以西尚有土司地屬雲南，又木邦應爲老撾，明史並誤。清初，又以烏蒙地之嶍通東川二府歸屬雲南，而雲南巡撫兼建昌（即緬羅斯地）畢節（即烏撒地）等處實助軍務，則所轄境又較明代爲廣也。在此疆域之建置，元、明、清三朝，雖多改易，亦相沿襲，具見諸史志，無待考說，茲僅錄其大概爲表，永昌、順寧、普洱三府之擺夷土司，則別爲一表焉。

			善闡萬戶	元初
陽城堡萬戶	嵩明萬戶	昆明二千戶		
邵甸千戶	羊林千戶	豐潤千戶		
		太池千戶		
				中慶路
				元
				明
				清
晉寧州	嵩明州	昆明	雲南府	
邵甸	楊林	宜良	富民	
晉寧州	嵩明州	昆明	雲南府	
		宜良	富民	
晉寧州	嵩明州	昆明	雲南府	
		宜良	富民	

第一編雲南沿革

船伽萬戶

巨橋集

呈貢千戶

漢門千戶

徽江府

三
酒

易門

星陽州

安寢子

皇質

安寧州

一
類化

濱江府

三
酒

易
門

星陽州

卷六

卷之二

安寧州

附
他

景質

卷之三

四

昆
明
州

卷六

二

卷之二

早
貢

福伽千戶

張宗千戶

江川千戶

溫富千戶

普舍千戶

研和百戶

葉謀萬戶

廣西路

邑市

路南州

研和

普舍

新興州

江川

陽宗

河陽

廣西府

路南州

新興州

江川

陽宗

河陽

廣西州

路南州

新興州

江川

河陽

師宗千戶	彌勒州	廣南西路	臨安路	河西	自蒙	阿突萬戶	自明千戶
宗師州	維摩州	廣南府	富州	河西	蒙自	臨安府	河西
師宗州	彌勒州	廣南府	富州	河西	蒙自	臨安府	河西

捨資千戶

建水千戶

襄真戶

嶍峨千戶

通海千戶

阿南萬戶

捨資千戶

建水州

石屏州

襄州

嶍峨

通海

新化州

阿迷州

通海

嶍峨

襄州

石屏州

建水州

新平

阿迷州

通海

嶍峨

南州

石屏州

建水

寧遠州

納樓千戶

落懸萬戶

溪處副萬戶

納樓甸

薦谷甸

落懸甸

左能塞

溪處甸

思陀甸

教化長官

納樓甸

薦谷甸

落懸甸

左能塞

思陀甸

開化府

文山

			元江萬戶	
馬箇千戶	他郎步千戶			
馬箇部	步日部		元江路	
恭順州			元江府	安南長官
			奉化州	王弄山長官
他郎廳	噶耳	普洱府	元江州	安平廳

威楚千戶

牟定千戶

驃嘉千戶

欠舍千戶

威楚

定遠

鎮南州

東安州

廣通

大理下萬戶

摩芻千戶

路賈千戶

楚雄

定遠

鎮南州

南安州

廣通

姚安府

大理路

楚雄

定遠

鎮南州

南安州

廣通

第一篇 補南沿革

五四

統失千戶

大姚千戶

姚州

大姚

大理上萬戶

太和三千戶

德源千戶

浪穹千戶
赴賤千戶

太和

鄧川州

浪穹

趙州

雲南州

大理府

姚州

姚州

大理府

大姚

鄧川州

太和

浪穹

趙州

雲南

賓川州

雲南

賓川州

鄧川州

太和

浪穹

趙州

雲南

大理府

大理府

大理府

			謀幹千戶	
		麗江路	劍川	鶴慶路
互津州	蘭州	通安州	麗江府	鶴慶府
互津州	蘭州	寶山州	麗江府	劍川州
				鶴慶州
			劍川州	
		麗江		

北勝府			永寧州 選建州	永寧府	臨西
北勝州	火番之長官 客羅甸長官	革甸長官	刺次和長官	永寧土府	維西廳
永北廳				中甸廳	

		繩防女萬戶				
南甸	元謀	和曲州	武定路	寶通州	慶甸	順甯府
元謀	和曲州	武定府	孟綱長官	雲州		順寧府
元謀	武定州	繩寧路	雲州	順寧		順寧府

		石城千戶	磨彌萬戶		
普寧千戶					
越州	南寧	曲靖路		石舊	易龍
					祿勳州
亦佐	南寧	曲靖府			祿勳州
平夷	南寧	曲靖府			祿勳

落溫千戶

陸涼州

陸涼州

陸涼州

薦芳

河內

嘉雄州

納垢千戶

羅平州

羅平州

馬龍州

魯益洲

魯益州

交水

石梁

瑞山

		國平萬戶		仁德萬戶	
	烏臺府	東川府	烏臺	仁德府	
	烏臺府	東川府	烏臺	尋甸府	烏臺
	昭通府	巧家縣	昭通	尋甸州	宣威州
六一 系統	畢安				

第二編 楊南沿革

六

永善

卷六

湖
南
江

大關廟

四

卷之三

東江要言

懷信長官

三

卷之三

路
行
藏

卷之二

鎮康路

撫寧州
（屬莫寧縣）

鎮康州
（屬莫寧縣）

鎮康縣

雲定路

孟定府

孟定府

謀粘路

秋馬安撫

秋馬宣撫

秋馬設治局

木連路

孟連貢貢

孟連宣撫

滄源設治局

木來府

（入孟連）

孟連宣撫

（屬瀘江縣）

銀沙羅府

（入孟連）

孟連巡檢

猛獲巡檢

義光路

(入孟冀)

猛扶宣撫

(在羅馬縣境)

鐵達路

孟冀宣慰

木邦宣慰

(在羅馬縣境)

木邦路

(入孟冀)

木邦宣慰

(在羅馬縣境)

蒙萊路

(入木邦)

木邦宣慰

(在羅馬縣境)

羅甸路

(入木邦)

木邦宣慰

(在羅馬縣境)

通西府

(入木邦)

木邦宣慰

(在羅馬縣境)

孟冀

(入木邦)

木邦宣慰

(在羅馬縣境)

			孟併長官
		太公屬	孟密宜撫
	郭牙宣慰	(入孟密)	孟密宣撫
南里刺史	緬甸宣慰	(入孟密)	孟密宣撫
	底瓦刺宣慰	緬甸土長	南緬甸
	大吉利宣慰		
	底馬撒宣慰		
小古刺長官			
茶山長官			

第一篇 楊南沿革

第二章 史錄

六八

車里總府	茶山長官
底板長官	茶山長官
八家塔長官	茶山長官
人孟官	茶山長官
普濟直隸	茶山長官
大公州	茶山長官
麻栗坡	茶山長官
孟獲	茶山長官
車里宣慰	茶山長官
撒南頭把總	茶山長官
羅連千總	茶山長官
南緒縣	茶山長官

本吳縣

嘉定縣

頂真便委

金庭縣

嘉善便委

嘉湖把總

佛海縣

嘉善便委

打洛便委

金庭縣

孟獲把總

金庭縣

易武把總

金庭縣

羅寧便委

金庭縣

羅青便委

金庭縣

羅平便委

金庭縣

木果場

孟良府							
孟良指揮使	孟良指揮使	孟元便委 孟往便委	孟明把總	孟順把總	孟莊把總	孟得便委	孟平便委
今在綏甸界			齊江縣	一六順縣	江城縣		

			孟慶路
		八百宣慰	孟愛路
	老撾府	孟昌路	(入孟良)
	老撾宣慰	八百宣慰	(入孟良)
	南寧土長	景海宣撫	孟卿千總
	今在安南界	六本守備	今在邊界
		景綠宣撫	
		景海守備	

按：中國西南廣大之區域，自昔以雲南之文化較高，雖為諸部之領袖，元代治理金齒、白夷、蠻人，設為縣府，隸屬雲南；明代設治，更為進步。故今日緬甸全境遙屬北部、安南西北部，並屬雲南；自清初改土司為縣屬，治理漸弛，至清末已非雲南所有，故自元迄清，雲南內地之政治組織日密，而邊界疆土則日縮，令吾人深省者也。

第二篇

雲南部族

凌純聲

一 地理的分佈——

中國邊疆部族，以西南民族最為複雜。所謂西南民族，係指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廣東諸省的非漢民族而言。上述各省之中，尤以雲南最為複雜，如續雲南通志稿所載，竟達一百二十七種之多。更則其中同種而異名，異地而殊號的不計其數。英人戴維斯氏曾把雲南的民族，除漢人及漢化的蒙回外，根據語言分為三大類（附註一）丁文江氏參照戴維斯的意見，就各種語言的性質分為四類（附註二）民族的分類根據語言而分，有時未盡可靠，所以作者的分類雖亦以語言為主，但參照地理、歷史、文化、體質各方面的關係，亦分雲南民族為三大類，同時修正戴丁氏之說。

雲南的民族，既祇有三大類，而所以造成如此複雜的現象，推究其原因，最於力的解釋，當為雲南地形的複雜。雲南的崇山大川，叢林深谷，以致交通困難，一民族受天災人禍的壓迫，被迫離其故鄉，移植雲南。住定之後，畏旅途的勞頓，卻不思重返故鄉。日處山地，因土壤與水源的關係，非處處可以適宜人居。一地又未必可容多數的移民，勢必分散移植，分散之後，因交通險阻，與故鄉的本族固失去聯絡，即在雲南的同族，亦常老死不相往來。經長時期的隔離，再與其他民族的接觸混合，以致語言差異，面貌各殊，造成今之複雜現象。

雲南的氣候因地形的複雜而變化亦甚多。在同一緯度的地帶，同一季候高山與深谷的氣候相差懸殊。高山廣地，氣候涼爽，宜於北方耕牧民族的生息，深箐狹谷，氣候炎熱，惟合南方農業民族的移植；至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的許多小平原，早為土著民族所居，或為後來的文化較高民族所侵佔。總之雲南民族的複雜，及其分佈的縱橫交錯，其主要的關係可一言以蔽之，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而已。現在我們把本題分做四段來敘述：一、地形與氣候；二、民族的分類；三、區域的分佈；四、垂直的分佈。

第一章 地形與氣候

地形 中國自古區分雲南的地形，以紅河為界，紅河之西為滇西，紅河之東為迤東。近代英人戴維斯亦以紅河區分雲南

爲東西兩區。西爲瀘西機廳山脈區。該區山脈走向自北而南，有太平、瑞麗、怒江、瀘滄、黑江紅河六大小川流貫其間。除怒瀘二州外，其餘四江均發源於雲貴。六川及其支流的流域均爲深窄狹谷，河流與山脈並行自北而南，此處地勢極低，在雲南的西北角與西藏交界之處，高達海平面五哩尺或在二萬尺以上，深谷亦有七千尺。及至雲南南部漸降五千尺。

雲南的東部爲一高原區。自石鼓經大理至石屏割一直線爲高原的西界。東界即爲瀘東邊境。北與東北以揚子江爲界，本區之內多湖泊與小平原（附註三）。

英人白朗氏（Brown）反對雲南東部爲一高原之說，謂漢中爲一湖區，在雲南與之吻合，據白朗氏之意，雲南地形可分爲

漢西，中部湖區，漢東三區。白朗氏之說似較戴維斯完善。茲再詳述之。

在雲南西部旅行，自大理至騰衝的孔道中，一雖大理即經天生橋要隘，爲雲南東西部交通的門戶，以險阻著名。過此山用形勢，頗呈巍峨，孤山如波浪峰巒，連綿不絕，其間有深廣自北而南的鴻谷，尤以瀘滄江及怒江爲特出，雄偉峻拔，莫與倫比。此即李熙黎芬（Bleibergen）所謂「偉大的南北縱谷」。所以瀘西的地形，自成一區，各屬區分，不過大同小異。自朗氏的區分漢西，係指瀘邊境與瀘滄江之間一帶地域，山脈向北而南橫亘其間，分城伊洛瓦底江、怒江、瀘滄江及金沙江諸流域。

漢中即指瀘滄江流域至湖泊地帶。白朗氏謂這一部份地形，不能說是一個高原，因爲這是雲南弧的西支及中部所佔。在瀘滄江與紅河之間，山脈的方向是由西北到東南，在紅河與諸湖泊之間，方向忽而改變，差不多成爲東西向，再至雲南東北部，則各獨立山脈均向北偏東延伸，構成雲南弧的東支。所以這裏的中部狹而窄，在北緯二十二度左右分以平緩沒有崎嶇伸展，這中南部的山脈在這條線以下的，則屬於印度支那半島的一部，這裏有三大河（即瀘滄江、怒江、金沙江）的支流，這裏有許多山脈，都在北緯二十七度略南，靠近東經一百度之處，金沙江忽而改變流向，他在此處以前是和瀘滄江與紅河向南流而瀉入金沙江之後，便開始東流。據費灝拉（Deperet）之說，這是由於指南針線的方向，和山脈弯曲的理由是劉謙肅明的諺語說：『金沙江瀘滄江及金沙江在上游是唯一的平行的方向流行，這是因爲瀘滄江流域的山脈和雲南弧的西支也是平行的。但在這裏中的山脈構成一種狹窄的弧形，轉向南延。大涼山在四山是構成獨立的珊瑚區域，即占此弧之凹面的丁部份。』

中部山脈的高峯，高出海面自九千尺至一萬四千尺，但較低的地域也很平坦，不似西部的驟高陡降，而山谷與山巒間的比較高度亦較低。滇東北境乾淨，其平原較少，有許多淺水湖沼，為雲南的稻區所在。西部的支流注入瀘沽江及紅河，而在紅河與金沙江之間的分水嶺，為那魯多山脈，發源於玉龍雪山，為雲南的交通大道。金沙江的支流北流，而在未注入之先，則切成許多深谷，其高度自二千五百尺至四千尺。

流東緣自瀘沽湖以至滇東東界，為雲南頭部東支流，不過是帶有規則的北東北與東南兩方向的山脈。高度達八千尺至一萬一千尺，在瀘沽湖一帶，山脈普通的高度是六千尺至八千尺。再南至東京則更低，瀘沽湖一帶的平原，平均高度為六千尺。

在雲南的極東，有許多由小平原分隔而成的較低山脈，向貴州廣西伸展。大部份的河流最後均注入西江。

雲南的特質，是在他的肥沃的平原，小而平底的山谷，隱伏在羣山之間。這些平原和山谷的面積，據估計約當全省面積三分之一，而其出產則可供全省人口三分之一的食糧。這許多平原差不多都是古湖泊的乾涸的底層，間或有些湖泊到現在還存留着的。

本省最低的地方是南部邊界的河流的深谷。瀘沽江高出海面一千七百尺，界河五百尺，蒼河則為七百尺。（附註五）

氣候 現在要把雲南的氣候作一個概括的說明，但欲正確表示全省各地氣候的實況，是不可能的。雲南面積之大，比得上歐洲一個大的國家。而其地形又極複雜，寬廣的平原和極高的山脈相交錯，有世界大河流貫之區，亦有因缺乏水源而人跡罕至之地。所以我們祇能大約區分本省的氣候為三帶：

（一）西疆區，在北緯二十七度以北。

（二）低窪平原及河流深谷區，主要在南部與西部。

（三）中部區。

西藏區係指瀘沽湖西北接近康藏之地，據威維斯之說，「是一很高的山脈地域，其高度自八千尺至一萬二千尺。這裏的氣候比較雲南其他部份自然較冷。瀘沽湖高度為六千尺，在山脈則超過一萬五千尺。各地相距間的高度相差甚多。在高山終年積雪，有許多山路嚴寒，四月尚不能通行。在平原上則氣候不若山嶺之惡，但陰雨澆灌的河岸外，從不感覺其熱。」（附註六）

在南部和西部的低矮平原及河流深谷，通常的高度是三千尺至四千尺，而在河流沿岸則自一千尺至一千五百尺。這些地方氣候惡劣，其情形和高地相較很像熱帶，常有雨霧，溫度甚高，瘴癱又常流行。

但這兩個極端是例外的，因為雲南大部份地方的氣候屬於第三帶，平原的平均高度為六千尺，山嶺則高出平原自三千尺至四千尺。實際上所有的重要的城鎮都在這個水平線上，而煤礦和鹽井即同在此地帶。此區的氣候是最好的一種。乾季自十一月起至五月止。無嚴寒酷暑，也沒有像緬甸和擺夷地早晨的重霧和白日的濕熱，全部氣候是晴朗而新鮮。一年之中最冷的是二月，有時在六千尺或七千尺高的地域會下雪，冬季間或也結冰，不過並不覺得冷得嚴酷。

對於滇東的氣候雷客爾（Leclerc）的敘述很確切，值得我們注意的。他相信滇東的氣候還是中國最好的地方，且比大部份歐洲各國的氣候還要好。在多雲的南風，夜暖吹來，白天更暖。在昆明以北冬季很難得會下雨，以北則有陣雨自北而來，但不到揚子江流域。二月通常是較冷的一月，在雨季開始之前常為陣雨季。然後主要雨水降臨，而像熱帶地方一般坐覺雨亦隨之而來，約歷兩三個星期之久。在高地統一個月或六星期，而在低地則時期更久，交通連繩因之亦完全斬絕。在初期下雨之後，那雨似乎就弱了一些，雖也有陰雨連續的時期，但也常有幾天晴朗的大氣夾在其間。（附註七）

我們在上面把雲南的地形和氣候，所以如此的詳述，是因為如果對於一地方的地形和氣候沒有一個明白的認定，來講民族的分佈，是不易了解的。從前人講民族的分佈，祇就某地方有某種，而忽略地的氣候及民族來源種種因素，所以祇能敘述分佈而不能解釋分佈，新地學不能敘述，而要解釋的。

第一章 民族的分類

講民族分佈之前，我們應先講民族的分類。雲南民族復雜，如讀雲南通志稿所載，有一百二十七種之多，這種是「枚舉法」的分類法，其弊在於過事分析，未能綜合。把雲南民族根據一種標準作科學的分類的，當以威維斯為首創。威氏根據語言，將雲南的民族除漢人以外，分為三大類：

(一) 蒙克人語系 (Mon-Khmer Family)

(甲) 苗徭羣 1 苗族羣 2 猪。

(乙) 民家羣 1 民家或白子 (Petsö.)

(丙) 瓦朋意羣 1 卡瓦 2 卡拉 3 蒲撥 4 前電 5 克摩

(II) 錫語系 挪或古

(III) 藏綱語系

(甲) 西藏羣

1 藏人或包括一部份的西番語。

(乙) 西番羣

1 西番 2 廢壁 或納西。 3 恶子 或阿難

(丙) 級羅羣

1 瑪羅或納蘇 2 栗粟 3 傑黑 4 烏泥 包括烏黑 卡脩， 曹特， 諸人 阿卡

山蘇 苦葱 及其他滇南諸族。

(丁) 繙甸羣

1 阿昌 2 馬魯。 3 拉僕。 4 阿黎

(戊) 開欽羣

1 開欽 或察頗

上面維斯的分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即把民家、蒲發、苦、魯等民族均列入蒙克語系，這是戴氏的一個重要的發現。中國人自明清以來常歸分之為南民族為一類。如明末謝肇淵在他所著海國圖志中說：「西南夷種類甚多，不可名記，然大端不過二種。在黑水之外者曰僰人，在黑水之內者曰蠻」。謝氏之說，有清一代的志書多宗之。數百年來以爲南夷與羅羅爲滇省兩大民族，已成爲定論。自戴氏之後受其影響，中國學者沿襲參半，直至（一九三五）丁往君先生在他編的蒙文叢刊的序文中還是不能同意戴氏之說，他歸分雲南民族如下述的四大類：

一、撈人類

甲 1 撈夷

乙 民家

二、藏種類

甲 1 錫人

乙 1 子

丑·萬尼
寅·鰐鴟

卯·西音
辰·曉鳥

乙·緬人
乙·緬甸人

丑·野人
丙·藏人

子·藏人
丑·怒人

子·藏人
丑·怒人

三、苗彝類

甲·苗人
乙·苗人

四、交趾類

甲·安南人
乙·苗人

我們把戴氏的分類法比較一下，丁氏把民族列入到人類；苗儂自成一系統；又另立交趾類包括浦人等。戴氏的蒙竟語系，爲丁氏三分而取錯。作者在嘗對戴氏的蒙竟語系的分類，亦未敢相信，曾持懷疑態度。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在雲南實地考察，發現自舊說民家，苗、彌、麻、擺、圭瓦、卡拉、崩竇等民族。我們以語言做標準，同時觀察其體質與文化，來區分雲南的民族，仍頗保留戴維斯的三分法。能頗加以補充與修正。此地因限於篇幅，不能多述，他日當另文詳言之，現在把我的分類略述如後：

上：大宋·白·（卷之二）

滇雄氣溫，五月至八月，平均上二十度，未及二十二度，溫無夏季。五月極端最高達三十一度二；十二月極端最低至十度，而周年北風甚多，當寒流之衝也。

永善氣溫，七八月較高，但平均僅及二十度，尤無夏季氣候，極端最高六月只達二十七度，一月極端最低，至冰點下八度，嚴寒不亞華北，亦甚於昭通！

會澤氣溫，七八月平均上二十二度，尚有夏季氣候，六月平均上二十二度，五九月十九度，四月十七度，十月十六度，一月最低平均不下十度，是溫無冬季，因城區地勢環抱，少受北方氣流之故。

會澤雨量，全年八百九十二公釐，七月最多上二百公釐，六八九月俱上一百公釐，而五月則不及，是雨季較遲，十二月，降水最少，僅五公釐三。

昭通雨量，年總九百公釐，殊嫌不足！六七月只及一百公釐，九月僅得十五公釐三，十一月稍少，尚未降水，惟觀測一年，尚須長期覆驗！

大關雨量多於昭通，年得六百九十八公釐六，八月雨量竟達二百公釐，七九兩月上一百公釐，而五六兩月則不足一百公釐，雨季殊短且遲，一月至四月，降水均不及三公釐，一月極少只十分之三公釐，甚形亢旱。

第四節 金江旱熱溫

金沙江流入雲南，成一大曲彎，與黃河奔反向遙遙相對，兩岸山岳高聳，江北大涼山，魯南山，綿絲山等，拔海四千公尺以上，江南雲嶺幹脈環峙，高度二千公尺至三千公尺以上，故南北氣流障礙甚大，河谷深下，致成暑熱少雨氣候，地帶包括永勝，華坪，賓川，鹽豐，大姚，鹽興，永仁，元謀，武定，祿勸，巧家，綏江，鹽津，十三縣區。

永勝屬金沙江，濱江北岸，三月至八月，極端最高氣溫，皆上三十度，五月極高達三十四度，七月九月平均氣溫二十四度四；十二月平均十五度二，極端最低一月份至八度。

金江雨量，全年七百三十二公釐，六月至九月，皆上一百公釐，七月多至一百八十七公釐六，一月毫無降水，十一月雖亦極微，雨季短而乾季長。

賓川僅有四個月雨量紀錄，九月至十二月，降水量皆不上六十公釐，十一月尤甚是無雨。

鹽豐氣溫，紀錄缺七至十月，平均五六月份俱上二十二度，四月平均上二十度，十二月平均七度七，五月極端最高二十九度四；十二月極端最低三度三；江邊區域，氣候倍熱。

大姚有雨量十一月，僅八月上七十七公釐六，餘月均不及五十公釐，殊為少雨；沿江農村，夏秋酷暑。

永仁濱江南岸，全年雨量八百三十五公釐二，七月最多上二百公釐，六八九月上一百公釐，雨季僅四個月，其餘八個月

皆不足五十公釐，乾季殊長；對岸華坪，氣候略同。

元謀雨量同於永仁，僅六月至九月，上一百公釐，七月最多為一百五十七公釐六，其餘八個月皆不足四十公釐，三月臺

無降水，年總量六百五十二公釐二，尤屬旱熱。

巧家據江東岸，氣溫四月至九月，平均皆上二十二度，即半年同夏季氣候，極高六個月俱上三十度，八月極端最高達三

十六度，其餘各月平均皆不下十度，更無冬季氣候，一月極端最低六度一，氣候炎熱，是為金沙各地之代表。

巧家雨量，僅得四個月紀錄，七月兩月上一百公釐，九月及七月，有秋雨微候，六月僅八十八公釐三，雨季較遲，十

月即只四十公釐，秋雨亦屬有限；武定，祿勸，江麗氣候相同。

綏江鹽津，棲壤四川，接江瀘江，鹽津係支流，夏秋半年，氣候炎熱，無精紀錄，冬季北風多霧，天氣同於巴蜀，雨量漸豐。

第五節 橫斷分雨區

橫斷山脈在雲南境，雲貴大雪山，碧羅雪山（怒山），高黎貢山，平列南下，拔海四千公尺至上六千公尺以上，高出雪線，夾谷金沙江，瀘沽江，怒江，恩梅開江，邁立開江等，下游分注各方；氣候以瀘沽江為自然分界，東部雨少乾燥，西部雨多潮溼。山地高寒積雪，河谷深狹炎熱，地域包括德欽，貢山，維西，福貢，碧江，蘭坪，雲龍。永平，瀘水，保山，騰衝，中甸。麗江，鶴慶，永寧，十五縣局。

德欽一二月中，凍日無光，氣溫極端最高一十六度七，入夜寒風凜厲，樹下雪積數尺，白馬山高三千九百六十五公尺處

，氣溫低至冰點下十二度二，冬季早晚峽谷山地，雪常霏霏，晝中陽光直射，亦不覺熱，日落氣溫驟降，寒氣襲人，刺骨作痛，夜間溫度常低至冰點七度以下；夏季時多驟雨及微雨，陣又轉晴，七月平均氣溫十七度七，最高二十度六，日中最低十度，實無夏天；雨量七八兩月皆上一百公釐。

貢山氣溫，十月平均十一度九，極端最高升七度，是低九度；高黎貢山為印度洋時令定信風範圍地帶，空氣潤濕，雨水漫淫，川高谷深，地面酷熱，十一月早晨氣溫至冰點下五度三，冰堅雪積，拔海高四千八百九十九公尺處，日光照雪不溶，降至高三千一百六十公尺之怒江河谷，日中悶熱，兒童幾虛裸體，但夜間氣溫仍降冰點下一度一；十二月低處有雨，風霧迷漫山谷，大雨連綿，山巔積雪，皎然在望，風雲皆自西來，一月地而結冰，北風峭冷。

維西縣治瀘江氣候較暖，七八月氣溫平均上升三度，猶有夏季，極端最高上三十一度，十一月最低至九度；八月雨量極多，上四百公釐；若在瀘沽江狹谷之地，九月天氣炎熱，上午十時，即令人不耐，下午五時在樹蔭之下，氣溫尚為升七度二，夜間僅降至升一度四，最低至十八度九。天氣多晴朗無雨；長寒多霜；晉登金沙江瀘沽江分水嶺上，天氣陰翳，十時始露日光，高峯終日降雪，寒風刺骨，氣候又近德欽。

永平氣候微寒，各月平均溫度，未及升度，五月極端最高，亦只及升二度二，一月最低五度，極差殊小，而各月平均不下十度，冬夏溫和；雨量七月特多，上三百公釐，除九月外，各月俱不足一百公釐，而六月少於五月，十一月多於十月，是其特點！

保山位怒江瀘沽江兩江間，氣候較昆明等處為暖，冬季晴天，氣溫平均十二度四，極高十八度，極低五度。早晨稍寒，西南風盛，晴多雨少；全年雨量九百八十公釐九，八月如多一百七十七公釐，五月至八月，皆上一百公釐，十月尚有八十五公釐，是雨季較早而長。

騰衝位高黎貢山之西，雨量豐沛，空氣潮濕，氣溫不高，各月平均溫度，未達升二度，無四季氣候，六七月雨量極端最高，三十度，十二月極端最低至冰點下四度五，二月至冰點下三度，一月平均最低七度，變差甚大，冬季達升五度，係多年統計。

騰衝雨量有半世紀記錄，年總量一千四百七十九公釐二，可為標準數，七月雨量最多平均三百零四公釐八；八月二百六十

五公釐三；六月二百四十六公釐，九，十磨月俱上一百五十公釐，五月平均一百或十九公釐二，是雨季與乾季半年相異，一日雨量最少平均亦十二公釐。

麗江三面圍江，氣候變遷甚劇，一日寒暑較差達三十一度，極端最高氣溫，七月三十度，五月至十月上升五度，三四月及十一十二月俱上升度，極端最低，一月上升度降至冰點下十度；二月冰點下九度；三月冰點下六度五；十一月冰點下五度，四月至冰點；平均氣溫全年各月皆未及升度；一月平均僅及一度，氣候殊寒。

麗江雨量：年總量九百八十八公釐一；八月最多，一百七十一公釐；六月至十月，皆達一百公釐以上；雨量較遲，五月底五十三公釐；而十一月十二月至翌年一二三月，滴雨俱無，或係未計算量所致。

鴻慶雨量：多於麗江，全年總計一千一百五十六公釐七，八月極多，三百零八公釐七；尤以八月上升一百公釐，降水集中東南面臨金沙江河谷，西北背倚雲嶺雪山及原始森林，氣流對此，易於抬高冷却達到飽和也。

永甯寧南西康，近木里之森林帶，雨量全年在九百公釐以上，七月最多，六月由九月為時一，十一月雨量極少；冬候較寒，惟六月平均上升度，六月極端最高氣溫廿九度四，四月至七月，極高上升二度；極端最低，四月到零度；十二月至冰點下二度八；三月至冰點下五度，二月至冰點下六度七；一月至冰點下七度；寒熱變差，以四月為最，達廿六度六·一二三月及十一十二月平均氣溫俱未及十度，一月僅得貳度三，冬季殊長。

第六節 澄滄濕熱區

瀘沽江下游，北緯廿五度以南，氣候潤濕而悶熱，西部位於東部，西部有大雪山，其高度，扶拉達三千公尺。東部無山，高度三千五百公尺，瀘沽江曲折流注東南，陰蔽之河谷及盆地，多故異常，山高深列，氣流渙塞，熱易隔蓄，雨季地而潤濕，散熱速度遲緩，吸收亦然，下午二時以後，天氣蒸蒸悶熱，濕露凝滯，瘴氣因此流行；山坡高地涼爽，可資生息；此區包括順寧、昌寧、雲縣、瀘南、雙江、瀘滄、南嶺、佛海、南江、車里、鎮越、六庫、思茅、騰衝、景谷、鎮沅、十

雲南史地輯要

雲南氣象

陳秉仁

緒言

雲南氣象觀測，惟昆明紀錄，年代最長，由一得測候所起，至今昆明測候所有十九年完全資料，雨量一項，集有三十五年；全省各地，觀測項目年多寡不齊，測地高低不一，氣溫紀錄，僅得三十二縣局；雨量紀錄，合得六十一處，統計分析雲南全省氣象要素，分佈概要，只能作初步探討，詳細圖表資料，已見於雲南通志稿，及教育與科學雜誌；本編旨趣，注重雲南氣候區域之分割，作雲南氣象，航空氣象之研究，藉供生產國防學術之參考。

第一章 雲南氣候區域

雲南氣象因子，多受地理環境影響，位跨溫熱兩帶，全境拔海甚高，地形複雜，氣流運行特殊；氣候變化繁瑣，有十里不同天之謠，西北倚康藏高原，東北連四川盆地，東鄰黔桂邱陵，東南接壤越南，俯臨東京灣，西南密邇緬泰，直捲孟加拉灣，境內山高谷深，寒暑互異，燥濕懸殊，細難碎別，大部可劃分為八區，分述如下：（附圖）

第一節 雲嶺溫和區

雲嶺幹脈，由西北大雪山玉龍山曲折東南行，至雞足山海拔二千八百公尺，經昆明盆地南，羅藏山高三千公尺以上，轉折東北行，歷曲靖高原，北入對境，為金沙江，瀾滄江，元江，南盤江之分水嶺，拔海既高，位置在副熱帶，故有四季無寒暑之謠，北區域然再分為滇中瀘東瀘西三部：

A. 滇中部

此部以昆明平原為主，包括呈貢、晉寧、昆陽、安南、富民、羅次、祿豐、廣通、八縣，為昆湖、螳螂川，及綠汁江流域，地勢西北兩方較高，拔海俱在三千公尺，昆明高原亦在一千八百九十公尺，最午氣溫變差甚大，常在十度以上，冬夏較差為小，平均溫度，最高者，林間，最低者，冬不嚴寒，溫和甲於各省；全年氣候，無夏少冬，是皆春秋佳日。

昆明市一月較冷，歷年氣溫平均為九度八，其餘各月平均氣溫俱在十度以上，七八兩月較熱，歷年平均俱不上二十一度，故氣候只有春秋，無上二十二度之夏季；歷年得四月之極端溫度三十二度九為絕高；一月之負五度為絕對最低，年平均為十六度。

晉寧與昆明同一平原，紀錄僅得四月，冬季氣溫較昆明市為寒，一月平均只四度六，二月極端最高不上十三度，一月極端最低，竟達冰點下六度七，或以瀆瀾面北之故？

祿豐與昆明同緯度，氣溫變遷，大同小異，最寒半熱，冬暖夏涼，雖一月平均溫度亦上十度，尤無冬季氣候，極端最低不達冰點，較差不上二十度，視昆明為小，則因河谷開闊所致，可為地形崎嶇附近各地之代表。

昆明平原雨量，各河流域，分測詳審，昆明市、太華山外，有松華壩、大觀樓。呈貢、晉寧、昆陽、普吉等處，大體七月雨量豐沛，概在二百公釐以上，太華山則上三百公釐，次為八六九月，六月太華山降雨已多而呈貢猶少，九月為大觀樓雨量曲線高點，五月太華山昆明市大觀樓昆陽，雨量已上一百公釐，松華壩呈貢雨量僅半；年總雨量呈貢最少，松華壩與晉南相等，年未上九百公釐，昆明不足一千公釐，昆明市大觀樓年上一千一百公釐，太華山較多歷年標記雨量一千二百三十八公釐，普吉日短無論矣。

昆明平原外，滇中部有雨量紀錄者，為富民，廣通，溫泉村，富民五月至九月雨量，俱上一百公釐。十月至翌年四月雨量俱少，降雨季甚顯明，全年總雨量九百八十五公釐，略同呈貢；廣通雨季較遲，六月驟上二百公釐，八月極多上三百公釐，年雨量為一千一百九十三公釐，由於地勢所致，安寧溫泉村紀錄僅有六個月，五月雨量甚少，一月多於四月，是其特點。

B. 漢東部

本部以曲靖高原為主，包括馬龍、嵩益、平彝、宜威、尋甸、嵩明、宜良、陸良、師宗、羅平、十縣，為南盤江，車洪

江，等流域，雲嶺橫脈，蛇炳山，連雲山，花山，等，拔海二千公尺至二千五百公尺，由西南蜿蜒走向東北，為盤江源，瀟昂南北河谷寬平，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北方寒潮，常由此部闖入，滇中氣象變化，多以此為先河，北部氣候微寒，南部微熱，大部溫和，同於昆明。

觀測紀錄：惟馬龍有氣溫風向風力天氣，宜良有氣溫風向風力雨量；騰良有雨量；嵩明有觀測未得紀錄，全部氣候，大概推知。

馬龍代表曲靖平原，氣溫四月最高二十八度九，十二月最低十分之六度，五六七月平均上二十二度，三月高低較差上二十度；宜良嵩南較熱，四月極高達三十二度二，一月極低僅三度三，三月至九月平均多上二十二度，夏季尤顯著。

雨量：陸良、宜良全年總量俱上一千公釐，七八兩月同樣二百公釐，惟陸良最高點在八月，宜良最高點在七月；五月雨量陸良少於宜良，一九月亦然，兩年總量陸良多於宜良，是陸良雨季短，降水豐也；又可保村雨量，年僅六百零六公釐四。是因地形障蔽之故！

C. 滇西都

此部以大理湖泊區為主，包括劍川，洱源，鄧川，漾濞，鳳儀，祥雲，蒙化，彌渡，姚安，鎮南，牟定，楚雄，雙柏，易門，十五縣，為洱海，漾濞江，鶴慶江，綠汁江流域，雲嶺幹脈分支為點蒼山，拔海三千八百七十公尺，沿嶺各地高度俱在二千公尺以上，為東南兩海江流之分水區域，亦南北氣流之輻合地帶，氣候大部溫和，降水甚形豐沛。

大理氣溫，七月平均上二十二度，一月平均九度九，全年極高上三十二度二，極低達冰點下半度，與昆明略同；彌渡四五六月氣溫平均十八度六；九十一月平均十四度六，其餘月俱暖；六月最高二十九度四，亦屬溫和。

易門五月極高三十二度二，同於大理；一月極低十分之六度，六七月平均上升四度，年最高上三十度，最低二十度，夏季較熱。

劍川氣溫，六七八月平均俱上廿二度，五月極高最高上三十度，一二月極低不下四度，氣候寒暑平和；洱源氣溫極高約上三十度。

大理雨量，六七八九月俱上二百公釐，十二月最少降水，平均五公釐九，全年降水量一千三百三十二公釐二，極為充

足：喜州，下關，與大理同一平原，喜州五月降水上一百公釐，多於大理，一月最少不下十公釐，年總量一千二百八十三公釐一，亦極調勻；下關八九月降水不足一百公釐，雨季殊短。

劍南雨量較少，僅八九兩月上一百公釐，五六七月俱不及此，冬季紀錄從闕；彌渡只見四五兩月，數量尤少，不足徵考。

判定氣溫紀錄，滿三個月，十一十二及一月，平均不下十六度，極高為廿一度六，極低一月為十度，可見氣候無冬。

楚雄氣溫：七月平均廿三度七，極端最高廿七度八，六八月平均上廿二度，極高皆達廿七度，四五九月平均俱上廿度，一二月極端最低未下十七度，氣候較熱，變差甚小。

楚雄雨量：年總計六百一十八公釐五，八月最多二百一十八公釐二，次為七月一百九十九公釐，其餘各月皆不及八十公釐，雨季特促，二月十一月最少，同為九公釐四，頂係金沙江流域。

第二節 南盤溫暖區

南盤江由曲靖高原發源，西南流宜良，南至開遠，曲折迴趨東北入點桂境，流域地圖，拔海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公尺，西面雲貴南支經峨眉，拔海至二千五百公尺，西南賈華山，白雲山高達三千公尺，折東北黃龍山九龍山，俱上三千公尺，盤江河谷逐級降低，下游海拔一千至五百公尺，易納東北氣流，含蓄南來氣流，故氣候溫暖。可再分為盤西盤東兩部：

A. 盤西部

盤江西岸，地多積水湖泊，有楊宗海、撫仙湖、星雲湖、杞麓湖、異龍湖等；包括澂江、江川、玉溪、峨山、河西、

通海、華寧、曲溪、石屏、建水、開遠、蒙自，十二縣，氣候較雲南幹脈各地為熱，雨量適中，年總量九百公釐至一千公釐。

湯江氣溫，五六兩月較高，平均廿五度三，五九月極端最高達三十一度二，七八九十月，平均俱上廿二度，夏季為長；一月較低，平均十度以上，是無冬季，極端最低二度二，未至冰點。

玉溪氣溫，七八月較高，平均廿四度，五六九月上廿二度，四十度上廿度，十二月較低，平均不下十度，亦無冬季氣溫。

候，五六七月極端最高廿八度，十二月極低五度，比灤江尤暖。

河西紀錄僅有四月，平均不上廿二度，但五月極高達三十九度，十一月最低至一度，變差殊大！

曲溪氣溫，四月便上廿二度，夏季較早，六七月平均上廿五度。五八月極端最高達卅一度八，九十月平均仍上二十度，十二月極低至七度八。

碧水氣溫，四月至九月，平均俱上廿二度，是夏季長占半年，四五六八月極高上三十度，一月極低至六度，比玉溪更熱。

開遠紀錄缺七月及十一十二月。平均溫度，二月即上二十度，三四月上二十二度，五六八月上二十三度，九月上二十

四度；極端最高三四月上三十度，五八九月上三十一度；又八九月極低不下十一度，一月極低不下十四度，更無冬季氣候。

蒙自氣溫，平均四至六月上二十度，九月上二十二度，五八月上二十三度，六七月上二十四度；極端最高四八月達三十

六度。二月至十月最高皆上三十度，十二月極端最低至冰點下三度二。一月至冰點下二度六，是為多年之結果。

雞街居開遠東南百間，平均溫度自三月起上廿度，四八九月上二十二度，五七月上二十二度，六月最熱平均上二十八度。

最高溫度三月即上三十一度，五六月達三十六度；十二月極低至七度。

大部雨量：都在九百與一千公釐之間。蒙自紀年較久，年總量為九百四十八公厘²，雨季從五月至九月，同上一百公釐

，八月最多上一百九十六公釐。一月極少為七公釐八。

開遠雨量，五六月上一百公釐，七八月超過二百公釐，九月即少，不足一百公釐，一月極少，僅七公釐，全年九百四十

公厘七，比蒙自雨季較短而降水趨急。

盤江氣溫江濱，年雨量九百五十五公釐六，雨季同開遠，惟八月雨量未及一百公釐，一月最少為五公釐。

石屏雨量較豐，全年一千零四十七公釐²，雨季五月至九月。上一百公釐，同於蒙自；七八月超過二百公釐，同於開遠

，一月最少為四公釐七，則同盤江。

其餘各處雨量紀錄，不及一年，建水有十個月，五月份未上一百公釐，雨季較遲，七月最多為一百九十一公厘，一月最

少七公釐三。

通海有九個月，八月上一百公釐，九月則不及一百公釐；曲溪有七個月，五九月不足一百公釐，八月上二百公釐，同於

通海，共專有六個所，九月上二百公釐，八月上二百公厘，五月較曲溪尤少；玉溪只有九十兩月，九月紀錄猶上一百公釐。

B. 麻東部

盤江曲折迴環，微如河套，自東北來復向東北去，河谷氣候較熱，東部雨量少於西部，區域包括路南、彌勒、瀘西、邱北、廣南、富甯、六縣。

路南盤豐村，濱江東岸，紀錄僅有雨量，全年九百三十七公厘八，七月最多上一百四十公釐，六月特少，不足一百公厘，五八九月皆達一百公度以上，一月尤旱，春無降水。

彌勒位居盤江至內，雨量全年則有八百八十六公釐一，雨季早而短促，五月至八月，皆上一百五十公厘，八月最多，僅達一百八十公厘，不足二百公釐，九月驟形減少，只有六十七公厘，一月極少為一公厘七，氣候近似開遠盤溪。

廣南據盤江東南，右江上游，氣候略同蒙自，平均氣溫，四月上二十度，五月上二十二度，六七八月上二十三度，九月上二十五度，極端最高：六月二十四度。五月三十九度，四月三十八度，三七月三十七度，八九月三十四度，十、十一月三十一度，二月三十度，惟一二兩月最高不及三十度，一月極低至三度，變差殊大。

廣南雨量較少，年總量為八百二十七公厘，五六兩月上二百公厘，七月上一百四十公厘，九月僅六十八公厘，雨季為短，而六月特少，至二十一公厘，疑有筆誤！

第三節 烏蒙涼爽區

雲霧分支烏蒙山脈，以昭通高原為代表，包括鎮雄、威信、彝良、大關、永善、魯甸、祿澤、七縣，為牛欄江、洛澤河等流域，屬金沙江支流，拔海三千公尺至三千五百公尺，乃北方氣流，經四川盆地，登雲南高原之屏障，氣候涼爽，冬春嚴寒，時見霜雪，降水量昭通少於會澤。

昭通氣溫，七月平均二十四度，一月平均一度，極端最高五月達三十一度，極端最低一月至冰點下四度，六月及三四月變差上二十度，常受北風影響！

壩進氣溫，五月至八月，平均上二十度，未及二十二度，溫無夏季，五月極端最高達三十一度，十二月極端最低至十
分之六度，而周年北風甚多，當寒流之衝也。

永善氣溫，七八月較高，但平均僅及二十度，尤無夏季氣候，極端最高六月只達二十七度，一月極端最低，至冰點下八
度，嚴寒不亞華北，亦甚於昭通！

會澤氣溫，七八月平均上二十二度，尚有夏季氣候，六月平均上二十度，五九月十九度，四月十七度，十月十六度，一
月最低平均不下十度，是溫無冬季，因城區地勢環抱，少受北方氣流之故。

會澤雨量，全年八百九十二公釐，七月最多上二百公釐，六八九月俱上一百公釐，而五月則不及，是雨季較遲，十二月，
降水最少，僅五公釐。

昭通雨量，年總九百公釐，殊嫌不足！六七月只及一百公釐，九月僅得十五公釐，十一月極少，常未降水，惟觀測一
年，尚須長期覆驗！

大關雨量多於昭通，年得六百九十八公釐，八月雨量竟達二百公釐，七九兩月上一百公釐，而五六兩月則不足一百公
釐，雨季殊短且遲，一月至四月，降水量不及三公釐，一月極少只十分之三公釐，甚形亢旱。

第四節 金江旱熱區

金沙江流入雲南，成一大曲弧，與黃河奔反向遙遙相對，兩岸山高谷深，江北大涼山，魯南山，錦繡山等，拔海四千公
尺以上，江南雲嶺幹脈環峙，高度二千公尺至三千公尺以上，故南北氣流阻礙甚大，河谷深下，致成著熱少雨氣候，地帶包
括永勝、華坪、賓川、鹽豐、大姚、祿興、永仁、元謀、武定、祿勸、巧家、綏江、鹽津，十三縣區。
永勝屬金江，濱江北岸，三月至八月，極端最高氣溫，皆上三十度，五月極高達三十四度，七月九月平均氣溫二十度
四；十二月平均十五度二，極端最低一月份至八度。

金江雨量，全年七百三十二公釐，六月至九月，皆上一百公釐，七月多至一百八十七公釐六，一月毫無降水，十一月雖
亦極微，雨季短而乾季長。

資州僅有四箇月雨量紀錄，九月至十二月，降水皆不上六十公釐，十一月尤亢旱無雨。

應賣氣溫，紀錄缺七至十月，平均五六月俱上二十二度，四月平均上二十度，十二月平均十一度七，五月極端最高二十九度四；十二月極端最低三度三；江邊區域，氣候倍熱。

大姚有雨量十一月，僅八月上七十七公釐六，餘月均不及五十公釐，殊為少雨；沿江農村，夏秋酷暑。

永仁瀕江南岸，全年雨量八百三十五公釐二，七月最多上二百公釐，六八九月上一百公釐，雨季僅四個月，皆不足五十公釐，乾季殊長；對岸華坪，氣候略同。

元謀雨量同於永仁，僅六月與九月，七一百公釐，七月最多為一百五十七公釐六，其餘八個月皆不足四十公釐，三月臺無降水，年總量六百五十二公釐二，尤屬旱熱。

巧家據江東岸，氣溫四月至九月，平均皆上二十二度，即半年同四季氣候，極高六個月俱上三十度，八月極端最高達三十六度，其餘各月平均皆不下十度，更無冬季氣候，一月極端最低六度一，氣候炎熱，足為金沙各地之代表。

巧家雨量，僅得四個月紀錄，七九兩月上一百公釐，九月多於七月，有秋雨微候，六月僅八十八公釐三，雨季較遲，十月即只四十公釐，秋雨亦屬有限；武定，祿勸，江匯氣候相同。

綏江匯津，接壤四川，接江濱江，匯津係支流，夏秋半年，氣候炎熱，無精紀錄，冬季北風多霧，天氣同於巴蜀，雨量漸豐。

第五節 橫斷分雨區

橫斷山脈在雲南境，雲嶺大雪山，碧羅雪山（怒山），高黎貢山，平列南下，拔海四千公尺至六千公尺以上，高出雪線，夾谷金沙江，瀘滄江，怒江，恩施開江，遇立開江等，下游分注各方；氣候以瀘滄江為自然分界，東部雨少乾燥，西部雨多潮溼，山地高寒積雪，河谷深狹炎熱，地域包括德欽，貢山，維西，福貢，碧江，蘭坪，雲龍。永平，瀘水，保山，騰衝，中甸。麗江，鶴慶，永平，十五縣局。

德欽一二月中，凍日無光，氣溫極端最高二十六度七，入夜寒風凜厲，樹下雪積數尺，白馬山高三千九百六十五公尺處

氣溫低至冰點下十二度二，冬季早晚峽谷山地，雪常霏霏，費中陽光直射，亦不覺熱，日落氣溫驟降，寒氣襲人，刺膚作痛，夜間溫度常低至冰點下七度以下；夏季時多驟雨及微雨，陣又轉晴，七月平均氣溫十七度七，最高二十度六，日中最冷十一度，實無夏天；雨量七八兩月皆上一百公釐。

貢山氣溫，十月平均十一度九，極端最高升七度，是低溫度；高黎貢山為印度洋時令定信風範圍地帶，空氣潤濕，雨水漫溼，川高谷深，地面酷熱，十一月早晨氣溫至冰點下五度三，冰堅雪積，海拔高四千八百九十九公尺處，日光照雪不溶，峰至高三千一百六十公尺之怒江河谷，日中悶熱，兒童幾裸體，但夜間氣溫仍降冰點下一度一；十二月低處有雨，濕霧迷漫山谷，大雨連綿，山嶺積雪，皎然在望，風雲皆自西來，一月地而結冰，北風峭冷。

維西縣洽瀘江氣候較暖，七八月氣溫平均上升三度，猶有夏季，極端最高上三十一度，十一月最低至九度；八月雨量極多，上四百公釐；若在瀘沽江狹谷之地，九月天氣炎熱，上午十時，即令人不耐，下午五時在樹蔭之下，氣溫尚為升十七度二，夜間偶降至升一度四，最低至十八度九，天氣多晴朗無雨；晨寒多霜；碧登金沙江瀘沽江分水嶺上，天氣凜冽，十時始露日光，高峯終日降雪，寒風刺骨，氣候又近德欽。

永平氣候微寒，各月平均溫度，未及升度，五月極端最高，亦只及升二度二，一月最低五度，變差殊小，而各月平均不下十度，冬夏溫和；雨量七月特多，上三百公釐，除九月外，各月俱不足一百公釐，而六月少於五月，十一月多於十月，是其特點！

保山位怒江瀘沽江兩江間，氣候較昆明等處為暖，冬季晴天，氣溫平均十二度四，極高十八度，極低五度。早晨稍寒，西南風盛。晴多雨少；全年雨量九百八十八公釐九，八月最多一百七十公釐，五月至八月，皆上一百公釐，十月尚有八十五公釐，暴雨季較早而長。

騰衝位高黎貢山之西，雨量豐沛，空氣潮濕，氣溫不高，各月平均溫度，未達升二度，無四季氣候，六七月雨量最高，三十二度，十二月極端最低至冰點下四度五，二月至冰點下三度，一月平均最低七度，變差甚大，冬季升五度，係多年統計。

騰衝雨量有廿年紀錄，年總量一千四百七十九公釐二，可為標準數，七月雨量最多平均三百零四公釐八；八月二百六十

五公釐三；六月二百四十六公釐，九、十、十一月共上一百五十五公釐，五月平均一百或十九公釐二，是四季與乾季半年相等，一月雨量最少平均亦十二公釐。

麗江三面圍江，氣候變遷甚劇，一日寒暑較差達三十度，極端最高氣溫，七月二十度，五月至十月上升五度，三四月，四月至冰點；平均氣溫全年各月皆未及升度；一月平均節及一度，氣候殊寒。

麗江雨量，年總量九百八十公釐一；八月最多，百七十一公釐；六月至十月，皆達一百公釐以上；雨量較遲，五月僅五十三公釐，而十一月一百至翌年二、三月，滴雨俱無，或係未計露量所致。

鴉那雨量，多於麗江，全年總計一千一百五十六公釐六；八月極多三百零八公釐七；八月即逐漸減少，轉至十一月最少，四公釐一，其後即因山，似山地暖地帶，東南面面金沙江河谷，西北背倚青藏雪山及原始森林，氣流對此，易於抬高冷氣達到山地也。

永甯寧南西康，近不里芝拉林帶，雨量全年在九百公釐以上，七月最多，六月並九月為雨季，十一月雨量極少；氣候較寒，惟六月平均氣溫上升度四，四月至十月，極高上升度二；極端最低，四月到零度；十一月平均冰點下降度八，二月至冰點下五度，一月至冰點下六度七；一月至冰點下七度；寒熱變差，以四月為最，達廿六度六，一二三月及十一十二月平均氣溫俱未及十度，一月僅得試度三，冬季殊長。

第六節 潤滌濕熱區

瀘渝江下游，北緯廿五度以南，氣候潤濕而開熱，西部青於東部，西部有大中山，其高度，拔海達三千公尺。東部無高地而潤濕，散熱速度遲緩，吸收亦然，下午二時以後，天氣益著開熱，濕潤潔淨，寒熱因以流行；山較高地涼爽，可資生養；此區包括贛南，昌黎，崇義，劍南，雙江，瀘沽，南嶺，桂海，車里，銀城，安寧，思茅，撫州，景春，興義，十八縣局，

順甯氣溫：平均四月廿度；五月廿一度五；八月廿二度五；九月廿二度九；六月廿三度；七月廿三度五；一月平均十二度六；是有夏無冬；極端最高；七月達三十四度，三月至九月，皆上三度；極端最低，僅一月零冰點下一度，在月變差俱大，十九度至二十五度，晨涼午熱。

順甯雨量：極為豐沛，全年總計一千五百一十二公釐，六月雨量最多，百九十七公釐；八月次多二百七十公釐云；九月二百一十四公釐八；七月二百零三公釐四；五月一百六十七公釐八；是為雨季，十月至翌年四月，各月俱有降水，一月最少，有五公釐四；四月最多達七十公釐，空氣故常潤濕。

瀉滄紀錄，備有一二月及十二月氣溫，平均皆不下十一度，可見無冬季氣候，一月份極端最高十八度九；極端最低三度九；較差十五度，比順甯熱尚緩和。

寧縣地勢低於順寧，氣候更熱，氣溫平均二、四月上廿二度，合為夏季，五六兩月平均皆上廿四度，七月同於順寧，八九月同上廿二度，十月及後超過；極端最高；七月達三十六度六；五月三十一度四；八月三十度；三四八九月，則不及三十度；極端最低，各月皆無霜冰點下，一月最低只至三度八，是全年氣溫極端變遷不大，較差最大十五度，同於瀉滄。佛海位瀉滄紅之南，足以代表九龍江車里附近全縣屬氣候，全部氣象有四季以上紀錄，猶確可信，得自有人，毛刷雞籠可貴！佛海氣溫平均：五月廿三度五；四月廿八度，偶上廿二度，是為寒季候，九月平均廿一度五；十月十一度平均上十八度；三月十九度五；十二月十六度；二月十五度；一月平均十三度七，是無冬季氣候，一月零冰點下二度七，三月至十一月，極端皆上三十度，惟一二兩月上廿八度；十二月廿七度七；極端最低僅廿六年一月零冰點下一攝氏七，殊為特例，高低變差最大，如月份變差一度七，低處猶子，天候酷熱，惡劣尤甚！

佛海雨量：全年總計一千三百五十九公釐五，八月最多達三百四十三公釐六；冬季七月達一百四十分釐四；再次五月二百零六公釐九；九月一百七十九公釐六；六月一百三十三公釐六，此雨季之最，合計一千一百零四公釐五，故空氣潤濕，重霧迷漫，人畜同感，熱不適；一月降水量極稀，有四公釐一，三月亦少，有七公釐九，四月較多六十五公釐六，由十月至翌年四月，是乾季，可稱為春季，合計雨量二百五十五公釐四，不及雨季量五分之一。

寧海位瀉滄東部，地勢頗高，氣候著熱，冬少冰雪，氣溫平均四月至十月偶上廿二度，夏季殊長，一月最低平均不下

十五度，尤無冬季；極端最高四五月達三十一度；六七月達三十度；三八十月達廿九度；十一十二月廿六度；二月廿五度。

一月廿三度；極端最低；十二月及二月僅至十度，其餘差十月最大十七度，八月最小八度。
籌算雨量較少，全年總計八百九十四公釐四，七月雨量略多，得二百一十三公釐一；八月遞減為一八一公釐四；九月為一百七十九公釐七，其餘各月俱未滿一百公釐；雨季殊短！四五六七十一月雨量，則在四十公釐至六十五公釐；二三月不上二十公釐；十二月僅五公釐七；一月則滴水皆無，乾旱甚長！

第七節 元江燥熱區

本區以元江為代表，包括支流磨憨河、綠汁江、把邊江、阿墨江、李仙江、南溪河、盤龍江、普梅河，等流域，係紅河上游，為東旱河熱帶水流直及縱帶，上游受亞熱帶迴環下降氣流，費御孟氏謂終年幾均受「焚風」之影響，氣候炎熱而乾燥，以西南綿滻江河谷，同熱帶潤濕有別，自西範圍：景東、新平、元江、墨江、江城、屏邊、硯山、文山、馬關、西驛，十縣局。

景東雨季甚短；六月雨量僅五十公釐；七月一百七十一公釐七；八月一百七十七公釐；九月減為九十八公釐五；冬季十二月只有二公釐，頗形亢旱。

新平雨量充足；全年一千零九十三公釐二；八月最多達二百三十七公釐四；七月次多二百一十三公釐九；六月為一百六十八公釐二；五九兩月同上一百公釐，是歲雨季；由十月至翌年四月，雨量在十一月內七十七公釐九，最少一月八公釐八，是為乾季；氣溫十一月紀錄，平均十六度三；極高廿一度一；極低十度；氣候同於石屏，由於地勢較高所致。

元江雨量：尤甚豐沛，全年總計一千一百九十七公釐九；六七八月皆達二百公釐以上；五月即上一百九十分公釐七，九月尚有一百一十六公釐三，雨季占雨量九百四十九公釐五；十月十一月上八十公釐；三四月三十八公釐；二月十二月上一十七公釐；一月最少為十二公釐八。

墨江倚哀牢山脈，氣候熱帶不劇，平均氣溫：五七八月上廿二度五；六月廿一度五；四月九月上廿度；十二月平均九度九；極端最高；五月達廿八度；八月廿七度；六九月廿六度；三七月廿五度；四月廿四度五；十月廿度；一二及十一月俱十

八度，惟十二月達十六度；極端最低，亦在十二月降至二度，高低變差不大，乾季雨量，一月份毫無降水，二月得三十公釐。

九，少雨可見一斑。

江城氣溫：八月平均廿六度三；五七月廿五度八；四六月廿四度；九月廿二度，是夏季溫度有半年之長；三月平均廿度九；十月十九度六；十一月十七度九；十二月及一月平均十三度五。是無冬季氣候；氣溫極端最高，五月達廿八度九；四六七八月同達廿七度八；三九月達廿五度六；十月廿三度三；十二月廿一度一；十一月廿度三；三月十七度八；

一月十五度六。極端最低十二月至八度九；高低變差極小。

莊村近南溪河源，地勢頗高，全年雨量總計一千一百五十八公釐；七月最多達三百七十公釐；八月次多二百三十八公釐；五六兩月俱達一百五十公釐，九月雨量即減為七十五公釐；四月尚乾，僅有雨五十五公釐；十一月多於十月，同上六十公釐；三月三十五公釐；二月廿四公釐；十二月十八公釐；最少一月僅八公釐；年雨量多於蒙山。

屏邊位介紅河南溪河間，已深入北回歸線，惟地勢尚高，故氣候較河谷溫和，平均氣溫：十二月為十三度三；一二三月上十四度五，十一月十七度試；四月廿度三；迄五月廿二度三，始成夏季氣候！六月廿三度三；極端最高：六月卅廿六度；四五月僅及廿五度五；拾一月廿試度試；試三月極高試拾度；拾貳月拾八度；一月拾七度試；極端最低：試月至八度八；十二月至八度三；一三兩月俱降至六度六，同在拾度以下。

屏邊雨量紀錄，只得五個月：五月即有二百六十五公釐；六月反減為一百七十六公釐；四月為八十三公釐；三月為六十二公釐五；二月三十九公釐；降水係調勻。

麗哈地處南溪河鹹，氣候炎熱而雨量適中，全年雨量總計一千一百七十八公釐；七月最多達試百四拾三公釐；八月次多貳百廿公釐；六月得一百九拾五公釐；五月得一百六拾一公釐；九月減至一百一拾六公釐；五月至九月共得九百零五公釐；四月拾月降雨六拾六及四公釐；三月拾一月得試三公釐；試月廿三公釐；拾貳月拾戶釐；一月最少只七公釐。

文山係紅河支流帶龍江流域，地勢傾向東南，其西北黃龍山拔海試千五百公尺至三千公尺，氣候酷似屏邊，平均氣溫：五月最高廿五度五；七月次高廿四度試；六八兩月同為廿三度九；四月廿度八；一月拾六度四；拾月拾一月同為拾六度六；拾貳月拾貳度八，是無冬季氣候；極端最高：五月達廿七度八；六七兩月達廿六度七；四八拾一月達廿五度六；三月廿五度。

十月廿九度；十月底廿度；歲月低至十八度三；極端最低：一月廿九月至六度七；歲月七度八；三四月十一月極僅俱不下十度，是夏季氣候甚長！

馬關氣溫略同文山，五六兩月紀錄，平均二月為廿度六；六月為廿度八；極端最高：五月達廿七度八；極端最低：五月至十五度六；六月至廿度。

西陽雨季與昭哈地略相對，全年總計一千一百零十五公雨四；八月最多，雨七十五公雨七；七月次多二百五十九公雨八；五月得一百零四公雨六；六月一百零十一公雨五，九月一百零四公雨五，十至十一月及四月，俱未及五十公雨；二三月則不上公錢；十二及一月，不上四公雨，冬季比夏，較為顯著。

第八節 热帶雨林區

本區以降水年總量，在一千五百公雨以上者為數為半，可再分爲南嶺西邊兩部：

A. 南嶺部

此帶在紅河下游，河谷深千，接海僅至五百公尺，氣候炎熱，當東京沿海洋氣流之通道，雨量豐沛，植物茂盛，廣種原生森林，氣候炎熱，蒸濕異常，草木褐化，蟲虫繁殖，猶如熱人，濕熱悶塞，天氣極形惡劣，本區域以河口為主，包括麻栗，金平兩縣地：

河口氣候炎熱潮濕，氣溫高，雨量多，氣溫平均：六七八月達二十八度以上；五九兩月上二十七度；四十兩月上二十四度；三月上二十一度；二月十二月上二十八度；一月亦上十七度；是有夏無冬；極端最高氣溫，五月達四十二度八；四六兩月達三十九度；七八兩月上三十八度；五九兩月上三十七度；十月上三十五度；十一月上三十四度；十二月三十三度；一月三十一度；極端最低氣溫，一月至三度二；十二月至三度六；三月至六度八；二月至七度八；十一月至八度，皆降至十度下，宛如冬季。三月體差大至三十度二，殊為劇烈，故衣服飲食睡眠，一不注意，更中寒暑，不必驚訝傳說矣。

河口雨量：全年總計一千七百七十九公雨；八月最多達三百五十一公雨；七月次多達三百零六公雨；九月達二百四十分；五月達一百三十五公雨；六月二百二十二公雨；十月一百一十三公雨；四月一百零七公雨；以上七個月合計四月至十月

有一千五百七十四公釐；其餘十一月三月雨少，亦上六十公厘；二月十七公厘；十二月二十七公厘；一月十七公厘，皆係多年平均標準數。

箇舊南屏白雲山海拔海達三千公尺，俯臨紅河，河谷深下，陡降低二千五百公尺，海洋氣流循河谷深入，至此抬高，易達飽和，故雨量極為豐盛，全年總計一千七百七十公厘五，較之河口相差只八公厘五，雖多實足驚人！七月最多達四百零四公厘八；八月次多達三百六十五公厘六；再次六月為二百十九公厘七；五月雨季開始，即達二百五十公釐三；九月雨季終，減至一百六十六公釐九；合計五月至九月雨量一千四百八十九公釐二，已超越於各地！十一月猶有雨一百一十一公釐二；而十月則有八十三公釐三；二三四月及十二月雨量二十三公釐九，至二十八公釐五；一月最少僅八公釐六。

B、西邊部

西邊部

此部位於濱江下游，龍川江，諸郴江，流域，跨於亞熱帶，嘗試加特著，洋氣流之衝路，定信風之勢力範圍，晨重濕海，酷熱多雨，包括鎮康，龍陵，潞西，梁河，普江，連山，騰衝，瑞麗，八縣局，分別於潤洽滅熱區。

鎮康縣治東屏雪山，南環老別山，高度二千公尺至三千公尺，氣候較河谷溫和，氣溫平均；八月高二十三度九；五六七九月皆上二十二度；四十兩月上二十度；三月上十九度；一月十一月上十六度；十二月二月上十五度七八；是氣候有夏無冬，變遷不劇。

鎮康氣溫極端最高：五月達二十八度九；四八九月達二十六度；三六七月二十五度；二十兩月二十三度；十一月二十二度；一月二十一度；十二月二十度；極端最低，僅十一月至四度九；其餘各月極低不下十度，全年高低較差俱不甚大。

龍陵氣溫紀錄，僅得五月份，晨午高低平均二十三度二；極端最高二十六度七；極端最低二十二度二；較差不大，比鎮康氣溫平均略高；極端最高較低；極端最低反高，猶易於調攝，適適可以小住。

瀘西氣溫平均：七月二十二度八；五九兩月同為廿二度二；八月廿一度九；六月廿一度五；四月廿一度二；十月廿度一；三月十六度八；十一月十五度九；二月十四度一；十二月十一度九；一月十一度五；各月俱平均不下十度；是春秋氣候多，夏季少而冬季全無。

瀘西氣溫極端最高：七九兩月達廿八度九；五八兩月達二十七度八；四六兩月廿五度六；三月廿三度九；二十一兩月廿二

度二；一月廿一度；十一月廿度；十二月十五度六；極端最低：一月至四度四；十二月至八度三；二月至七度八；其餘各月皆未下十度；其下十度者，農涼牛熱，雨露溫低，故變差較大也。

蓮山氣候熱，氣溫平均：七九十月上廿五度；四五月上廿四度；六十一兩月上廿二度；一月廿三度；三月廿度；十二月十九度；二月十八度；氣溫極端最高：五月達三十一度；四月至十一月俱達三十度；三月達廿六度；一月上廿五度；十二月廿二度；二月廿一度；氣溫極端最低：二三十二月至十五度六；四月十一月至十七度八；其餘各月俱不下廿度，是溫度較他地為高，年無冬季氣候，而夏季特長。

第二章 雲南農業氣象

總說

雲南高原，位亞熱帶及熱帶，西北山嶺高達雪線，耕地遼闊，作物種類繁多，吾人欲增加生產，宜充分利用氣象要素之天然優點，選定推廣栽培作物，順應時節，預防災害，適合經濟原則，以改良穀利；蓋生物全受氣象之支配，如太陽之光熱，水溫之調節，天氣之變遷等乃生產原力，前章已述雲南氣候區域，其溫度雨量，對於農業，實關切要，今就天氣晴雨日光照射之考察，考究各區作物發育之差異，但用日照計觀測，僅得昆明一處，其他地方紀錄多係自測雲量分數，以定期雲陰雨，並各項天氣，雲霧霜霧等俱統計百分比以代表概況，仍分區詳述如後：

第一節 雲嶺溫和區滇中部

太歲山氣象台歷年觀測日照時數成果：平均一月最多，達二百七十時以上；次多三月上二百五十七時；再次二月上二百四十九時；四月二百四十六時；十二月二百零八時；五月只上二百時；其餘兩季中，日照時數俱未及二百時，六月最少僅得一百一十三時；次少九月僅一百廿二時；再次七月一百三十七時；八月一百四十四時；蓋雨季雲霧密厚，遮蔽日光也，十月日照一百九十一時；十一月日照一百七十四時，俱在一百五十時以上。

昆明平原，作物宜稻，惟稻之豐嗇，首要視八九月之多太陽光暉，俾植物之同化作用強，輻射時多則氣溫亦隨之高，易達成熟之適當溫度。昆明八九月日曆時數，殊嫌不足，氣溫平均未及廿一度，最低常僅下廿二度，不及稻之發育最低溫度界限，九月尤甚，故昆明遲稻收穫不豐也。

次要為四五月之高溫，雨水早降，禾苗發生較易；再次要為六七月之高溫，稍延播育；昆明雨季多雨，水稻大部到六月方得插秧；玉蜀黍大豆等旱季作物，常到六月始行播種，降雨水均；若四五月日曆時多，氣溫極高，適苗發生，但需水耕灌漑。

昆明不宜種棉，是因夏季高溫日時甚少，難達二十二度以上；春季雨水缺乏，清明前後，尚是乾季，棉花播種，應延至勞，雨季雨水過多，陽光不足，秋雨連綿，棉桃尤易腐壞，限制於產量也。

玉米、高粱、稻田耕種，均為佔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稻熟素著，昆陽土肥水足，米穀豐裕；安寧雨量较少，耕田約占耕地百分之八十九至九十，玉米有餘，可供貯蓄；繩次夏季晴空日多，陽光充足，亦宜育種；祿豐稻五年食糧，並宜種桑。

第二節 雲嶺溫和區滇東部

曲靖、馬龍、陸稻即稻，各占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左右，稻後，松林珊瑚灌田二萬餘畝，晴天日數，惟以馬龍為代表，馬龍日曆時少，全年各月晴空日數，皆超越陰雨日數，四月晴天極多，次為二月一月三月及十二月，晴朗天稀，占全月數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再次為十一月，晴天日數占百分之六十九；五月晴天已增，雨季開始，晴天日數尚占百分之六十一；六月陰雨日數，增為百分之四十四；而七月雨季正臨，馬龍晴天，時占百分之五十二；八月雨天僅占百分之廿三；至九十月，秋雨時行，雨天占百分之三十一，晴天尚有百分之四十；其日照時多，而氣溫不隨之而昇者，地熱尚故寒涼也；曲靖氣象無紀錄，作物生產，遜於昆明平原。

平彝、宣威，地益高寒，陰雨日多，近於貴州天氣，山地栽培雜糧，農產發育不豐，湖鹽家畜：筇筍、苦菜，雨季積遲

，農田端賴水利，宜良，土質肥沃，產稻面積，占耕地百分之七十以上，城郊附田八萬畝，水利甚佳，少受雨期限制，米穀分省會商售，亦宜產茶；陸良，雨水充足，日照時多，作物豐收，惟乾季延長，時處亢旱；師宗，羅平，天氣陰雨，亦近貴州，多產雜糧。

第三節 雲嶺溫暖區滇西部

大理潤候局未測日照時數，就天氣雜項紀錄，十二月一月晴天佔大半占百分之九十一；二月十一月上百分之七十·三四月及四月晴天占百分之六十以至七；是乾季也，八月六月陰雨天氣最多，曾占百分之八十五；七月九月陰雨上百分之七十五·五月晴天占百分之十；疊天占百分之四十三；陰天占百分之十三；雨天占百分之一十四；旱雨季之交也，氣候略同昆明，雨量極為充足；稻田面積約占耕地總面積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一，且洱海之水，蒼山之雪，可資灌溉；乾季有露日數甚多，霜期始於十一月，終於二或三月，春季大風可能性占日數之半，雖可供作物之二葉以上，但未狀雷電宜造防風大林，候適於栽桑植茶。

劍川乾季十月至翌年四月，晴天俱上百分之六十；五月份天與疊天，同上百分之四十；八月陰天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五；九月雨天占百分之二十七，晴天占百分之三十；陰云占百分之三十二，是雨季降雨日數尚少，雲量特多，而日光照射亦不缺乏，氣溫亦高，適於農作物之發育，宜栽桑植茶。

鄧川，鳳儀，建水，鴨頭，占耕地面積各百分之七十左右；亦適宜栽桑植牧，洱源，雨季較短，九月晴天占達百分之七十二，雨天僅占百分之十五；八月晴雨日略等占百分之四十；七月同上百分之三十八；六月晴天占百分之四十七，雨天占百分之二十六；五月份晴天占百分之五十二，雨天占百分之二十二；其乾季十月至四月，晴天俱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氣溫高，感寒常，桑產豐富，絲織亦宜。

漾濞，祥雲，蒙化，彌渡，姚安，鎮南，牟定，楚雄，俱宜栽桑養蠶，雨量不多，蒙化，彌渡，鎮南，楚雄，土質肥沃，尤宜種稻；姚安，牟定，祥雲，稻田畝積，占耕地地分之七十上下；天氣晴雨，以祥雲為代表，一月極乾，只有晴天，幾無陰雨，八月雨日極多，只占百分之四十二，同時晴天乃占百分之四十五，五月晴天減少，尚占百分之四十八，其餘各月晴

大，皆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日光照射，當時甚長；雨日次多，六月可能佔百分之二十七；九月秋雨占百分之二十三；七月雨少占百分之十六，五月雨季遲到，雨日可能性，僅有百分之十三，平原廣大，農田水利，需用甚急矣！硬柏產米，水田占耕地百分之七十，氣候溫和，易開較熱，六七月平均溫度，甚合水稻發育最低氣溫之限界，並適應糖、各種作物，均不受限制；變化且宜種茶。

第四節 南盤溫暖區盤西部

西江氣溫平均較高，五六月，玉溪湖、七八月，各在二十四度以上，俱超越水稻發育最低溫度，洵適宜稻米之區；瀘江稻田畝植，占耕地百分之七十以上；玉溪稻田且占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米穀供給昆明市，並宜桑蠶，太陽照射時間，八月最少，七月雨日甚多，雨季亦較遲，五月晴天，可能性達百分之八十六，農田極難水澆灌溉；九月雨日占百分之二十一；十月雨日，占百分之十八，秋雨較遲延長，江川天候無紀錄，地域介乎二三之間。

龍山，河西，通海，水田畝植，俱各占耕百分之七十以上，氣候頗佳，不受雨期影響；峨山亦宜育穀，通海天氣晴報，七為雨日甚多，達百分之五十二；晴天極少，占百分之十点；八月雨日占百分之四十二，晴天占百分之二十六；六月雨日少，陰天特多，五月晴田大滿等，可能育稻為百分之四十二，之乾季雨季之交也，十月雨天尚占百分之十六，猶有秋用氣稟；而溫度河兩差大，裁培作物，時宜確定。

華寧，曲靖，紀錄不全，不詳，角氣多曇晴，曲溪八月雨天最多，達百分之四十九；十月秋雨可能性，同於通海；五月底，晴多於陰雨，雨季開始較遲，但二月雨天多於五月，占百分之二十一，三月底雨天亦有百分之十八，特成春雨氣候；不溫熱高，適宜推廣油料，並可栽培桑育蠶；曲溪稻田面積占耕地百分之七十左右；華寧瀘江，盤溪甘蔗，產量頗著。石屏稻田畝植占耕增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水利甚佳，氣候雨足濕高，作物發育暢快，建水能產木棉；天氣全年各屬晴日，晴性，晴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七月雨天尤多，僅占百分之二十一；八月占百分之十八；六月占百分之十四；其餘五九十月，雨天俱不及百分之十，晴日照時數甚多而降水特驟，對於農業兼有利害。

開塊七月無紀錄，天氣八九月晴天可能性不及百分之四十五，雨天不及百分之二十五；五六月雨天僅百分之十五及十二，雨量最足達一百公厘，降水殊嫌驟急；十二月多密雲不雨；一月有雨日占百分之八；四三三月間有少量雨，土壤濕潤，適宜棉花播種，容易出苗；氣溫春季極端最高，可達三十度，尤合禾苗之發芽；秋季作物，為無氣候限制；且特適宜水稻，大莊稼，豫作，與修水利，水旱無害，蠶桑亦便。

蒙自已入熱帶。雨季甚早，春夏秋季，氣溫很高，可達三十度以上，農業發育適宜，冬季有霜，冬季特冷；冬季之交，與開遠間有大風；五月雨天最多，可能性達百分之四十八，晴天占百分之四十五；次為七月雨天占百分之三十九，晴天乃占百分之四十八；九月雨天即稀，只占百分之十；反不如四月之多，占百分之二十，八月雨天極少而雨日僅占百分之三十三，殊形顯著；十二月三月大都無雨，又颶風早；水稻面積，僅占耕地總數百分之二十，需要農田水利，現蒙闢草壩，工程頗著，而木棉栽培，優於草棉。

第五節 南盤溫暖區盤東部

盤江河谷，氣候炎熱，猶竹園，溫暖適宜，並宜大都。四季旱雨不甚；六七月雨，雨天可能性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六七月雨天占百分之二十五，六月晴天最少，僅百分之三十八。九月無紀錄，十月雨天約有百分之三、十開，陰天日多，秋雨厚密，陽光照射時少，作物成熟，對營影響，管興盛，南盤江農田水利，亟待完成。路南，瀘西，溫度適宜，水稻發育頗盛。

廣南大氣：八月份雨日最多，占百分之二十八，十一月初雨日，猶佔百分之十五，晴天只有百分之四十，秋雨量特甚；一月陰天最多，可能性佔百分之四十二，而晴天只占百分之四十四，即他處乾旱有旱，似受東南海洋之涼爽控制；秋冬之交，雷電時現，十二月有霧日數，占百分之二十六，地熱力於散不速，裨益冬季作物豆麥發育甚少；邱北，富寧，山地雜糧，無往不利。

第六節 烏蒙涼爽區

昭陽高原，冬春霜雪常見，牧畜毛綫適宜。農種以蕷黍玉蜀黍為主要，五月雨季較遲，稻田需水灌溉，七八月雨天較多，可能性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九十月天氣陰曇，日照數於秋雲，雨量年僅五百公頃，株叢不足，地溝易開，水利急需。土壤，底質，山地土壤雜種，十月秋雨連綿，雨天可能性占百分之七十三，冬季陰雨，十一月占百分之四十三，十二月占百分之四十五，氣候近於川黔，北風凜冽作物。

畢節一月有雪天氣，占百分之四十五，陰天占百分之三十九，二月陰天占百分之六十八，十月陰天占百分之五十五，十一月陰天占百分之五十一，十二月陰天占百分之四十二，半年乾季可稱為寒季；雨季開始較早，八月雨天即占百分之四十二，六月占百分之四十三，玉蜀黍、蕷黍發育適宜；牛糞低熟，亦可栽桑育蠶。

大關八九月雨時行，雨天可能性占百分之五十七八，十一月一月，雨天尚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十二月陰雨日數，占百分之三十九；一月降水量多係雪量，南嶺高嶺，週年俱多濃霧，雨量雖不豐沛，而蕷黍雜糧，足以栽培；桐、漆、竹、茶，亦堪推廣。

水善氣候嚴寒，冬春冰雪少雨。一月陰天可能性占百分之七十三；十一月陰天占百分之六十四；十二月占百分之五十八；二月十月陰天皆占百分之五十五；二月占百分之五十一，四五月占百分之四十七八，頗近巴蜀寒季，日光照射時少，農產雜糧，甚宜牧畜；江邊酷熱。

會澤氣溫雨量，俱艱適中，昭陽平原，雨量較長，農用肥沃，者海鹽有利待耕，山地以馬鈴薯及玉蜀黍蕷黍為主要作物，五月雨季初臨，晴天可能性占百分之五十二；雨天占百分之二十六，十月秋雨尚盛，雨天同於六七月，占百分之三十二，冬春季高山多雪，牧畜適宜，毛綫皮革，可為糊藥；平原雨日十二月猶占百分之二十三，不甚乾燥。

第七節 金沙江旱熱區

金沙江在雲南境內，流經二十餘縣，並支流低下河谷，莫不氣候炎熱，尚於熱帶，植物農作，異乎綿後較差地域，雖著名涼爽之中甸瀘江，瀘江地帶，亦未外此原則，地勢關係於氣象大矣。

就荷紀錄之代表各縣，永勝與金江，同一縣區，而天氣懸殊，金江五月至八月，終無晴天，而永勝五月至八月占百分之六

十五：六月晴天占百分之五十七；七月占百分之三十二；八月占百分之三十九；九月金江有晴天僅百分之三；永勝則有百分之二十三；至於雨天，金江六月至九月，可能性俱上百分之五十七八，即兩日必有一日下雨；永勝則七月有雨天百分之四十一至五月有百分之三十七；六月有百分之二十七；八月雨天有百分之十三，而陰天特多占百分之四十八；但金江八月無日不大雨迷空，日日暉華日數占百分之八十七，太陽光照射於農作物發育有限，而水減小，合宜育穀。

天即多，占百分之七十；雨天只有百分之十三，冬季湿度高而雨水稀少，循培耐旱作物。固然牧桑亦宜。
鹽豐兩季發遲，五月晴天可能性占百分之八十九；六月雨天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二；七八月即漸減少；大姚四月雨天最多占百分之二十七；次多八十四月占百分之二十三；五六兩月雨天只有百分之十三；七月反少為百分之七，雨量各月俱少，殊形亢旱；兩縣俱宜栽桑養蠶。

鹽興平地甚少，稻田面積不多，僅約占耕地總數百分之二十。

俱少，氣溫高，地作易熟，宜種甘蔗，鑿穴，覆稻，澆灌一帶，即同元祐；或宜種稻，水不甚深，高築堤堰。巧家縣治瀘江，氣候最熱，地瘠難耕，霖雨多於夏雨。十月雨天可能性占百分之二十六；陰天占百分之三十九；其餘各月，皆不及此；六月雨天較多，僅及百分之十九；冬春季陰天特多，一月乃及百分之二十三。鹽津、綠江，氣候略同，山多田少，俱可種錦桑桐竹。

第八節 橫斷分雨區

本區鄰近康藏，地勢高寒，河谷深狹，氣候兼寒溫熱三帶，動植物作，種類繁雜，原始森林，分佈甚廣，北段皆針葉樹林，南段多落葉闊葉樹林；德欽、維西、中甸、麗江等縣，以麥及青稞為主要糧食，玉蜀黍，馬鈴薯次之，水稻較少；牧畜驥馬牛羊，隨處皆宜；皮革毛織乳油，堪作副產，保山騰衝等縣，適合栽桑種茶，瀘水熟產木棉。

德欽冬常積雪，陰天占百分之三十一，難晴天氣溫極高不上十七度；中旬雨天八日最多占百分之二十九，七月到十月陰

香料、醫藥、俱在百分至五十以上，一屬陰天，占百分之四十二；十一月乾燥無雨矣，山貨藥材，尤多特產。

氣溫氣候，略同德欽；瀘賓，碧江，略同維西，而雨水特多，是為印度洋季候定信風範圍；且高雲貢山自北而南，綿長千里，原始森林，廣大茂密，附近氣候調和，寒暑不烈，風輕濕重，空氣易達飽和，作物不虞乾旱，惟邊民「刀耕火種」，高山工作勞苦。

蘭坪，雲龍，永平，氣候平和，可廣蠶桑，畜牧隨宜，永平八月雨天最多，占百分之六十五；七月雨天僅有百分之三十六，而雨量特豐，雨殊急躁，山地宜選根深作物；十月至翌年四月，乾燥不甚，一月最少尚有雨日百分之八。

保山，騰衝，雨季俱早而長，騰衝全年雨量多於保山四百九十八公厘；八月降雨皆為最多，騰衝八月雨天可能性，占百分之八十一；七月次多，占百分之七十一；九月雨天猶占百分之六十；十月亦占百分之四十二；六月則占百分之六十六；五月占百分之四十三；四月即占百分之三十一；天氣關係國防交通，不僅農業利害而已，保山並宜種茶栽桑，騰衝亦合絲業。

麗江，鶴慶，永寧，氣候境內不一，金沙江岸，氣溫特高，陰雨日多，山地大麥，玉蜀黍，蕎麥，油菜，等農作物，無處不宜；麗江鶴慶，栽桑育蠶，牧養家畜，均不受天候限制。

第九節 澜滄澤熱區

本區為世界著名產茶源地，在瀾滄江東西流域，兩側山岳高地，所謂六大茶山，推及全區，各縣局土質，氣候，莫不適宜種茶；雲縣，昌寧，瀘沽，尋甸，富陽，等地，並宜產稻；車里，思茅，且產木棉。

順寧天氣：雨日六月份多，可能性占百分之四十五；次多五月七日，上百分之四十；八九月上百分之三十；三月雨日即占百分之二十三；氣溫甚高，三月至九月，皆達三十度，適合於宜棉天然園子；雙江，納西，瀘沽，產茶亦盛。

雲縣雨天：八月占百分之三十九；七月占百分之三十；五月六月，上百分之二十七；三月亢旱無雨，種棉尚需灌溉，調查紀錄不足，冬春之交，天氣間有陰雨，可知氣候潤濕。

車里沿邊，南嶺，尋甸，撫越，等各縣局，高地天候，以佛海為代表，其產茶首屈一指，夏季溫高，但三月無霜，有利作物生長；春冬季幾乎無日不蒙霧彌漫；春夏秋季雷雨閃電殊多，七月雨天可能性達百分之九十；六月八月雨天上百分之

八十一：九月占百分之六十八；五月占百分之五十七；十一月尚有雨天占百分之四十二；十月占百分之三十三，是無乾季而有雨季也。

河邊低窪「爛子」，地廣人稀，專事蒸漚，人皆閑熱，蚊蟲繁殖，瘧疾時行，清明節後，霜降節前，遼闊平原，渺無人烟，醫藥衛生是為繁殖先務；邊民交通阻塞，糧食便易，全年俱可耕種，不受天候節氣限制，反致生產過剩；動物春畢，虎、熊、豹、獵、鹿、猿猴、鷹隼、孔雀之類。

霧叫「思茅」，六蟠，五升，萬沃，莎姆銀山虎，俱產茶名區，氣候夏季炎熱，雨量適中；思茅天氣，六七月雨，雨天可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即雨日必有一日不下雨；次則八月雨天占百分之三十二，而晴天乃占百分之六十八；至九月雨天同八月，晴天則有百分之四十八；一月雨天占百分之三十二；二月晴天占百分之六十五；三月十一月陰天亦占百分之三十二，是乾季兼為雨季，農村病多，宜重衛生。

第十節 元江燥熱區

本區氣候炎熱乾燥，與瀘沽湖西小區一樣，得水而滋潤，農用水利每年可裁種成熟兩季，哀牢山區原屬石茶山，東、黑江、江城，但為雨量極少之支山，黑江、西曉、勿底小都。

景東氣象紀錄不足，由丁二八月雨天可佔半，不及百分之三十；十月雨乾旱無雨，同十一月陰天占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夏產米稻；新平雨量豐沛，乾季亦殊潤濕；沿江俱產蔗糖。

元江縣治，舊名烟瘴，為受熱帶「焚風」影響，環境閉塞，海拔低至一千公尺以下，城郊草木蕭索，惟耐旱之竹人所栽培成樹狀，溫高雨足，無補農作；山腰坡地，盛產熱帶生物，蔗糖頗著。

墨江春多雷雨降雹，七月雨天占百分之六十三，六月占百分之五十八；八月占百分之四十八；九月占百分之三十七；二月十雨占百分之二十一，適宜種棉。

江城夏季溫高甚長，雨天六七月俱占百分之三十九；八月占百分之三十三；九月占百分之二十三；十月佔百分之十二，五月占百分之十一，是為雨季；其餘各月雨天俱不及百分之十，陽光照射時多，熱帶作物均無限制。

開邊山嶺而營，惟縣治稍有平壠，沿兩河地，天氣惡劣，植物生長有紫枝花、仙人掌，及食之芭蕉等。南溪河谷，漢鐵路經過，改良衛生，瘧癆已滅。

文山之氣候甚好，年無冬季，適宜種稻。栽稻而三七，木棉尤專特產。八月雨天甚多，占百分之三十九；八月雨天皆占百分之十七，七月占百分之十六；二月占百分之十一；五月占百分之十；除九月缺記錄，一三四及十二月，雨日俱少；十一月更乾旱無雨，視山天候近於文山。

一月始之氣：氣宜溫和，五氣中當少寒，日天吉百分之十者；財之吉百分之五十者。又氣中火燥者百分之二十者，時天躁者百分之百者。分之三十；西晦五月雨天起夕，於六日雨量三十三公厘一；兩地踏水早退，應石旁歸，而風微猶帶，生熟現樹，是用山樹根也。

第十一節 热帶雨林區南邊部

力頗大；其根粗壯，多有青皮、麻嘴、桔梗、桔子、香蕉、烟草、白蘿蔔、金錢絹綢等，供易發育；且附近多生竹林，蘆葦叢大，有林海之稱，不乏貴重有用木材。

金平，熱帶生物繁殖，作物栽培，有待改進。

第十二節 热帶雨林區西邊部

本部雖有平原，多宜稻麥，鑄鐵天候，有夏無冬，尤合種茶；六月雨天最多，可能性占百分之五十六，七月次少，占百分之四十五；五月雨季早到，雨天占百分之一之二十七，八月雨天漸少，占百分之十九，而陰天特多占百分之三下，九月雨天

·只百分之十五；陰天為百分之二十五；一二月俱無雨天；而晴天二月占百分之八十二；一月占百分之七十九；三月占百分之十五；陰天為百分之二十五；一二月俱無雨天；而晴天二月占百分之八十二；一月占百分之七十九；三月占百分之十五；

龍陵，潞西，位瀕江西部，雨量較豐，植物多常綠闊葉樹，龍陵北區高黎貢山，即有原始森林，禾木樹坡特產禾木，茶，溫平茶，中甸茶，路南，永善，玉溪，瀘西氣溫較龍陵略低一度，山頂多積雪，無不滿室。

龍川江西，梁河，盈江，蓮山，較龍陵潞西尤熱，蓮山天氣：八月陰雨最多，陰天占百分之三十七；雨天占百分之二十九；六月雨天次多，占百分之二十八；九月陰天次多，占百分之二十五；七月雨天，占百分之二十六，陰天占百分之十八；而一月陰雨俱無；晴天占百分之八十九；十二月晴天，更占百分之九十，是雨季乾季，區別分明，適種稻麥雜糧，低地可種甘蔗棉花。

騰川，瑞麗，邊五西南一角，氣象記錄不足，首知瑞麗雨天：八月可能占百分之六十八；九月佔百分之四十七，有晴天無雨天，晴天候二年之數字可供也。

第三章 雲南航空氣象

概論

雲南為國際交通樞紐，國防軍事，切重航空，保障安全，飛行速度，關係地方氣流之運行，高空氣象要素之分佈，預報趨避，利用應變，不可無通常之認識研究，促進教育大衆化之航空建國！本編根據雲南通志之氣象測報，昆明航校之高空紀錄，作系統的論述，撮要如後：

第一節 雲南氣流與飛行

雲南週年大部氣流：多受變性熱帶海洋氣團所控制；少受西北利亞或蒙古高氣壓之影響，自印度緬甸飛來雲南，方向順行氣流，則飛機速度自然加快，反之逆氣流行，則兩力抵消，速度減慢；由四川、貴州、廣西、越南、逐羅，飛入雲南，地

勢飄高，氣壓變化，山嶺崎嶇，陸地傳浪氣流，飛機發搖，乘客多感不適，宛如船過陡瀨；進南京季，地而灼熱，對流氣盛，風向風力猛變，能直接影響飛行升降安全。

第二節 雲南春季之氣流

春季二三四月，全省以南西風為主要：由佛海，墨江，通海，彌勒，澂江，宜良，以至昆明，頗有龐大氣流，直入雲南中部；并西部之大理，洱源，以至金沙江河谷，俱受一南西風的：

次則南風逕過全省，如東南之河口，文山，昭南，開遠，馬龍，祿豐，以至東北之昭通，大關；及西南之鎮康，騰衝，以至西北之劍川，俱有南風跡。

他如華山，鴻次，富民，建水之西風，是本南西風，因地形而轉變；江城，曲溪，蒙縣之東風，並順霽，元謀之南東風，亦本南風，依山谷而轉移；惟永善，大關之東風，則有受極地寒流之影響，

至雲南春季多北風之地：在東北有巍峨，巧家；西北有鹽豐，永平，是寒流循金沙江，瀾滄江以南下者；若昭通，騰衝，兼多南風北風，是為寒暖兩氣流之融合區矣。

而察春半風，則明代差，用地五一百公尺，為南西風；五百公尺以上，多西南西風；一千公尺以上，漸轉西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並有西北西風；二千公尺以上，西風偏南或北；二千五百公尺以上，西北風；三千公尺以上，盡多西風，係受地球自轉之影響。

昆明上察春季風速，離地面一百公尺，平均為四秒公尺一；五百公尺以上，為七秒公尺二；約加大一倍；一千公尺以上，約十一秒公尺；一千五百公尺以上，增為十四秒公尺八；二千公尺以上，平均十八秒公尺，二月最大至二十一秒公尺六；二千九百公尺，平均十六秒公尺；三千公尺以上，均減為十二秒公尺七；地表摩擦力約零点五度每公尺，而地面全無風速，則以四角之一秒公尺一為最大。

第三節 雲南夏季之氣流

夏季五六七月，全省各地，南風占絕對最多數，自東南河口、文山、廣南、江城，開遠，祿豐，馬龍，以至東北之巧家，昭通，大關，永善；及西南之鎮康，騰衝。雲縣，以至西北之洱源，劍川，無非南風之勢力範圍，誠為熱帶氣流鼎盛之時，則南西風減少，南東風增多，蓋南漸氣流更盛也。

夏季仍保持最多南西風者，為佛海，宜良，昆明，曲靖，元謀，則初變易為南西風向，彌勒，澂江，大理，金江，運山，嵩明，富民，建水之西風；順寧之南東風，同春季無變動；獨僅豐之北風減少，增加西風，可見寒流之退縮；至保存北風之地，僅東北之鎮雄，西北之永平，有時大理北風亦著，是露出一部離解成高氣壓也。

高至夏季氣流，昆明出地面一百公尺，多南西風；五百公尺略同；一千公尺多西南西風；一千五百公尺多西風；二千公尺相同；二千五百公尺，西風間有北北東風，三千公尺以上，西風開始偏北東。

夏季為季風速較小，離地一百公尺，平均三秒公尺七；五百公尺，為五秒公尺；一千公尺，六秒公尺九；一千五百公尺，為七秒公尺四；高騎高處之速度減小；二千公尺反減為五秒公尺四；二千五百公尺，五月特多達十秒公尺；六七月減為三秒公尺七；三千公尺以上，五月為七秒公尺六；七月為六秒公尺二，良由雨季雲厚，上下層風向時變，多上升氣流，故風速隨高度增減，每不一致。

第四節 雲南秋季之氣流

秋季八九十月，南半球風多北向，仍以南風越於一切，自河口，文山，江城，開遠，澄江，宜良，祿豐，馬龍，以至昭通，及滇西之騰衝，詳測，其為南風流往順城；次則西風流盛，運山，建水兩城，進東之大關，永善，及西南之鎮康，雲縣，劍川；海南之江城，西風頻發尤加。

昆明秋季，風多南東與北東；大理，蒙江，同多南東與北西；廣南多東風與北風；佛海，曲靖，通海，開多北東風；彌勒，賓川，祿豐，同多南東風；巧家，鎮雄，永平，同多北風；富民多東風；元謀多南西風，皆由熱帶海洋氣團，即變性極地氣團，或熱帶大陸氣團，交織遇遲，始成秋雨之源。

高空秋季風向變動，出地一百公尺；惟多八月北風；九月南南西風；十月南東風；五百公尺；八月多東風；九月南西風；十月西南偏西及東北東風；一千五百公尺；八十月皆東北東風；九月多南西風；二千公尺；八月北北東風；九月西風；十月東及北東風；八月；二千五百公尺至三千公尺，皆北東風；三千五百公尺至四千五百公尺，轉為東風；十月；二千五百公尺為東北東風；三千公尺北東及東風；三千五百公尺北東風；四千至四千五百公尺，為東偏北風；標高至九千公尺以上，風向為東南偏南。

秋季高空風速：離地一百公尺，平均二秒公尺三；五百公尺為四秒公尺四；一千公尺為六秒公尺六；八月；一千五百公尺至三千公尺，同五百公尺無多變化；三千五百公尺至四千五百公尺，五秒公尺一遞加至五秒公尺九，隨高度增加甚小；十一月；一千五百公尺，為八秒公尺三；二千五百公尺，風速極大為十三秒公尺；三千公尺減為十秒公尺二；三千五百公尺至四千公尺，減為八秒公尺三；四千五百公尺，復增為十一秒公尺六；秋季在一千公尺以上，逐月遞加，以至冬季為大。

第五節 雲南冬季之氣流

冬季十一十二及一月，全省各地，南風西風，仍占最多數；多南風之地，為河口，開遠，曲靖，瀘江，宜良，祿豐，馬龍，昭通，鎮康，鶴衝，景東，賓川；多西風之地為江城，文山，建水，晉寧，羅次，建川，鎮申，洱源，劍川，祥豐，等處，是熱帶暖流仍盛行於冬季。

多南西南東風之地，為金江，長明，順寧，曲靖，墨江，富民，大理；亦屬熱帶暖流勢力範圍；碧連堆，水等，巧家之多北風，是由四川盆地南下之極地寒流也。

冬季由雲藏高原下降之大陸氣流，頗能深入雲南東南部，如大理，允課，潞江，以至南遷之各北西風；永平，保羅，雲縣，騰衝，以至佛海之多北風，並循橫斷山脈下降之氣流，有焚風作用，而時猶且為寒流之氣流之相合。

由南盤江下游侵入之極地寒流，顯著於廣南之多北風，及通海之多東風，來經貴州山地。

高空昆明一月；一百公尺多南風；五百公尺為南南西風；一千至二千五百公尺，轉為西風；三千五百公尺為西南西風。

第六節 雲南氣壓與航空

泰西百年中之氣壓絕對最高，與絕對最低，三十一年度，為五八二·九二四五六八·六七公釐，絕對差一四·一五公釐；一百中最大陸在二月為五·二六公釐；年平均為五七四·五一公釐。

七・二公尺，是此變率僅然合昆明太華山二分之一；年平均為五九六・二六公釐，年變差為五・二一公釐。

昆明高空氣壓，在垂直方向中之分佈，十二月至二月下午探測紀錄：地面八〇七頃；高一百公尺八〇〇頃；五百公尺七六二頃；一千公尺七十九頃；一千五百公尺六七七頃；二千公尺六三六頃；六月至八月：地面八〇三頃；一百公尺七九五頃；五百公尺十五八頃；一千公尺七十七頃；一千五百公尺六十五頃；二千公尺七四頃，可見夏季兩季平均氣壓差別，有五百公尺以下，冬季高西至七頃；一千至二千公尺，相差一過二頃。

第七節 高空溫度之變化

昆明氣象調查所觀測之十二月廿日九時五十分，所測地面上四度；四時半於五時十三・一度；四時半於六時二十一・六度；一千公尺八度；一千五百公尺二・五度；二千公尺〇・三度；二千五百公尺負一・八度；三千公尺負五・一度；三千五百公尺八度；四千公尺負十一・一度；四千五百公尺負十四度；五千公尺負十七度；五千五百公尺負十七・三度。

昆明垂直溫度之梯度：就冬夏三十二次觀測之平均數論，以地面上至五百公尺之層梯度為最大。冬季此層為平地溫度與之垂直溫度極度，五百公尺一千度減，五百至一千，又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之層，梯度為每百公尺〇・六五度；一千五百至二千公尺之層，梯度又增至每百公尺〇・九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下，冬季常有逆溫層出現，故其溫梯度較小；夏季五至六千公尺之層梯度，大於地面至五百公尺；而一千公尺以上逐漸減小。

逆溫層為垂直氣流之阻隔層，因共上下之溫度差別甚大，空氣暫上層縮小，而下層溫度，暫足使以上升性難減小，惟不能再升，且，亦或爲盛行之阻絕層；且逆溫層為時令寒流所為之高溫，故其在垂直上之意義頗大。

昆明之溫層之高度：被出現二十六次紀錄，下午七次，上午二十九次；上午地面上四次；高度在於八百至二千四百公尺，佔二十四次；四千公尺以上五次；下午逆溫層出現較少，而其高度則較大，無一次在一千八百公尺以下，六次在一千八百公尺以上，一次上三千公尺，一次上三千公尺。

昆明逆溫層之厚度：最大九百三十公尺；最小一百三十五公尺；平均一百至三百公尺；十二次觀測正逆溫層中，厚九百三

十公尺者，溫度增高七、七度之多；厚二百六十公尺者，溫度增高三、五度，是此層溫度遞增之梯度，達每百公尺一、三五度；其餘則次溫度遞增，即為可溫層。

昆明尚在可溫層底面，即該諸山之山麓，可以見飛機有結冰印象，二月上半晴天，高度二千公尺，溫度已在零度下，且有霜雪，三月上半晴天，丁半晴至一半多，高度一千五百公尺，溫度零度以下，約零下十六度；三月中晴天，零度以上，溫層出現，且有三千公尺之溫度，尚在零上，惟溫度溫度而之位置，仍在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公尺之間：

第八節 雲南天氣與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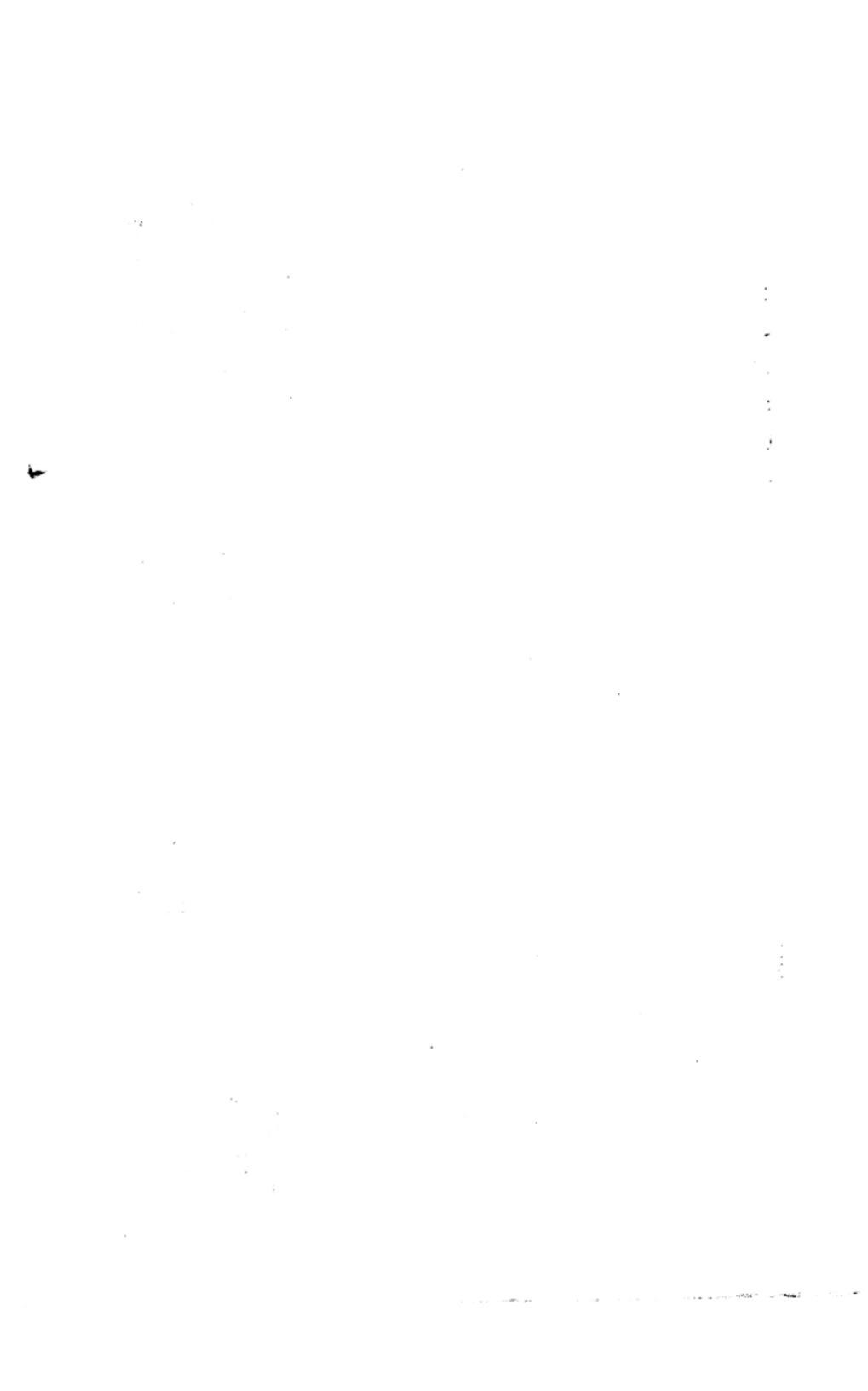
雲南氣候分乾雨兩季，乾季多風，土地乾燥，塵灰飛揚，飛機因落障礙，難起難降，飛程大受阻礙，航行有誤，甚勞建設。

航線雨日多寡，關係飛行計劃，重慶、成都、貴陽，各季皆多陰雨，年中雨天總數，約多於昆明八十餘日，故自昆明向東北與向東飛行，天氣轉變惡劣之可能性甚大，以冬季爲甚，由各地飛向昆明，則天氣漸轉晴朗；若自昆明西飛或南飛，雲南境內，片云不見，惟至雲南邊疆，瀘沽、洱海、河口、廣南，雨雲天氣，甚於昆明多，及至昆明、城南、昆陽、通海、曲靖，各月多雨，瀘沽海以南，天氣復變惡劣，故雲南環境省區，亦幾爲天氣轉變之根據，宜乎爲國際航空交通之中心，並建其空氣之基地也。

昆明有雨天數：十九年市區有雨一百一十三次中，只有重慶二十一日、二十一年有霧九十二日中，重慶只有一日，二十二年有霧四十一日中，重慶亦只一日；二十四年有霧一百四十日中，重慶不過三日，故昆明有霧日數雖多，而長春多數，誤度不大，妨礙飛行，影響着駕；大理冬季多霧，而各月能見度平均僅及二十公里，無礙視程。
雷雨有瞬飛行，人機感電，大厚雨雲，氣流擾亂，能使飛機突升急降；雲南多山，氣流易有強烈上升運動，故多雷雨，夏季特甚！昆明七八月最多，每月有至十數日，冬季最少，按二十七年夏，有雷雨三十六日；連雷雨十七日；大理春季雷雨，恆大風降雹，夏季六月多至十七日；金江極多，七月內有達二十六日。

視度分佈，關係天氣陰晴，能見度之遠近，及雲幕之高低，對於航空意義亦大；昆明市相對溼度，六月至十一月，平均皆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四月特別乾燥，僅占百分之五十七；七月多雨，為最潮濕，絕對溼度，七月達十二・九公厘；二月最低，平均為四・九公厘；冬春季變化頗小，五月至九月，平均皆在十公厘以上。

高空溼度垂直分佈：昆明春季，高空極為乾燥，有強大逆溫層之晴天特點，三四千公尺以上，相對溼度，恒降至百分之十以下，夏季潮濕，五百公尺上升，溫度即加，二千公尺平均已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冬季下午垂直變化甚小，地面已迄三千公尺，相對溼度不出百分之三十六，天氣晴朗，最便於飛行訓練也。



第一編 雲南邊務

張鳳岐

第一章 雲南在西南邊疆之地位

第一節 中國邊務之特質

我國歷史上治邊政策，可分為三時期：（一）自秦漢以迄清初，歷朝英君明主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世祖，清聖祖，太宗等，對外征伐開拓，極盛時期遠及東歐中亞南亞一帶。我國邊務，此期最拓最廣，故可名為擴拓時期。（二）自清中葉以降，歐美勢力漸漸，我以未現代化之國家，臨帝國主義之列強，清廷對藩屬及邊境又之胡參政策，一切寬縱弛，遇事敷衍稱靡，故遇列強以武力強迫我宗主權不堅，我雖持論正大，終乏以實力統籌全局之能力，聊爭既無，我則喪師失地以和。圖本動搖，原於外侮；外侮侵入，啓自邊緣，東北、西北、西南形成列強角錐蠶食之對象，至「九一八」事件而登極峯。此期稱為喪地時期。（三）東北事變予我國政府與國民以重大刺激。至此朝野始知日蹙國百里之危機。因制敷衍之非計。近年抗戰基地，僅存西北與西南。非開發不足以增加國力，非建設不足以鞏固國基。此為國運上之一大轉變。故可名為開發時期。

我國邊疆，昔日視為「徼外」，今則成爲國防前線，其所以成爲重大問題之原因有四：（一）由於外力之侵略。近代殖民地範圍事件，在在均足以威脅及分割我領土主權之完整。遠東有事，邊疆實首當其衝；邊疆告警，輒即危及腹省。（二）由於自然環境之障礙。我國幅員廣袤，由內地以達邊疆，需時在一、二月或半年，且均乏現代交通。西北如蒙新，則沙漠阻隔，西南如滇康藏，則均位於高原，山川梗阻，來往且須假道外國。名雖我土，幾同異域，此原於自然環境之障礙也。（三）由於資源之蘊藏甚豐。邊疆均係未開發之處女地，天然富源，蘊藏於地下，我未連覈，致啓鄰國覬覦。即以雲南一省而言，

遼東之獨立疆域地（大涼山主巴布涼山），西南之于二版納（車里）；並西之江心坡，並西南之卡瓦山，所據之屬四大壁，據域者，天產資源既盛且饒。車里地廣土沃，較內地產尤豐；江心坡與卡瓦山，適當新舊地層交接地带，礦產更饒。例如班洪所屬之爐房銀礦，實為亞洲石數之銀礦產區，今尚為中英界務爭執未列之中心問題。舉此一例，即知邊疆開發，即從有重大收獲。（四）由於民族之複雜，漢族自西北來，土著部族逐漸南移，幾經戰爭，同化過程而融合，以形成大一統的中華民族。惟今日邊疆部族，仍有保存其固有民族性者，且其文化生活形態各殊，於整個國家現代化，不無影響。

第二節 雲南在西南邊疆中之地位

雲南位於中國西南部，鴉片戰爭以前，自英併印、法取越南以後，我國西南之邊疆被撤歸而據藏漢桂之總督，應增置雲南就地理的、經濟的、軍防關係，略述雲南在西南區之地位如下：

(一) 雲南為撫制中印半島（印度支那半島）之區——雲南為半島之祖，諸水之源。以山為例，則越南之交趾山脈老撾高原。屬於雲嶺山脈之餘支。泰境之鈍佬山脈 (Deu Lao) 塔暖通靈山脈 (Thanon Thong Chai)，丹那沙林山脈 (Tensai) 以至馬來亞諸山屬於怒山山脈之餘支。緬境之卡欽山脈 (Kachin Hills) 南北掸邦高原，勃薩約馬山脈 (Pegu Yoma) 屬於高黎貢山脈之餘支。而上述之雲嶺山脈，怒山山脈，高黎貢山脈則均分佈於滇境者也。以水為例，則紅河為元江之下流；湄公河為調滄江之下游；薩爾溫江為怒江之下流；伊洛瓦底江為邁立開江恩梅開江之下遊，上述之元江，調滄江，怒江，邁立開江恩梅開江，則又聯繫於滇境，而為雲南之主流也。故雲南一省，實扼中印半島之上流，接泰緬越三邦之樞紐，其形勢高屋建瓴，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全局而有餘。(註一)

(二) 雲南為毗連泰緬越之區——此境異言，雲南東接廣西貴州，北界四川，南藏；西則與英屬緬甸接壤。自史迪威公路開通，駕空運暢通以來，日為通商之陸空孔道；南則與越南毗連。自清光緒中葉以來，法兼併緬越後，各省邊務，頗增複雜。「九一八」以來，我國親日仇華日烈。自一九四〇及四一年以來日本先後侵佔泰緬越三邦，且構成我西南抗日共地之經常威脅。日本武力終須退出中印半島。但就近五十年來雲南邊防史實所示，亦足以窺雲南地理位置之重要也。前清候補道台

姚文棟卒於英法比意使臣薛福成之命，由倫敦繞道親往邊境考察，其論雲南形勢，頗為扼要：「夫目論之士，以爲雲南遠荒徼，不關形要；而不知雲南實有倒懸天下之勢。由雲南入四川，則踞長江上流；由雲南趨湖南而據荆襄，則可勦撫北方，鎮寧天下，莫圖利病譽言之矣。况英今有印度猶何以爲後路之肩背；則形勢更勝昔日；英之覬視雲南，非一朝一夕事，夫雲南之得失，關係天下。」就中日戰爭形勢言，姚氏所論雲南之地理位置，實非過言也。

(三) 諸省地廣人稀者，全蜀苗疆，六一五、〇〇〇方里，在本部十八省中除新疆外，面積之廣袤，無有能比者。而人口則較少，位於全國次稀之省，據一九二六年郵局估計，人口約一、〇二五、五九一人。平均每方里約七十八人，較之比利時每方里六六四人，荷蘭五四五人，美國西八二三人，日本四百人；較我國人烟稠密之省：江蘇每方里八九六人，浙江六五七人，山東六一四人；均相差極遠。各省中較雲南人口尤稀者只甘肅（平均每方里五十九人）而已。又就全省人口分佈稽度觀之，亦至為不平均，而形成東南稠密，西北稀少之狀態。此蓋由於地形使然，西北高而東南較篠漠，而至維西，區分全省為東北高原與西南峽谷二大部；則此界線以東約佔全省面積五分之三之土地中，共有八十三行政單位：人口九一七三，九九一人。而此界線以西約佔全省五分之二土地中，僅有四十一行政單位，人口二、六五二，四九五人。

地險，原始森林廣袤尤富。總之，雲南大富極多，其確實統計，尚有待專家之調查與統計，及經濟部與生產局之開發為。

(五)雲南為學術研究之理想區域——自東西交通以來，西人來華取道冒險人漁探測者，年有所聞。歐人首先到測者當推馬丹寧羅。一二五三年元代忽必烈伐雲南大理後，馬氏曾暢遊雲南府，大理，永昌府，歸而著「東方見聞記」引起哥倫布探測新大陸之動機也。其後西人來華者踵相接，試略舉之：一七三零年之荷蘭旅行家 Van De Putt；一八四五年之 Davis；一八五零年之 Abbe, Hue 與 Gabet；一八五一年之 W. H. Smyth；一八六一年之 Captain Beckston；一八六五年之 Durand 與 A. Bent；一八六六年之 Major Shadler；與 Glazier 諸人；一八七三年之 Magary；一八七七年之 Macathay；一八七八年英人 Gaptain Ctijl 與 Captain Woodthope，及民國以來在滇作地理調查之多人 Joseph F. Rock，此數十人來滇目的雖異，或為遊歷，或作學術調查，或奉本國政府使命秘密探測。惟集等對雲南之地理，民族，天產……則確有實質之發現與精確之研究，最著名者如法人戴維斯之於鳥類，達普(Dapper)之於地質，夫人威爾遜(earson Henry Wilson)。英文胡克(Hooker)法人達拉瓦(M. Delavay)等之於植物，英人查理(Charles)之於礦產，均有詳細調查與記載。我國學者以科學家的姿態，作學術的探測者，似始於民初由英倫歸國之地質學家丁文江氏。此後學術團體與私人來滇研討者日衆，抗戰軍興，文化復興滇區，而學術上實驗探測，蔚成一代風氣也。

第二章 雲南與越緬泰之歷史關係

第一節 漢越之歷史關係

越南，古交趾地，一曰交州。唐曰安南。交趾之名始見於戰記，稱：「南方曰驕離頭交趾。其俗，男女同用血浴，故曰交趾。」後漢書南蠻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百雉。」黃帝時，建禹甸以交趾界於西南，地有貢物之說。晉書南蠻志：「定南方交趾之地，其時南交趾等之南蠻，皆是其地。帝舜發號於崇山，唐時名其地曰崇州。即今越州之又安也。禹別九州，百夷為揚州域，交趾屬焉。」

成周之時，交趾稱曰越裳，誠之名肇始於此。周公居攝六年，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見百雉。此爲越南入中國最早之時。秦始置交趾郡，開頸外，置桂林、南海、象郡。象郡即今越南地。

秦亡，趙尉佗擊平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漢高帝十一年，趙佗與南越王尉佗謀反。漢高帝十二年冬十月，遣將軍陸賈立佗爲南越王。漢武帝元鼎六年冬十月，遣將軍路博德、馮奉世、周彊、陳建等擊滅南越。南越王佗降，定為九郡：以烏程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越南北圻境內。交趾郡治瀘縣，分爲河內省。九真郡，治胥浦，今爲清江省。日南郡，治坐吾，今爲國都富春省。

東漢興起，光武帝建元五年冬，交趾將鄧讓與交趾太守錫光，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光武帝建元十六年交趾女子衛側及其妹徵豐，琅邪，九真，日南，零滄、交趾皆響應。自立爲王。越二年，帝遣伏波將軍馬援，率兵討之。次年四月破交趾，斬徵側、征豐，安其餘平。

武南史地輯要

○首納款至軍，貢方物，詔封吳氏爲安南都統使。乾隆時，安南內亂，兵敗。黎莫南之卒莫次，達濟明季，幹羅九十三年，清廷命吳三桂、總督許三綱，提督許世亨出兵討土酋阮惠、惠敗走，克服東京。惠復來偷襲，奪渡富良江，許世亨以下皆擄溺死。惠乘勝，時惠方與暹羅搆兵，聞暹羅朝貢，恐乘其後，遣敏闥謝罪乞降，改兵元光平，五十五年，光平親駕來朝，祝乾隆八旬萬壽，宴熱河山莊，班親王下，郡王上，賜冠帶，封安南國王。光平之平越也，以兵擊滅，國帑虛耗，商船不至，乃遣烏槽船百餘，招中國海盜入寇，關禁江湖各奏堵海盜，屢有安南兵將及總兵敗印。曾黎氏瑞農附王（老撾）阮錦映乞歸暹羅，得法蘭西之援，克服蘇耐等其官員舊都，並收海賊免扶蠻等處，並陳交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經（光平子）封冊金印。清廷詔：恭院氏父子納叛之罪，因勅兩廣總督吉慶赴粵南調，勒責捕縉，俟禡映攻復安南全城以聞。時老撾四軍事也。七年，推扶映東京，歲有安南、老撾侵入，總督鄂大華、提督劉公、御史翁兆龍、布政使尹南，不忘此守，名以越南名國。清廷詔封阮錦映爲越南國王。閏仍六年兩貢金印。自是越南屬中國，直至光緒十一年，中法越南戰爭爲止，朝貢不絕。

第一節 漢繩之歷史關係

「國朝至是」，是說從宋太祖開國到宋仁宗時，中國的版圖已擴大到極點，而當時的南漢、荆南、荆湖、湖南、荆贛、福建、廣南、荆楚之類，都是之類，宋朝之類，又稱南洋，乃其王地。」
西南夷有哀牢國者，其俗皆裸形，居山澤之間，嗜種火，謂謂之火太守，猶猶火神求內附，武帝封之為君長，自是每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禪都率其子子侯等五萬戶降，於是立五郡，即武都郡、建寧郡、南平郡、南頓郡、南豐郡。建寧郡治南頓縣，南頓縣治南博南縣，縣治谷州。建寧郡治南頓縣，南頓縣治南博南縣，縣治谷州。西歸州治南頓縣，舍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源出於水。《計量》：漢元鼎六年，徵外郡兵，國平地，由謂之東越，奉國珍寶，扣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郎綬錢帛。《註四》：撫國與中國交通最早之時，朝貢我國，漢代即皆其體。

唐貞元時，蘇軾復讀李東壁之書。其上聞首多不曉，急取筆心寫之。八年後讀其舊稿，悉已忘之。塔內置石碑爲記。太保物。（註五）

元代與薩鈞通，自稱祖有八世姑。是年冬，撒答闍等皆宜必思司都九帥府，並乞賜脫因答便納爾，詔許其至內附。然猶入阿朮答不內附，頗仇阿朮，舉兵攻之。阿朮急於中國。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

理路總管信苴日，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浦驍、阿昌、金剛木附部族。駐劄南甸。會勿都以兵寡不敵，十月逃歸。南路總管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軍三千餘人從緬，招降緬邊羅甸。十七年四月世祖再發川軍萬人，命禦刺海領之與前所遣將，討伐之，是爲第一次征緬。二十年九月，又命宗王相魯王見、緬綱，從南甸直抵緬都，克之。是爲第二次征緬。至元二十三年世祖又命張衡、尹先禮、木耳、張成通兵至浦江，率師七十騎，經平定，歲貢方物。是爲第三次征緬。先後凡三次，均討平之，朝貢不絕。

明太祖即位，遣使諭緬甸內附。洪武二十六年，八百國使人入貢，嘗緬遊其地，以還不能自返，太祖詔以南緬土卒一百至八百，頒示詔書。於是緬王遣其叔教南緬刺史洪方等、二十七人，置緬中宣府使司，以土商卜刺漢爲使，附代號洪方。洪方，緬人也。洪武三十一年，太祖使人詣緬及百夷問疾，諭發廩糧。八詔六十四歲成化十四年，詔鑄銅索號鑑，臺里、章貢、木板關川分治。帝斥之。滇緬界務之紛紛，在明時即已甚端。惟當時中緬所宗屬地位，尚具列小

清乾隆十六年夏六月，茂縣銀廠廠主石屏人吳尚賢說緬王莽哈囉以其甚表文及捺金塔額數十，乞圖求貢。滇省撫按奏。請准阿喇奏，得旨准貢。凡一切接待事宜，均照各官員使之例。清高宗總理本和殿受便臣朝賀，錫予緬王緞帛玉器有花。十月貢使回鶻，而勦討發生內亂。其事與鑑所有關。緬王既死，清王汗根中斷更易，事失宜，遂閉門犯之。至三十二年十一月，緬兵授孟連、耿馬車里諸內屬土司。官軍三路俱收。清廷命陝督噶旗調任督憲，戒欽不稱。欽人任乞濟長，分軍出雲南，縱掠永昌勝城邊境。應瑞建議和，緬人仍進侵。清廷另召納將軍孟慶移督撫貢。三十二年十二月，明營破緬，大破緬兵於蠻結。次年引還，續兵尾追，清軍大敗，而明瑞誓以身殉。三十四年七月，清廷命大學士傅貴為經略，阿桂、阿黑支為副將，再大舉。孟拱、孟養士司皆迎降；十月，清軍渡江抵緬界，出金沙江，大破緬人於盤募江。知縣耿旺拔乞和，清軍將帥多染病瘡，爭請罷兵。議和約二點：（一）緬甸對中國行表貢之禮，歸俘虜，返土司侵地；（二）中國以本邦，盤莫、孟拱，雲養諸部人口，付還緬甸。約既成，清軍引退。三十五年，緬老官屯酋目穆書索木那、盤莫、孟拱三土司，演督阿桂遣都司蘇爾相普徵答之，復被扣，清軍未大舉，遣偏師擾之。明年，金山叛，阿桂赴四川，護方亦西南用兵於邊境，而邊禦遂滅於緬。其後連繩復國，與緬構難，緬乃思附中國。五十一年清廷詔封鄭華為通緬國王，續僕懦交集。次年，緬王齋金襲表

秦金塔。一作點綴門。又刻諸番錢財物。或稱稍賈入貢。五十五年，值高宗八旬誕辰，綱王孟云遣使朝貢，乞敕封。詔許。綱王孟云爲相國。五年定十年一百。此爲清廷正式冊封綱王，承認其爲中國藩屬之重要事紀也。於是以後，中國與緬甸即爲宗主國與藩屬之關係矣。康熙十年秋，總理員表，文書皆以印制，無甚考究。故謹錄之。是年冬，綱王即請求貢，繼更以序貢期卻答。自是編亦稱例，奉行不絕。而西南邊無緬等處。迄光緒十二年，奏准停止。職真遠矣。

第三節 漢秦之歷史關係

此區域後，遲經之國肪形勢未受制於人。西北之稱匈奴南控邦諸原，北張南平原露出一千公尺以上，為歷來綱領用兵最重要之門戶。歷史上遼繩兩度亡於匈奴者，其地理之原因在此。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八七年）繩人侵襲，退京淪陷。國王伊克塔誠敗歸將蘇格依，遂得復還，定居都靈省，而余充貴代遲羅立國之基。乾隆以後，迫使朝鮮消滅，因太平天國之役始中輒。光緒十年，中法戰國為遲羅所破，次年奉天撫民降。中國西南藩屬遼羅、延羅為中國東主而獨立。

中法歷史關係之重心，與八百媳婦國有關，請略述之如下：

歷史上方等中統集卷一御有若干宋子機屬我之小部落，如車里、木邦、孟養、孟銀、老撾，八百媳婦等，境地既小，兵力亦弱。自清中葉，法勢力侵入以侵，本邦滅矣。即景神（即景神）隨滅亡而歸附於英，老撾（即南掌國，或撲掌）亦於一八九三年之役由遼羅割讓於法。現惟有車里為我國唯一僅存之宣慰司，已改為縣治。（史書舊有六邑之稱，今僅存此）。八百媳婦之境遇，景神、景頗、拿莫之地，則仍屬遼羅而成為華北之重鎮。八百媳婦，兼傳部長有妻八百，各領一羣，故名。其地自古不通中國，元成宗元貞二年，雲南行省置大徵里地（即車里）與八百媳婦大約相錯，今大徵里胡念已降，小征里復占據地利，多相競掠，乞制備一司。從之。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相胡弄助胡能，又號禪甸，車里告急，命雲南省以二千八百媳婦為小車里前哨所管，以兵五萬與胡龍司土官及大車里四念之子漢納爭地，乃命劉深以二萬人討之，用兵殺之。仁宗皇慶二年，始受撫賈驥驥及方物。泰定四年，驥驥降于察罕那烏，招諭八百媳婦，發招三斤來降，因置官守其地。降至順治廿一年，遣人入貢，遂致恩賜。永樂三年，設軍民威武司。正統十一年，裕八百大甸宣慰司金牌信符各一，蓋此前所給牌符為遼羅國憲兵焚燬也。成化十七年，安南製造已破老撾，賴馬取於車里，則會兵攻八百，其兵舉死者數千，凡百國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交人敗還，明帝命雲南布政司給銀百兩絲幣四表以獎之。嘉靖年間，八百為繩所併，其酋避居山線，名小八百，繩應裏以弟應麗居景遇城，倚為右臂。萬曆十一年，附繩人入寇至姚關，為鄧子龍所破。此後，常附於繩，而向其同族之遼羅進攻。組人每次對遼用兵，必先規取八百，以利用其地形，狼狽，與人力，遼羅因而亡國者二次。降至清代，車里與八百邊境發生二次紛擾。第一次在嘉慶十七年，讓雲南通志稱戰遲羅于麗人（八百部落之名）以追繩為名，進至普寧；又以一千餘人，營構瀘陽江口，遼為聲援，欲擾撫宣慰遷政恩寺。總兵朱勳什，撫南道布政使以

兵威始退。又刀永和率麾下數百人至九龍江，稍奉頭緝，上命來使，時總督胡宗奏明令諭進諭國王，准其約不妄殺，毋許犯境。次年二月，臺子嚴退出粵，入京。第三次，指揮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所率軍士于廣州日，自同天子日，來至中國，詔言遇羅國王聞乃太尉有將擄掠地土，投外洋國之事，因來請罪。大臣奏道飭旨，諭以誠，諭諭南無歸心，以杜後患。又諭諭勿再犯，如再犯，必當嚴懲。此後遂無歸於中國。此中誠讞於八百媳婦落之後，中華山社註一、新動向半月刊第二卷七期：佛學家（續編）係要。

(Szeinao District)

註三、後漢書卷一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一至二十八頁

註四、全上 第二〇頁

註五、舊唐書卷四八九，馬國列傳！

註六、明史，卷之五列傳：雲南土官都僕官屬。

第三章 中國藩屬越緬泰之喪失

第一節 越南藩屬之喪失

法國向東方尋求殖民地。遠在十八世紀之際。法國當時在亞非兩洲之大部份，禮與英荷美。爲英所敗，力轉而謀我中國。當清政府之朝鮮。以爲喪失印度之補償。法國侵略越南之動機有二：一爲謀我兩廣之併吞；二爲謀我西南兩省之開放，藉求通商與其之利。茲請先言第一點：

法國侵略越南可分為三步：第一步，以武力侵佔南部；據嘉定、定福、邊和、永隆、安江、河邊六省，於一八六二年，與越南締結西貢條約，約中第三條規定：越南非得法國許可，不得割地與他國之約。一八七四年法軍藉端發案，復攻漢內，順

之，另訂法越和好條約，沙國承認越南為日本屬地。第二步，法軍以武力進攻東京，迫使都賴紀。於一八八二年逼越簽結條約，使越南自認為法之保護國。於是慈禧之顧憲章；無非中國失國之同意也。於是第三步法獨軍事外交並用，求中國放棄越南之宗主權，遂有一八八五年中法越南之役。

清廷之於藩屬：平時既不干涉其內政，對外聲譽及財源，亦未早加顧慮。及至英法聯軍，始甚為後。其對越事亦然。當時雖訂立西貢條約，誠王駐土非上等，而清廷無所取，故疏焉。又清法既再訂「和好通商」後，辦理衙門尚未決定是否助越之舉，初法總理蘭葉遜（M. De Freycinet）答以法國在東京無任何公關。是後徇法外議，一八八二年一月外吏爾必達等以法國在越南有自由行動權。至是我方應付越事，頗感棘手。廷諭各省督撫李鴻章、左宗棠、張樹聲、劉長佑、裕庚、倪文璽、杜瑞麟等參議覆奏。仁者見仁，意見不一。北洋大臣李鴻章認為：「蓋使越為法所併，則邊患伏於將來；我與法爭，則兵端開於始供。其利害輕重，較然可觀。」（註二）處此和戰兩難之中，「只有虛與委蛇，相與觀望，以冀因應之方。」此李相對越事之根本方針也。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中法的越東洋行在牛津街。五月二十日李相與法使葛羅（Groux）會晤於牛津，訂立歐定三條，是即李寶協定。

一、中國將寧南廣西境存屯兵之地遷出，去國本境，更置境外若干里之所，法國的表明「無無侵佔中國土地」之意，並將毫無貶消越南國王治權之釋，切實申明。

法國得自海口以達廣海，通一河路，以保勝（新嘉坡）為中國境地，開之為通航。三、中法兩國家在雲南西界外，紅河中游之地，駕翻定界線，此時中國總領事與法

清廷大體同意。不料法國內閣人事變動，新總理茹費理執政，對越事採積極政策，撤回公使寶海，並於次年（一八八三）四月二十六日向議會提出增加軍事赤字和軍械補助。五月二十五日議會通過之。我方以和好無望，遂不得已而藉備邊防。

第十編 雲南邊務

法軍與駐越劉永福黑旗軍接戰，而仍留法公使說里古於上海，以示並未斷絕國交之意。七月法海軍攻越南都順化，克之。晉越王另訂新約十三條，是即一八八三年順化條約。約中規定越南為法之保護國，即與中國交涉，亦須由法主持。自是法越從屬關係定，我所恃者惟黑旗軍而已。李相認為助劉抗法，可暫而不可久。仍力持與法避免正式衝突，並商請總署王大臣，草定相機收束之策。適粵海關稅務司德瑞琳（G.Letring）進行私人調停，而和平交涉頓現曙光。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四月，李鴻章與法軍艦佛爾太號（Voeta）艦長兵船禱諾（Captain F.E.Soutier）、相將於天津，訂立「中法會辦兩國條款」五款，是即「李福協定」。

第一款：中國兩界毗連北折，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並戒他人侵犯情事，均應即予諭助。

法越所有已定各條約均遵不問。

第二款：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在邊據，不謀有侵佔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之折各防營即行收回邊界，並於有法越與內地官吏聯繫那裡，並約明後日遣其使臣議定詳細內約各款，務須格外和衷，期於法理並務極為平妥。

第四款：牙廣約定，將來與越南議改條約之內，決不插入協礙中國威望備函字樣，並以此前與越南各條約並無果敢者，並戒銷廢。

第五款：此約簽定後，中國各派代表於三月內商定頒行細則。

上列條款，細繹其意，含有放棄越南勝負及允許法人在鴻通商場點。四月十五日諭旨謂：「所擬五條，不索兵費，不入疆境，其餘各條均與體氣無傷，事可允行。」法方駁說軍於月初一日前往觀音橋（在瀘州附近）船首調查，並即放砲，我軍未奉令撤退，遂抗拒，法軍大敗，於是法方責我違約。其實李福兩軍並未同意成立攝英利期及地點之附約，涼山之後可謂出自雙方誤會，然法方仍採韓復之策。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六月十九日法軍攻台灣，居所，殺之。七月六日（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拂廷被迫正式向法宣戰。海上我敗基隆、淡水，獨者馬尾船被燒，船被焚。由於誠矣，法軍直迫諭山，十一年正月四日諭山失守，二月我克離諭山，法軍大敗。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七月十七日，總稅務司赫德致函總督，謂：法國願從他國諭斷之議，英國亦願執調停之任。清

廷亦頤轉圜。總署復命赫德與巴黎外部電商辦理。駐中國駐倫敦稅務司金登幹(Tanies Duncan Champeb)取道巴黎與法商談和事。法政府派畢樂(B. Bibbot)與金會商中法停戰事宜，遂訂立停戰條約：「(一) 中法兩國均願施行津約；(二) 彼此停戰，法國立即解除台灣封鎖。(三) 法國派一使臣到天津或北京商議簽約事宜，並決定兩國撤兵日期。」中國議和辦法，係根據赫德交來法外部所擬詳約十條，皆本上年津約之意，略加增減。李相復與法使巴德諾(Patenotre)覆加核定。兩方代表訂于四月二十七日簽訂「中法條約」，越事遂告結束。從此越屬已非我有，西南邊省藩籬已撤矣。

X

X

X

X

X

法國侵據越南之動機，除上述謀越南領土之吞併外，尚有另一目的，即謀我西南各省之開政策。中國與外國通商，以腹地較晚。西南諸省，如滇黔蜀等省，天然富庶正待開發，實為英法所注視。欲開發西南腹地，除由揚子江航運外，惟一途程，莫為開拓雲南。通入雲南之路有三：(一) 由廣州直溯西江而抵廣西百色，以達雲南。(二) 由邊境之要谷(Bungkong)或由緬甸之仰光(Rangoon)以至雲南之惠那清洋。(三) 由惠那東京湖紅河(富良江)而上，以達雲南蒙自。(註五)此三路中第一路系在中國境內，中國無無定漢人。第二路則為英國獨立經營，英國印度政府於一八六八年首派大佐葛萊登(E. G. C. Gladden)任發撫辦，次年大佐葛萊登(Colonel H. R. C. Gladden)任第二任之撫辦，繼之錄有英人馬洛理被殺事件。(註六)至於第三路由東南湖紅河以達雲南，則為法國所摩年經營者。一八七二年法人托布(M. Dubois)探測雲南。(註七)凡所均為漢人開拓雲南之史實，非好抑或，非不悉也。光緒七年十二月曾紀澤奏云：「法、觀瀕越南，蓄意已久。緣設譯約，割據西貢，東詔春等處之時，若吾中國欲守得公河以直達雲南，其後見勝二水漫潤，多虧不能行動，遠欲佔據越南東境，由富貴江入海口，以通雲南。添購船隻，增設兵備，則吾人當急為籌計。」(註八)光緒七年十月又奏稱：「本據法敵，若化其全仇敵土，必膺辱處極深。後患堪虞，具紙呼為尊旨諭諭下諭，紅河通行輪船，則國勢南海平定，中利害於斯。此非關係中國大局。」(註九)其後李鴻章與法使葛羅(G. Grose)密談，具招定，先後為開通航河及架設鐵路事宜，可考法例欲開拓我西南腹省之至意。一八八五年六月為日、法、英、緬結之聯法新約，並委各省有職者，各有六項之多。第一款規定中法約定各自勘覈；第三款規定中法勘界事宜；第四款規定勘界發給該照事宜；第五款規定內地通商開埠征稅等；第六款規定兩國另訂中法邊境通商章程；第七款規定法國在北圻一帶建設鐵路。中國據邊境踏時，向法人商辦。上舉二款，均與廣桂粵三省有關，自中法之役以來

法國在西南各省所獲之利益極多，且割定與越南東京毗連之中國邊省，為其利益範圍焉。

第二節 緬甸藩屬之喪失

道光六年（一八二六）英國興兵於卑緬，克之。與緬王締結媾和條約：割阿薩密、阿拉干、地那西林三州予英。英即併下緬甸於英屬印度；而置上緬甸為英國勢力範圍。（註十一）英既得下緬，頗引起法國之嫉。清光緒初，法侵越日急；因懼英勢力北伸，法亦由東京向緬甸東部侵入。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法緬緬攻守同盟之約：「法國代緬王擊諾競王位之王兄；緬王以湄公河以東之領土予法」（註十二）英法勢力之膨脹，暗鬥日強，英遂決定吞併北緬。會緬王與孟買英商緬甸商業會社有債務糾紛，緬制令英商歇業，印度總督為之調停，緬王不應，英遂攻緬，克之。時光緒十一年，中法與越南之役，均戰勝也。

方英國之興兵上緬也，我駐英使臣曾紀澤、直督李鴻章均悉英對緬之企圖。曾使向清廷建議我國西出騰越數十里，取八音據怒江上游以逼歲，使英勿近瀕界；同時並與英談判緬事。清廷僅飭設法調處緬局，並諭向英外部聲明，願保我朝貢之邦。英方七月中附上邦證據，及在緬境利。曾使向總署詢乾隆五十五年賜緬王金印式樣，轉交英外部翻看，以為屬郡證據。英因歲法侵越，不允存續，經曾使力爭，外相沙里伯（沙侯 Lord Salisbury）尤另立王管教，不管政，照舊朝貢中國；英則撤政。若中國贊成此意，則以後專圖界歸，商務。沙候並以正仰張情面立誓：誓於清官寬待英為要求。總署大體同意，曾使方謂英外相始拓界事，認即英外相更換，不肯踐言。另議：續司貢祀，由緬王備前王應貢之物，派員呈進。又凡莫不允歸我，但允於大渡江北，誤一肢歸我，使我得航伊洛瓦底江，且得通海。南京等處，仍歸我有。我對此抗議，然無效。因此暫停會議。適值英主與「中英尼景條約」內署簽，「派入人減一堅謂我國尤行，總署恐勞一枝節，對緬事，遂與英妥協了。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六月十七日我總署與英國前署使臣歐格訥商訂草約五條，即由我使臣劉瑞芬在倫敦互換，是即「中英緬甸條約」。該約既成，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英屬緬甸果派員攜貢來華。及庚子事變以後，中緬即並此名義上之貿易關係，亦斷絕矣！

第三節 遷羅(泰國)藩屬之獨立

遷羅者，以遷降於黑解得名。時瓦頤字至正年代也。明初始受封，世貢金幣表，與稱世仇構兵。清乾隆時，國都遷地亞當爲撫民，並遣有鄭昭、梁人也，始合向志為遷續就，復歸地亞。會英王子亡是東埔寨，改封堅羅國王，故都堅羅。俄招被獻，其弟堅方統兵在外，入討而即位。嗣以高宗五十五年貢帝壽·堅羅。十年一貢，如經司。嘉慶間，會上表以改稱發勝告，仁宗諭奪之。光緒十年，中石爲越事失和，次年英乘機併緬甸。我西南藩屬盡撤，遂離中國而獨立。厥後版力東漸，其南境舊柔佛部、新嘉坡、麻六甲皆內屬，西南吉德部，諸都領，先後爲華人制據，復於北境扼湄公河之上流以通我雲南，法人亦於湄公河東地會聯越南爲辭，迫遷羅割讓，遯不能抗，遂許之。英據其地，滇緬交通，因與法協議，于一八九六年六月十日在西敦訂立英法協定，由兩國互約尊重遷羅之中立。近四十年來，遷羅遂得在英法均勢局下，得免於瓜分之局，而成為緩衝國的地位。

暹羅國王傳至第七代，均採君主專制，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政變，始改為君主立憲制，組織人民議會，成立內閣，推原任陸軍總司令丕耶拍鳳為國務總理，少壯派軍人首領披紋任國防部長，一九八三年變披紋以陰謀而自兼國務總理，遂雖遂成軍事獨裁國家，對外以疏遠法，親日，反華為政策。美名記者約翰根寧曾慨乎言之：

「中國對日戰爭，與日本在東南亞勢力之擴張，形成遷羅之一嚴重問題。遷羅具有介乎緬甸與新嘉坡戰略據點之稱號，退日兩國均明悉之。遷羅不敢得罪日本，因之遷羅國策是多邊的矛盾的：既恐懼日本，而又欲討好於日本。」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事變爆發，迫使(泰國)正式加入軸心，而追随日本對聯合國交戰焉！

(註一) P. T. Morse: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P. 321.

(註二)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三·北洋大臣李鴻章奏法、越交涉統籌全局摺(第三頁)。

(註三) 史料卷三零·總署奏摺第三四頁一一三五頁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 (1871-1914) Fer Servos PP. 560-561.

(註四)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P. 350.

(註五)郭松齡著《中法戰爭》，論法事者。

(註六)Mores: Int'l. R. P. 184-285, May 1904 (卷之二十一) 1904年5月1日，P. 251。

(註七)Heral. Cor. Note: I. a. Conf. Extreme La France et la Chine, P. 1.

(註八)E. G. M., Memorandum spoken of Republic in the Far East, P. 73.

(註九)會通報公報書卷四，第七章第200-210頁。

(註十)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六，總理衙門奏摺對法人謀殺事件，奏摺件。

(註十一)Mores: I. P. 252.

(註十二)上。

(註十三)Foreign Affairs Quarterly, January issue.

第四章 法國在我西南之劃分「利益範圍」

法國獨得越南，英國佔領緬甸，兩國均欲開發西南，侵略有道。是以相告於印度，為開埠事，並在中國於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五日由英外相沙力斯伯與法國駐英大使顧爾爾（Alphonse Courre）訂立「英法協定」或名「印、顧協定」；其第四款：「滇蜀利益均霑」云：

「英法兩國政府：承認各依據凡緒二十年二月中英續議滇界務商務條款」，及光緒二十一年中法續議界務商務條款，兩國在滇蜀二省所享利益，及將來所得利益，共同享受，並互相扶助進行。

依當時遠東局勢言：因俄法同盟之存在，英國深感揚子江流域之利益，大受威脅，而法國向中國要求建築諭山與龍州間之鐵路，亦已成功。清廷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接受法國要求。（法一）此為法國在中國西南鐵路政策第一次之勝利。英備腓力，約瑟論及當時英法在華之角逐及此協定之由來云：「法國在中國西南之廣東、廣西、雲南等省已樹立法國範圍基礎。此等範圍將變為印度支那之實質範圍，法國之擴張勢力乃獲自條約。法國可以在華邊境通商，擴張鐵路入中國境內。」

享受採礦優先權。英國政府當局深知獨佔的經濟支配，實為政治侵略之先聲」。（註二）所謂私屬地當，又齊羅爾亦云：「深入滇黔，雖可與英屬緬甸、及英國商務機關據地揚子江流域，分庭抗禮。法國勢力北上雲貴川黔，南下滇桂，而居其間之英國利益，即消滅矣」。（註三）法國政府若能實現，則英國印度通華之路，即受阻礙，日威加印度為之，印度被威脅之路有二：一曰過境（泰國）；一曰滙蜀。為維護英國領土安全計，乃向法國提議通緝中立化及兩國共享之議，是即法國所定之由來。此協定本在以聯合作精神，互謀利益；然協作政策，終未能堅持到底。於法之經義我所南各省，仍分道揚鑣也。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法國總署與駐華法使呂班（Dubois）據文聲明中國不割讓桂粵三省予他國。法方所提理由為保

全中國領土之完整，是即法國明文要求中國西南兩桂粵三省為其利益範圍也。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法日兩國簽結法日協定，法方代表為外長畢勤；日方為駐巴黎大使栗野義一郎。約文確一款如下：

「一、法兩國政府，因尊重中國之獨立完整，及各國在華商業與人民同等待遇之原則，並因在與兩國所統治保護及佔領土地接壤之中國地域內，對於秩序與事物和平狀態之保障，有特別之關切，故約定互相協助，確保該地域內之和平與安寧，以維持兩締約國在亞洲大陸各自之地位與領土權利。」

據日本外相桔谷四郎總督記對此協定解釋云：「最初日協定序言僅舉及日戶兩國主張，但在標榜之餘文中，有些地方，頗含有勢力範圍之意思」（註四）。除此公開協定外，尚有一締約換文，即分別兩國在華之勢力範圍，並今未公佈。據據法國駐日大使施阿爾之使日筆記，曾述及換文內容：（註五）

「在談判結束時，林董子爵請會同法外長畢勤互換文件，聲明兩國在華之權益範圍，於兩國皆有裨益。是時並未阻止此項建議。於是同意以簡易換文，確定該項範圍。關於法國者為廣東廣西雲南三省。關於日本者為福建及在東北日、本有特殊權利之滿蒙。此外林董子爵並向余轉明，法國前此在福建既得之權利須廢棄重申。」

施大使為參與談判之一人。其筆記所載，自可證實。日標文之存在，在法之得利於華南之安全保護，同時確定在華勢力範圍。與公開協定之所謂尊重中國獨立完整及雙方平等云云，均完全相反。自一九〇四年五月法印庚辰和約與日本另締結東京協定後，越南局勢已發生變化。蓋中國與日本早已結仇。中日及日法間有關中國關係之一切存續而不復存在矣。然本款所定

之法國割分我西南利益範圍，其史實可考者，亦足資回憶耳。

(註一) Kent: Railway Enterprise in China, P.158.

(註二) Philip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84-1900, P.150.

(註三) Pooley: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F.P. 157-168.

(註四) Pooley: The Secret Memoirs of Count Tadasu Hayashi P.216.

(註五) August Gerard: Ma Mission an Gapon.

第五章 中英會勘滇南段未定界紀實

滇緬南段未定界之來源

英併緬後，中英於光緒十二年訂立緬甸條約後，滇緬遂發生外交關係。此約第三條規定「滇緬境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之語，實為日後中英滇緬界務交涉之濫觴。自訂約後，英納政府屢派幹員遍往滇緬交界，勘查地勢。我總理衙門及彊史均不知也。迨光緒十六年駐英使臣薛福成將英人於緬甸邊界密查暗探隱謀奏聞，十七年有對人山民焚斃華人之警訊，英人甚為我漢軍戶策等地以報復之。更遣兵駐麻陽壘弄，自是清廷始命薛星仲福成與英商定滇緬界線。光緒二十年正月（一八九四年三月一日）薛使與英外務大臣勞德伯力（Lord Rosebery）訂立中英續議滇緬邊界務務條款，此條款之第三條第三第四兩節，規定滇緬南段國界（即後來所稱之南段未定界），又第五條規定「江洪不得謀與他國」；其後光緒二十一年我國允許江洪地之猛烏（孟阿）一部與法國後，英即提出抗議，責中國違約，而另要求他種特權，清廷無法應付，復命李鴻章與英使寶納樂（Claude Macdonald）商談。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一八九七年）李相與英使在北京重訂滇緬界務商務續議附款十九條，並專據一條，以科平等地讓諸英國，以為補償。此附款第三條第三第四兩節所規定滇緬南段國界，與光緒二十年條約無異，茲節引如下：

Paragraph 3 and 4, Article III:

3. The frontier shall then follow the course of the river form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Sormu, which belongs to Great Britain, and Menting which belongs to China. It shall still continue to follow the frontier between those two districts, which is locally well-known, to where it leaves the aforesaid river and ascends the hills, and shall then follow the line of water-parting between the tri butaries of the Salween and the Mekong Rivers, from about longitude 99° east of Greenwich ($17^{\circ} 30'$ west of Peking), and latitude $23^{\circ} 26'$ to a point about longitude $99^{\circ} 40'$ east of Greenwich ($16^{\circ} 50'$ west of Peking) and latitude 23° , leaving to China the Tsawbawships of Kengma, Mengtung and Meng Ko.

4. At the last-named point of longitude and latitude the line strikes a very lofty mountain range, called Keng-Ming-Shan, which it shall follow in a southerly direction to about longitude $99^{\circ} 30'$ east of Green wich (17° west of Peking), and latitude $22^{\circ} 30'$, leaving to China the district of Chen Peng Ting. Then descending the western slope of the hills to the Nanka River, it will follow the course of that River for about 10 minutes of latitude, leaving Munglen to China and Monglem to Great Britain,自此兩約締結後，中英即派員實地覈定。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二十六年（一九〇〇）
三〇年間，分段劃界，北自尖高山起南抵南定河北岸共裁定界樁九十七號。南由邦榮裁定第一號界樁。直至車里第六十一號界樁，均已無問題。惟自尖高山以北（即北緯 $17^{\circ} 30'$ 以北一帶）則爲未定界。上引條約第四款規定「俟將來查明
該處情形稍詳，再訂界線」，是即所謂北段未定界，又上述由南定河九十七號界樁至邦榮一號界樁之一段界線，即條約中第
二條第三四兩節所規定者。光緒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間，我方巡南道陳燦，騰越鎮劉萬勝與英員司格德會勘。劉陳以蘇使界圖
爲據，頗着重於統屬關係爲標準之政治區域擬一界線是即劉陳線（黃線）。司氏則以經緯點爲憑，堅持蘇圖與約文經緯點不
符，另自擬一線是即司格德線（紅線）以條約所規定之經緯點爲憑。兩方意見相差太遠，致中途擱置，成爲懸案。民二十一年英方進佔尹邦，班個，戶籍，爐房，等地，邊事一度緊張。中英雙方，旋均顧循外交途徑之解決，而有滇南勘界委員會之

成立，即處上界事作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及一九三六年三月二七春，而於三七年四月結束，時英政府談判並取麥肯羅運，另訂新界約，此為兩國未定界之歷史也。

第二節 中英勘界委員會與任務大綱

民國二十三年粵漢事件發生後，中英雙方政府作終審上之裁判，英使館領事報告謂我外務總長，幾度商談交換意見，英方對稻段未定界之立場，仍主張以條約為根據，其約中較重要者，著潤則支流分水嶺並經緯度，尤應以此為標準。我方認為英方主張為我數十年來所不承認，且該約亦有錯誤，只可作為參照，不能作為根據，兩方商談結果，中方不堅持，則陳線（政治歷史線），英方亦不堅持同格德線（鐵路線），雙方同意組織中英兩國地圖勘定委員會，並由國聯監指派一小立委員主持調查，委員會之使命在實地調查一八九四年條約廿二條所規定之界線，並根據該約第六條可因實地調查而另提出修改，提供政府啟施。此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南京中英兩國之大臣及兩國會議員也。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我方外部兼外長汪精衛與英大使賈德幹正式簽換公會，中英政府同意接受任務大綱（Powers of Reference）。任務大綱有四要點：

(一)組織共同勘界委員會，兩國同意設立共同勘界委員會，以委員五人組成之，由兩方各派三人，並由國際聯監行政院主席選派中立委員一人該中立委員即為該委員會之委員長。如遇其他委員意見異數扭等時，該中立委員，有最後之裁決權。

(二)委員會之首次職責：實地察明並給出一八九七年條約第三條第3項第四項中所規定之界線，並於尚未獲得同一解

(三)委員會之第二職責：如發生彼等認為基於互譏刺於約定界線之麻煩，或據第六條所證明者，委員會應根據彼等實地觀察之情形，報告各該國政府，留待發聲。

(四)中英兩方委員，得將彼等個人之見解，提供各該國政府之發聲。上列任務大綱，可視為勘委員會之大綱大法。蓋本屆勘委會之組織、職責、及工作性質，均已明白規定。一九三五年三月

七年中英勘委會兩度上界，跋涉艱荒，而工作順利進行者，亦原於組織嚴密，職責分明，故也。吾人細究大綱，可得要義三點：第一，勘委會之中立委員長有最後之票決權。彼之地位，有似國際法上之仲裁人。中立委員之判決雖無最後判決界線之權，但其意見所在，即為委員會多數之意見，委員會多數意見所決定之線曰會定線。會定線為實地調查之結論，法理上雖為最後罷束，任何一方政府處置之權，然雙方政府在謀解決此段界務時，合事實上的結論而不談，將無妥協之可能。是故會勘期間，中立委員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辭，當為雙方委員所注目，職是故也。昔日劉陳，與司格德勘界，意見分歧，以無調人而中輟，此次即發前之警。第二，勘委會之報告書，以及委員之意見書，有關係政府「予以發還」而不受其束縛；換言之，委員會之工作限於調查，（Investigation）而非定界（Delimitation）。定界之權在政府，調查之責在委員會，惟勘委會勘報告書之結論，智會勘後，中英在南京舉行會議，所談判之結果（關於修改界線問題）俱得規定於一新協定中。是則委員會之報告書於兩方政府解決界務有重大影響，可無疑問。雖勘係根據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英方致我方照會第二件而得之認為也。

第三勘委會之首次工作，在查明一八九七條所規定之界線，是即會勘，條約線（Treaty Line），條約中最重要規定為經緯點A.B.C.沿滬分水嶺及地理名勝，查一八九七條約第三條三四兩節之文字有自相矛盾之處，如經緯點分水嶺所規定之經緯約中之地名不符（如公明山之位置是），我方外交部於班洪事件交涉中，已聲明條約，只可作為參考，不能作為根據，即因此故，條約線之解釋頗難有一定之準繩，若僅依英方以經緯點及分水嶺為決定條約線之標準為立場，則條約線與司格德線無大差別；若依中方解釋，條約線不能完全忽略，約中所規定之地名，同地名含有政治統屬關係，則條約線似應以劉陳線為是，此次視中立委員對條約中之天然線（Physical Line）與政治線（Political Line）之著重點如何以爲斷，又條約第六條規定實勘時「必有騎線之鄉村部落地段，勘界官員可量為遷改互易；倘勘界官員有不能商妥之處，應速將未妥情形，各報明本國國家核辦」。任務大綱中規定勘委會第二職責，即根據於是。勘委會若發見條約線有截斷政治區域之處，可提出修改線（Modification Line），提供兩國政府商量。

吾人既明任務大綱應知此三十餘年之歷史懸案，即起因於一八九九—一九零零年劉陳與司定界時，對條約解釋之不同而破裂。今日續編兩段界務解決之根據仍本脫一八九七年條約之底氣。回溯光緒三十年我總署重提勘界之議，英方置之不顧，今會勘本界亦舊調重彈贏？

第二節 會勘工作述要

中英會勘調編南段未定界委員會，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齊集片頭。開第一次會議。至次年四月十日共舉行六十八次會議。因雨季將屆而休會，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二屆會勘在老撾繼續舉行，直至四月二十四日在邦泰結束，開會自六十九次起，至百十六次。兩方陣容甚整，我首屆委員爲梁宇暉，尹明德，參議張祖義，秘書主任李麗嶽兼中英研究院之民族調查專員凌純壁，地質調查專員孟憲平等，英方委員爲克拉格（J. Clague）及格羅斯（F. S. Gross），並以監督領事陶樂蘭（W. Stark Tolley）充顧問。安均大尉（Cap. Andrew）任測量隊長，一九三六年一月兩方人員稍有變更：我方委員梁宇暉，張祖義，祕書主任湯承佑，測量隊長廖誠英，英方委員爲格羅斯，陶樂蘭，祕書主任基利（Kirby），成員蕭家松（Sousan J. Vose），測量隊長仍爲安均大尉。我方委員擅外交之才，應付適宜，各級職員亦克盡厥職。英方委員係邊地官吏，甚矜謹慎，陶樂蘭中文，均係印度測量專家兩屬中立委員長均由依士蘭上校（Colonel F. Jeslin）担任，依氏瑞士籍，出身砲科學校，據測繪

，昔年依拉克，敘利亞界務紛糾，亦由依氏調停解決，頗富國際聲譽。

委員會之工作可得略述如下：

(一) 實地調查：委員會負有實地調查之責，故凡天然地形、分水嶺、河川及各部落位置，均實地觀察，例如本屆一月間老撾開會後，中立委員爲欲明白湄瀨二江分水嶺及南卡江發源情形，特會同雙方委員於本年二月三日前往距老撾二英里遠之二三〇三公尺之高峯勞可（Lawhkaow）覈查，次日復登二三四公尺之波拉舍（Palasho）視查，此地距離緯點乃甚近，蓋欲求得，倨乃枯登二高山嶺；條約規定而親蒞視查也。又三月十七日委員會又赴景冒附近之C點，登高山以查明自C點至南卡江之天然線。

(二) 訴問證人：依條約第三條三四段之規定，在經緯點乃以耿馬猛_{漢歸中國}，在經緯點C以鎮遠_{漢歸中國}及孟連歸中國，孟海歸英國等字樣。在耿馬猛_{漢歸中國}並孟連_{漢歸中國}均土司地，約中既明白劃歸中國，然「如確守附款所定界線，必有騎線之鄉村部落地段」如之何而免，騎線_乎乎曰「勘界會員可量爲遷改互易」亦即任務大體之第二點實也。此次修改經準，須將歷史的政治的證人證物提出，始可證實某段確係騎線區域而予以修改。故訊問證人成爲勘委會之最繁重工作，上屆勘委

會在南大開會一月，均以訊問證人為工作，是時中英雙方對於班洪永班老均提出若干證人。本屆會勘，在孟穆兩月餘，主要工作厥為訊問中方證人，中方為證明耿馬土司在訂約時確會轄有卡瓦地之紹興、紹巴、瓦模、瓦變、瓦治、塔亭六鄉，經提出雲貴總督委扎及耿馬土司委扎銀化並土目頭人約十三證人。又據邊廳轄有大盤海上下兩諸西盟盡核，察乃、諸地亦經中方提出歷代委扎，及西盟土目桑佛祖時之佛經，鑿脚砲，諸信物及頭目十餘證人，供會訊問，以明統屬關係。中國歷代聲威德遠及異域，政治勢力在清時即達緬甸，故我方證人雖野如卡瓦，亦能款款而談，表明漢族統治之實況，而以上納谷銀為實證，非僅表示其從漢威而已。此項明證工作於會勘工作關係極大。

(三)會議工作：勘委會會勘工作自須根據條約已如前述，條約規定界線之方式有兩個標準，一為根據天然方位經緯點，山脈河流等四素，一為根據政治區域如某土司之範圍，某縣廳所轄之領域。會議工作對於天然疆界則據約加以解釋，對於政治區域則據證物而加以證明。上述兩項工作若中英雙方意見不一時，即由中立委員根據實地視查，或審查證物及兩方理由後，即發表意見並判決，雙方中任何一方之主張是一票，加上中立委員所投之票成為兩票，二比一或多數，二票所決定之界線即為會定線。兩屆會勘結果，中立委員對條約線之解釋注重經緯點及分水嶺，而輕視地名，固而費河英方主張。對修改線則大半即折衷主張。以上屆判決將班洪永班老中國，將永邦境內之爐虎歸英，又以本招判決將西盤猛拔冷坎兵營歸中，將卡瓦歸之一部歸英，均不外本折衷體度。

(四)會勘之結果：會勘之結果對南段未定界得一初步，即兩屆會勘所得已經證明條約第三條第三十四節，規定兩派界線：一則以經緯點分水嶺，河南盤標界之天然線，另一則根據統屬關係為標識之政治線，兩線出入極大。利害衝突甚顯。將來政府另界號者擇用天然線乎？或政治線乎？此係一法理問題，依我方報委員之意見，則政治線之力證較天然線大，因原約第六條之規定，即以政治線以修正天然線之不足也。

兩屆會勘之結果，均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列入總報告書，由委員會正式簽字，作兩國政府之參照。會勘對界務有何新認論乎？我方所獲利益若干乎？我方力爭而未獲者又如何乎？茲分述之。

(甲)我方所獲之利益有四：

(一)南定河南岸之三個石堆，係當年經陳與司格德河意私立，今我方委員因所立石堆並無約文可據，已全推翻，並將

其中此段線至孟溪河，應歸我者有一千二百五十平方華里，計班個戶算，南據等二十餘寨。

(二) 班洪方面，依據中立委員長所擬之修改綱連同茂隆銀庫所屬之湖廣焦山廠在內，約合七百五十平方華里。

(三) 瑶、董土司兩部屬地，依中立委員長所擬的修改綱，應有一千五百平方華里歸我。

(四) 鎮邊廳所屬乃西盟，猛梭，冷坎八鄉極富鐵器向歸我國治理，已由委員會多數公認。

以上四點，計九千五百平方華里，英方雖有異議，但已經委員會多數票決，成爲會定綱矣。

(乙) 我力爭而未獲者

(一) 滇房銀廠：爐戶在永邦境內，爲清乾隆時表降銀廠之一部，我方舉出歷史證據甚多，即中立委員亦不否認其歷史關係，今已割歸英有，我方委員仍保原有之立場，將來政府定界仍有力爭之餘地。

(二) 永邦、班老：係與班洪共爲弟兄之三酋，位於上胡蘆地。
(三) 公明山：亦名來母山(Leimou)條約中有「自乃點起猶、高山巒，此山名公明山」等字樣，經我方委員力爭，以限於經緯點示得，爲委員會所否決。

(四) 去瓦山之一部：包括紹興第一巴水和大盈江上下因馬等地，經我方委員擇選人證人十三名，均賜地大頭目，並歷代委孔銀花土司封爵，提請詳明昔日確屬我耿馬宣撫司及允達府所直轄，惟未得各款通過。

以上各點，爲我方力爭而未得，我方仍保原有之立場，留待南閣會議之談判。

(五) 忽想

滇緬兩國未定界訂約後(一八九七)，歷四十年曆摺，中經一九三四年班洪事件一度之緊張，而卒於本年四月循外交之途徑，定成會勘之工作，余亦敘盡會勘界之經過，間有偶感焉。

第一，致演繹界約，體鵠於光緒十二年草締句條約(一八八六)，(註三)而訂約則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及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是時正當中日甲午之役，列強割分利益範圍，踵相接。閩粵廈贛，國基不保，故謂理衙門眼光中之界務已成局部之枝節問題，況彼時如英公使實納樂一流人物又係貪得無饑者乎？我國邊疆，在訂約前固爲憲邦所侵略，訂約時又被迫讓地，訂約後，尋圖挽救。(如英併孟良)……(如調補勘界)

英方同意於共同調查四十一年歷史之案，我就任務大綱，同意覈查條約據點都要亦事後挽救之意云爾。

第二，司格德（Sir George Scott）為此段界碑最有關係之人物，氏以英國探測家自許，在其所著 *Bunna and Beyond* 一書中自敍第不費一矢，而獲得我廣袤之孟良土司地（今改為景縣 Kengpeung）。如變自矜美併稱後，司氏深入漢疆境，調查探不遺餘力，考英人之意以種句係禪族，故凡在漢境內之禪族及夷族區域，均欲界務司包括候有之，一八九七年條約即有此種重大意義，試就司氏作品中可以窺見此種政策之立意。昔年司氏到陳會勘時，司氏力爭瓦卡地及猛梭及南卡江附近之補地，亦欲貫澈英緬之國境耳。

第三，滇緬兩段未定界，昔日司格德擬議與今日會勘之條約線無大異，劉曉暉議線自猶林帕唱山而下循公明山以達南卡江，即所謂南緯，為我所提時條約取列之。即此次勘會我方所擬之線，雖單然亦以南緯為基。據，南西西已非續約所許。惟黃經以四道分設江、帶備有一部分卡瓦部墻頭，漢治當年劉曉暉所云之十一省地即指此云，劉曉暉在公明山以西，不復爭持，忍痛割去，今相距四十里矣。而此等部落如關宋，故參，營貴，質雅，道家……等頭目均復歸之於漢得而恩內附，自有派代表赴昆明請願者，七年雖經奏方武力逼迫而無所聞。劉曉暉四十年前因漢約底制而擬可細討，去歲被旨目依然遠道前來，謹遵向我方請願，奉此令旨，首感垂憲矣。

第四，赤那羅南之鐵路，係清政府鐵路之一部，昔緬人吳借雲開拓，以鐵路架通承、威，而被吳氏於途中，致鐵駁中斷。擬尋舊例，鉅資於手，此之謂洪都事件之始發，即妄人武力強佔並反對動向。民國二十二年以來新兵紳士及義勇軍屢被互有勝負，未為宋定，以解其威威，庚子，借東方之請早，即約取去日銀五百萬，而無期。則用居安方式，陰則作軍事經營，建兵營，修砲台，設諸關隘，殊失平情，今永定及猛房已由中央委員制決歸私有，我方委員力爭而未獲，雖保原有之立場，甚

望南京會議中，我外交部作最後之折衝。

第五，瓦卡山英名（Wa States）係野下所屬，其民民風悍強，堪為國防干城，清初數次征討，已漸明漢化，清中期且曾置官以治，如紹興紹巴瓦冷瓦撲華摩塔亨保耿馬之六鄉，光緒十八年間，憲督王文詔有委孔撫諸狀，馬宣撫司罕革基治理，歷來土紳尚戶糧役不絕，又大舉上丁，亟廢幣語，則屬獨創為治，永和則斯羅萬達等司轉噶，各中央委員機械為孔及信物，甚為珍賞，且令該地人證均大或表揚其獎勵之證明，今已由委員會多數票決贊成，是亦為政府談判而再度力爭也。特此更

第六、界務與邊務相互表裏，我方歷代國難起於邊患，朝野視邊彊爲化外，實屬之階！英人以殖民者稱小民，於事實無益之中展地千里之外，我國人則動口不動手，紙上文章，捲象之威，往往發會不順，立論不確，反站外人以外交口實者，今界務解決在即，我宜如何請求邊務，以求實邊固！今日西南邊地之現象：一曰驛隊交通；二曰瘴疫導報；三曰種族渾融。以言邊疆建設，誠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是則內地交通網之擴張，滇緬鐵路之溝通，衛生設施之請求，民族同化程序之推進，又為勘界結束，談邊務者，所不可忽視之工作也。

一九三七·六·三日書於昆明

第六章 選羅改國名『泰國』與雲南

第一節 選羅改國名泰國之源委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選羅各部突然宣戰，總理院擬將國名選羅改為「泰國」之訊。次日國務委員兼藝術廳長黎誠其對新聞界表示，申請改名理由五項，並宣佈此爭將於六月二十四日人民議會開會後，作不公開辯論。若得成爲事實，則改憲法上之名稱，須依憲法辦公，另訂手續。其後，國務總理麥披敘氏通函向人民議會議員徵求意見，兩黨主調混用史實，國泰族之光榮歷史。總理院同時列舉更新國名之五大理由。此五項理由由總理廳長演詞中所舉者，但同：

一、選羅國名，不適合華族人之應用。泰人而用選羅爲國名，則國名與种族名不相不統一。

二、以選羅爲國名，有使泰族人猶隸別國之嫌。

三、選羅一名，或「速古台」朝（Sukhethai）坤簽利因陀羅提多（Khan Critulaoiwa）皇曾予以取銷。因該名係東埔寨人統治此同時所引用。

四、選羅一名，泰人不過僅在文字上應用而已，口實上早已廢棄。

五、泰族爲一大民族，應呼選爲一泰一國。

國務院書民衆發出後，公署衙門立刻採用。六月二十四日（邏羅改君主立憲七週年紀念日），國務總理正式宣佈實行，改國名爲「泰」，布告原文云：

「基於本國國名，素被作二種稱呼，即「泰」與「邏羅」，惟民衆則多喜稱「泰」。政府爲依民意，故改國名如下：

(甲) 泰文：國名。民族名及國籍名，應改用「泰」。

(乙) 英文：(一) 國名用「泰國」(Thailand)。(二) 民族名，國籍名，用「泰」(Thai)。

但對於一般法律條文中，標有「邏羅」字樣者，則無抵觸。此項改名，由佛曆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起實施。」

以上係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邏羅政府更改國名之經過，此舉源出古史，歷代具有權威之歷史學家與皇親王公不一，遂稱邏羅為奴，存朱特經于大學講演邏羅史，稱：

「據歷史所載，秦族初發源於中國之南部，如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海南島，以南皆爲獨立國家。秦人據國各城，中國人稱之曰番。至於秦之放棄故土遷徙蜀甸及狹蠻等地之原因，實由於漢族之開始領土。據歷史所載，附在佛曆四百年間，劉備在四川立國，孔明起師征伐者地盡獲，以向西拓張其領土。此段紀載，即爲漢族南征秦族之紀載。秦人既無力與漢族抗衡，又不肯受統治，不得已而移居西方，另辟新土。……秦人雖失其發祥地之大部份，但非盡亡，尚能保有一部分，並有土地，維持獨立局面，至數百年之久；據中國方面記載，謂秦人有五個獨立區域，合成一國，時在唐朝稱之白南朝，南詔王國都始興，即今之雲南省大理府。秦人維持獨立局面，直至九世祖忽必烈時在中國即皇帝位，始於佛曆一千七百九十七年調動大軍，征伐秦國，至入緬甸境內，自此時至今日，秦人原有土地，乃盡淪陷，變成爲中國領土。」(見邏羅古代史)

第二節 改國名後之反響

自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邏羅政府爲改國名徵求議員之訊後，六月七日，華文「泰邏報」發表文，駁斥政府所發表

告退民衆書。其要點有一。

(一) 論於《通鑑》非出《史記》之說，與歷史事實不符。根據歷史學家公塵耶南降之依據：趙壁一詩，係出自蔡文·其意發為褐色或黃金，遐釋曾亦自稱黃金國，與梵文祇義融合。荒誕的歷史風雲變成真，過去亦會承認此說。

外說（一）關於國名與種族名不統一，世界上之國無此，此不一致。日本為一例也。日本國名為日本，長於原為大和族。但少遇羅漢包括許多民族，一個國家之下，非僅摩訶一族而已。且在這種憲法之下，凡居住在該境者民族，均應享受同等待遇。如滿族、蒙古族、回教徒、少數者有於選擇之外。與其制憲制國者有極大違背。以上是唯羅漢論界，根據本國歷史及地圖成例，所作之一有據斥，頗為中國選舉民衆之意見。

「惟此民族一脈呼聲甚高之族，遷移易名，難免不是受了這種親日思想的影響，而想向漢桂越納。泰族分布甚廣，其族復分爲若干支派，提羅爲其一。在中國分佈於哈桂源者名爲仲、儂、庫沙、擺。在越南南寧、芒、在緬甸爲掸，或僑居於人的一般語言系統，生活習慣和現在的暹羅人大體相同。設其改名果是有用意，則未嘗不可以泰族名稱，在各泰族支族中大書宣傳。……雖然中國不直接交界，設避難果受他國報惑，未嘗不可以轉誠爲波蘭走廊而伸手到漢桂。」（註一）顧韻剛先生則曰：「這個新的國名，一方面是在表示這個國家，只是泰族的國家；另一方面又在表示：凡是泰族均屬於這個國家！」

相如傳，唐蒙使通夜郎西僰中，漢置爲郡有矣。道縣，諸領說文曰：「僰，蠻爲之發夷，皆今滇蜀毗連諸地，即僰綽所稱白蠻最正，蒙舍次之；但名物或與漢人不同，及四聲訛。」（）亦即樂史所稱松外諸蠻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其都尉邑，今之南蠻，有諸蠻少許訛，大略與中夏同。」（）故居雲南西部。太平寰宇記云：「松外諸蠻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其都尉邑，今之南蠻，有諸蠻少許訛，大略與中夏同。」（）故居雲南西部。唐開元間，始合諸蠻爲南詔。南詔國與後之大理國，皆觀音長族，斷非土人；貢元代祖社雲南，得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都之地，誠爲有省。南詔既仍舊居故土，（）於南詔云：「土司者姓，自是張七姓外，雜以屯墾之官吏，皆招撫番夷，以爲莊戶，長命土士。」（）又明史土司傳云：「元初置蜀國招戶府，改置中慶路，封子和克爲集南王，仍錄段氏子孫守其土。」以此知南蠻入源後，即利巴細族爲招墾，而當時處立南詔之蒙氏子孫，始歸本於他境；至遷羅與羅州合爲一國，始於西至明。其先始居八百妃姬之外地，與安大黑不對治，（）是安大黑不對治、安南特指爲南詔之後人。元代至元間，以也先不花爲渠，南至本部，總號八百妃姬，遂立幹蠻守路府招縣八十餘。安南王奇，八百妃姬歸請管守，置不安當牒二府於其境。八百妃姬區域，當羅孟迤緬間，丘隘山則屬楚辭之蠻蠻以北地，則當自南首置守，亦皆就其地而撫之。所謂被迫南遷，均非專屬。然此不過明其宗號，以示其立基不遠，而壯其聲威。就唐宋細族而言，則遷本赤眉這種（見淵鑑和圖引王沂續文獻通考）核亦居遺種之列。然今安南，此固多其族，並在附庸時爲赤土國。（見華夏民族，亦非一脈。今安南中華宗貴族，巨賈商旅，猶多漢族子弟。）據清高僧伏虎所稱：「距今一千八百餘年前（當西元世紀間）有蒙吉摩八神，由中國南部移住洞南河流域。當時呼其境爲細馬。後又變爲細姆。終變爲現在之暹羅（接細馬細姆皆遷之轉音）。」此外又有一羣人種，當紀元前至漢紀初，自中原過南經雲南而入雲南，與細甸北部，佔據其境，名稱爲羅。（）（此即雞足之舊名）據此則漢族移入雲南，約在西歷紀元前後四五百年間，即莊蹠入滇，以迄南蠻與南蠻入貢之時，實吾族祖先南徙耳。與所謂元兵逼而南下者大異也。（）（註三）

方國瑜先生亦就董祖親王共氏所述之遷播更實西漢之（）泰人發祥於金沙江流域。（）諸夷絕所征服者爲泰人；（）南詔爲泰所組織之國族；（）桂陽）（西漢元世祖壯大理，泰人散落故土。）（）（）加似取序）云：

僰人絕非遷夷，而爲今之唐人之先民；其猶播遷爲度夷者，始見於明萬曆初李元陽之書增述之。在此以前，則僰人亦未用於擴展也。

「自漢以來，雲南有僰人。僰人之始，為漢族支裔，遷至雲南，與羌雜合，而文化較他民族為高。漢置設郡縣於雲南附近，為南詔大理國之主要民族，元明以來，新漢人大量遷至雲南，僰人與之混合，已無分別。」

吾人既無從證明元祖征服大理後撫夷始南遷，且可證明撫夷非自大理南遷，則謂南詔國大理國為撫夷所組織國家之說，斷不能成立；而白子則元以前已生息于大理國之八府四郡之地，則可斷言南詔大理國之主要民族為白子。僅以上述歷所得到結論，已可擊破端康史學權威所據之「垂同」改新名之政治古理論矣！

第三節 歐美學者關於泰族理論之謬誤

惟此有一點，應為我國政府及學者所應警惕者，即近來歷史家共不耶達嗎拉黎翁奴的之暹羅史實理論，及最近該國藝術、歷史學家集策動改「泰國」國名之理由，均非出自偶然者。吾人應知英法美之民族學者，歷史家，及傳教師，殖民地研究家，近五十餘年來，即致力於泰族之研究及調查。所得之結論均先後相互抄襲附會，以製成一泰族在南亞洲繁殖之歷史根據——其實是假設；此等假設之演成，一方面在主觀上先有一民族偏見成份在胸，而欲分割我中連轟然一體的大民族為無數獨立的民族小單元；以遂彼邦政治及領土分割之企圖；客觀上，則歐美學者因不了解我中國之語文及歷史，致有曲解吾經傳之重罪錯認。我國民族學之研究又成立較晚，西洋學說迄今仍然猶存，致今日為暹羅政府所利用，以進行深遠莫測之侵略我華族企圖。此種技術，日本亦常採用之；如日本御用學者主張滿洲非中國領土；而馬尼拉城竟主張苗族有日本血源（見苗族調查報告，日本帝大人類學室出版），等謬說；固均具有帝國主義侵路之意味在。茲舉述歐美學者對我西南民族中之泰族族源源之

談西南民族中之泰族，最具權威之學者，首推拉可柏里黎翁（Tribon de Lacopie）。拉氏著有一「泰族之發源地」（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漢族以前之語言研究」（The Faustites Before The Chinese）。次有莫爾哈特。哈氏著有〔泰族歷史雜記〕（Halef: The History sketch of The Shans.）又略其著有「論泰族」（W. W.

「Outline: The Siamese」，有英人米蘭女士（Mrs. Milne）者，族漢猶多年，著《家人續筆》（Shuns of Home），特請其降擯華族之淵源，並附列書之首章。此外若旅歐逾十八年之美國牧師杜德所著之「泰族調查」（Clinton Dodd's 「The Tai Race」）一書，風行歐美及猶利域，備書內列有泰人在亞洲分佈之統計數字，要不外摭拾上述諸名家之理論假設，試略為引錄之：

特可柏里、萊哈特、斯坎隆氏，對其共同之論斷：即肯定泰族初繁殖於長江流域一帶，繼與漢族鬥爭，實力不及，退居之西南漢蜀黔桂甸，至高麗之時，泰族已有瀘江以南，始盡伐木，開墾外，一脈退而之四川兩廣，漢昭宗置永昌郡，君號哀牢夷，泰族已深入滇地，建立詔國、孟艮、景邁、景春。唐時泰族至西南勢力甚強，建南詔國宋時建大理諸國。大理元所滅，退而之北疆，而完成今之邊境樹立國家，總計有史至今，泰族南移凡七次之多。第一次移植，約在商周之際。（公元一七六六年—一三五五）先漢於勢力及於黃河長江之間，突厥遂南移。第二次移植係公元前三二八年，秦昭王蜀時，驅趕南走雲南。第三次移植，在公元前三三八至公元前後七八年，方九牛裏卒平柳逆不種入內附，七八年後，為漢所敗南竄。第四次移植為公元後三四五五年，後漢之鄧都人楊立南詔國。第一次移植起於公元十世紀，哀牢於南遷。第六次南移一起於公元後一零五三年，泰族確有頭目，號哈萊特云；是時泰族在下遷經已無惑，以全力勁播猶吉蔑族之統治及東埔寨王國之統制。第七次移植為一二三四年大理國為元朝所滅。泰族在中國之政治勢力中絕，後南移。公元後一二五七年泰族脫離東埔寨之統治，而自建蘇克泰王國，是即泰羅王國之誕生。以上係英法學者似真非真，罕有中國歷史附會而成之一致結論。（註五）我國年來治歷史之學者，如周煌甫先生，方國璽先生已由中國歷史根據而推翻之矣。西洋學者²甚至所謂泰族權威之研究專家，其唯一錯誤，即在誤認「子民外邦」即泰族之別名，殊不知兩族，無論以語言及文化論，均判然兩族也。（註六）

余引錄歐美所謂之泰族專著之論點，非為選擇改號「泰國」竟集根據也。特吾國學者近已紛紛著文，作客觀之駁斥。一則之歷史事實，非他固據以決今修正或推翻之。余所以引錄外論者特示國人以外國學者治學之勤，居心叵測而其影響則深且鉅耳。述繩突改國名，即是壞掉世界史家之立論，而述羅史學家之片斷知識也與英法文字所論泰族之歷史互相消用也。

第四節 闢謬羅國務院之『中國泰族成特別區域』之謬論

遷羅國務總理，擬為改開名告人民書中，粗云：

「在中國居留之泰族人與漢族比較疏遠，有一部甚至劃定一特別區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統治」。此諺就頗歪曲中國政制事實，是不可不辨！

退富局所指之「中國泰族」，即漢語所謂之「撫夷」。撫夷分佈于雲貴西部及西南部。今之迤西騰衝永昌芒市一帶及遼南之恩普沿邊如車里，佛教，江城，鎮越，南靖六順，暨瀘沽縣之瀘沽均是撫夷區域。而尤以車里一帶之撫夷，尙泰半保有其自族之生活習性。退富當局所指之「中國泰族特別區域」，或係指此而言。然車里等六縣撫夷聚居之地，實非特別區域。作者兩度至車里考察，後歷年爭，與撫夷官民相處處，並未發現如退富當局所狂言之一特別區域之存在也。

車里，是於周晉王會漢，「伊尹爲四方令曰：此南蠻鄉，桂國，損子，車里，百濮，九畝諸侯以珠璣，琉璃，象齒，文承恩，諸土赤夷民寧，皆服擾遠震斗」。元稱蠻星，毛詩節句撰吳南蠻土誌曰：「車里爲倭洋諸蠻，諸刺，黑角，諸蠻雜居，自昔不通王語，凡將兵莫能役其丈，姪其母，降之，置車里軍總管，領六甸」。後又徵取德，耽當孟奔二州。泰定二年秋七月（一二三五）以士人李忠爲平賊軍民總管府總管。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鑄長刀坎來歸。設置車里軍民府。十七年（一三八四）改車里軍民副使司。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改十歸流，大江內之恩來，普慶，羅貴，猛烏，六大茶山，撒慶廳等六縣皆得歸附，始設鑾設一州知，恩來設一通判。其江外之六版納，仍歸車里宣慰管理，而貢其歲納糧銀於攸樂同知。清乾隆二十一年（一七四五）清廷制諭烏烏德治法規，十二則約遂彌缺。又國初分置車里，慈海，穩達，羅鮑，撒慶廳，發邦，猛機，易武，普文，普滿等十一行政區。二年制設宣慰司治。民國十六年普洱徐道君改爲七縣治一行政區；車里，允禪，佛海，鎮越，象明，普文，處山，等縣歸臨江省政廳。十八年湖南省府呈國府通過：設車里，佛海，南靖，江城，鎮越，六順等六縣，另虛江改治局，是爲現在之隸制治革大變。退富立國凌辱之細嫋，約在西歷一世紀間，蒙加過爾人種，由中南部移往湖南河流域，所組成者，距今約一千八百年。但根據周書王會漢：則車里在伊尹時，即遣使朝貢，車里與中國發生宗主關係，遠較退富立國更早也。

又就現行撫夷地方政制言，亦無所謂「特別區域」之說明。洪武十七年所置之車里宣慰司，今仍存在。但係在車里縣政府

直轄之下。宣慰司所管之各土司或代辦，今已改為縣政府之區長制。即如撫撫署代辦刀梗成新，現任車里縣第三區長，猶海士司刀梗良現任佛海縣第一區區長。車里宣慰司署之組織，甚為龐大。有八大頭目（私書）；有議會（司庫），另有三十二頭目。此三十三頭目中，有一官聯白波猛滿首，約等於「編譯交際員」，專司與緬官交際之責。據清嘉慶十一年（一五三一）續增奉應哩謹食諸職，車里官慰使司刀梗猛不能樂遂附於納遂有（波猛浦）一官之設，但明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撫撫應召歸復職，此職即同虛設。宣慰司署另設有「波猛黑」，即「漢語交際員」之意，今仍設立。且工作甚重要。今應對縣府一切命令，除宣慰司及八大頭目外，波猛黑亦極活動，從未聞車里之泰人與暹羅發行任何政治或交往關係者，此可於宣慰司百職錄系中知之。車里之撫吏，亦由滇省四部之撫夷然，心目中只知有中國，有「漢朝」。有雲南省政府，有第二殖邊督辦，有縣長。並不即有暹羅也。數年前作者在場地與車里各土司晤面，各土司均知撫吏為當局。彼等絕對不知暹羅國務總理署被綁其人者。

就撫夷者若督辦言，吾人敢示否認被撫者皆雲南西屬都保有相當之自族文化特有之生活。在雲南西南部永德、帶之撫夷，無論衣冠、飲食、歷法、教化，均純與漢人打成一片，通婚尤為普遍。現在景谷縣屬，一泰人之區域也，然已完全同於漢人矣。鄭氏之公爵尚有自族文化之車里撫夷素活潑，土司官均能操漢語，與漢游，入漢人學校，整個撫夷族男女隱海中，思想中，是撫夷族人數十之餘大，而榮者最盛者，者，中國曰秦族時胡高祖，一問絕不能成立。

第五節 通經改國名之政治意義

據據自一九三三年言，當時命僉，政院長之職掌集，而且本部經理之桂西則又沾氣味。當時鼓動狹隘的國家主義。無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及經濟政策，顯然均與邦有深厚文化淵源、政治淵源、血緣淵源，血緣淵源之中華民國正於對立敵視之地位。以民族政策言，那點「大破八旗族聯合起來」，竟欲操我所有二百餘萬旅逆之華僑，並欲進一步致吹「民族貞決」，實行傾略我西南民族及邊疆。以外交政策言，則反擊，疏平法，勾結日本。自國聯決議否決滿洲國，選舉衆，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間秘密加入反共同盟，不外一串開倒車之粗鄙舉動。以文華經濟政策言，自限制華人入境以至嚴

被封閉在避之華僑學校報館，無端逮捕華人，甚至人力車夫亦限於華人，而排及華人，何莫非暹羅政府之苛政使然。惟其故，則遷避之新，「泰國」思想鼓動者半，而敵國倭寇之指揮操縱者半。改國名，無非日本許助長暹羅分割我西南漢桂蜀黔等五省之企圖而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謀日偷襲珍珠港，而暹羅居然加入軸心，對盟國宣戰，盟國為對抗計，將暹羅與越南周正中國戰區由我國統歸主導其軍事反攻。英駐吉維斯云：「廣東人亦有泰族之血液。」然則「泰國」政府之民族政策，亦欲將我革命發源地之戰爭同胞，置諸遷治之乎？豈非夢寐？我國人士應注意一事：即策動改國名之暹羅政府國務委員兼藝術處長變威集，去一九三八年九月間，曾在朱經略功大舉演講，公開排斥華僑，謂華僑之不利於暹羅，尤甚於猶太人。在未改國號前，彼曾族行蠻言，詳詢兩方八事登記版官印於泰族在越南及中國西南之人數。回國不久，即有暹羅國務院宣佈更改國名之主張。此沽大端，昧視遷避改名後，擬更改國內各府府名，並擬修改移民條例，使現在居留在國外的泰族人免費返國，藉以除其所謂泰國之華族，據變威集算計，謂在暹羅已有「一千九百五十萬人」。此何等主張，分割我西南民族也！

作此離開「國家」，民族二組成之理論不費，單就暹羅本國中之民族或分子觀察，即可確定「泰國」無成立之理由。那國境內包括有泰人、軍人、華人、東埔寨人、印度人、安南人等。至少有三大語系如泰族、半族、暹羅馬來亞族是。泰族佔百分之五十而已。以百分之五十泰族所組成之國家而統稱「泰國」，在其本國之民族理論已行不通，尚有餘力鼓動我四百萬人民以附屬乎？暹羅所違背者，即是「民族自決」原則。其實，「民族自決」創於美國總統威爾遜之十四點和諒款之一而為道德接受係屬之當然也。凡爾塞和約，在英法幫忙政治家克里孟梭、及路易喬治推動之下，使德國自西蒙民族東西割斷，造成今日第二次戰爭之導火線。又就中國言，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會議，割捷克國之蘇爾德區（日爾曼族區域）以和。希特拉之得意口號，即是民族自決也。然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併捷克全境，而置捷克族所居之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二省，於是希氏不能自圓其說，而激進英法之包圍德國政策。終且演為今年九月英法波蘭德之宣戰，是則濫用「民族自決」者，終必導引戰爭。暹羅境內已有華僑二百萬至四百萬，現被政府排斥。已是中過邦交之重大問題，遲早終須尋一合理解決之途。暹羅少壯軍人或心存親日，認為現中日交戰時對華奉足虛者。須知日本「東亞新秩序」下，亞洲決無第二獨立國之存在。美國名記者約翰根室云：「中日戰爭和日本在亞洲東南勢力之擴張，已明鮮表示此為暹羅之一嚴重問題。暹羅具有介乎編制與新嘉坡戰略上之邊陲之地位。暹羅不得得罪日本，所以暹羅政策是多邊的——即畏懼日本而又欲討好於日本。」（註七）若日暹

關係建築在如是不安定之基礎上，未知遵從國策，作何打算也。若自中國對暹羅係實，我固希望改善邦交。依現狀言，退縮進退，根本解決，仍在我對日抗戰之前途而定。國力增強，則我不侵人，人亦不能侵我寸土，我不壓迫他人；他人亦不能排斥華裔也。

(註一) 昆明益世報七八二四號專論

陶雲遠「關於通經改國名為『第』」

(註二) 香港天文台半週評論：「羅頌朗」退縮改號與中國之關係

（註三）台維斯著、張君勵譯「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一書之周延熹先生序片。

(註四) 本章末另全錄方國瑜先生「南詔是否秦故國家」一文（見劉勸學先生著片）

(註五) Clifton Dudd: The Tai Race

(註六) Davies, H. R.: "Yunnan," Ch. VI, The Tribes of Yunnan (後附《雲南民族之地理分佈》)

(註七) Foreign Affairs, 1939年月號。Trin Gunther: An Incredible Kingdom-Siam.

第七章 滇南之邊務

第一節 滇南之地理區域

滇南區域，滇人俗稱為迤南。又分下迤南、上迤南。下迤南屬開河、景東、西雙、河口、建水、石屏、金平、馬闢、文山、富州、廣南、巍山、邱北、瀘西、華林諸縣，較偏於雲南東南部。此區並有二支源流，蒙自開。上迤南則偏於西南，包括元江、新平、峨山、墨江、普洱、思茅、瀘滄、雙江、耿寧、景東、華寧、拂海、南嶺、江城、鎮城、孟獲、臨江（設治局）諸縣。本文偏重於上迤南，即省西一區，此區較其東，遠西表中開拓最晚，而人口亦較稀。

第二節 滇南之經濟發展

一、天產

滇南區之經濟發展，可謂極為大，惟現究以土，或勞力耕種為主，將來烟發刀叉，必能成為雲南之農忙之根據地，且可勝成對外貿易之資源供給場所。

滇南區最大之大產出品為鹽。井鹽岩鹽產量之豐，大有取之不竭之感。自磨黑以南鐵達一帶，鹽貯分佈甚廣，每桶重七法開採，未能變成精鹽；若運輸費甚鉅，遠銷尚有得。依舊製井鹽出計（依《舊民明二十二年宣地調查》，今據相隔十年，價格雖殊，但成本較之比例頗不變）：每百斤井鹽成本價格：精本（每升）為國幣一元六角五分；正級（歸屬以次）為一元七角五分；公路指為三角；海運費為四角。總計每百斤井鹽之成本售價為國幣五元二角五分。又運價由磨黑井場運鹽至井至墨江縣合八元，至元江合十一元。舊民明則為四十元。據此，均算的數，端在二錢及法與改進運輸而出。尋來若自磨黑產鹽地，有公鹽鐵路可通，則精鹽的井鹽，可望銷。細越因循亟待半財，況以海運費等。

「滇南區之第二特產，作為國際貿易商品之天產，誠為茶葉。思茅、普洱兩處，有茶園數萬畝，分為方圓形茶園，各數畝，多數銅錢頭分銷，前後熟，為量不多，又多用製成之方圓形餅茶，多數銷往通緝，續司員人滿、重慶等處。散茶向來集屯思茅、經思茅茶商改製為方圓形茶葉，然後運至昆明分銷各地。此即有名之『普洱茶』是。依此，易武兩地所製出者則概銷於河內及思茅昆明。總上所述，確佛海一帶之緊茶銷西藏者，每年約一萬担，現在中國茶葉公司，業已改良廠銷，不難開出國內外銷場也。」

本研之第三種特產為棉。雲南輯入外來紗布，戰前年值國幣二千萬元，故稱其為綢，確屬必需。適宜種棉之條件甚多，而高溫、平場、水利三者為最重要因素，缺一不可。馮澤芳博士云：雲南全省的地勢，在中國地理上所謂「雲南高原」（以一般情形言，都是高地。只有在沿河流的地方，比較為低。所以現今雲南產棉的地方，北都是金沙江，南部是瀘江、瀘沽江、元江、南盤江，都與拔海有關。（註一）瀘、瀘，元江流域均在雲南南部及南部，故本區棉業發展，頗有希望。現思，普車、佛、邊區一帶，阿卡人及其他山頭種族其慣種草繩，尚有收穫，惟為數不顯。（註二）本區之第四種特產，誠為樟樹。產地在佛海、南盤江、孟連、猛阿，猛宋一帶，係由撲人以木蒸活鍋中蒸熟汽化之。上述

土法開採，三四人工工作三四日僅得標櫈（冰片）四十四兩，值錢幣一元（民二十一年價）。

本區之第五回生產農業副產物的可能的發展，湖南應宜種植甘蔗、香蕉、橘子、梨、納塔、咖啡、可可等物。中土

《易經》的「六爻」，是稱為「卦體」；「外卦」，是稱為「卦用」。這就是說，「卦體」是「卦用」的「本體」，「卦用」是「卦體」的「作用」。

又設置林謹，以致大好森林，付諸一炬。

本草之說，皆以房事一脉歸名於腎者，首推班洪之說，極深透。但其說亦有未盡人意者，當究之。蓋氣血之發於外，反著於外，惟

此降順治之年，清兵尚以每斤價銀等洋十二，而給給與一兩，此即已無甚財物之說也。然迄至康熙時，正任官吏，其俸銀亦復以資不敷，行安于其子曰：「吾一

生代或震旦代地層，斷續地附所穿出者，以石炭岩、板岩、砂岩、泥岩、頁岩等為主，其層序與上述各組地層之層序大致相同。但上列各組地層之層序，則與上述各組地層之層序大致相同。

鑄質之器，不收。燒房，每噸值舍銀二三·七八兩，收之廈內唯一燒鑄場而水質由洗淨的為多，每噸値舍銀一兩或半兩，不收。

舊嘗擬之，未，嫡質極感，塘塘何先生云：（註二）

一脉山脈，東南伸延，里，柳浦，南臨瀨溪。越者，有耶婆羅，有古羅，有烏羅，多住此處。北則有烏羅，土層深厚，堅沃，少風雨，故有良田，但無列宇廟之主。實以思賢堂造，河，約寬

二
農業制度

二民族之生活，受地理的影響極為甚大。雲南民族之所以形成如此繁榮之原因，即在於其地理力之解釋，既為雲南地勢、植被、土壤、水文、氣候等之複雜，故其民族亦復繁多，其文化亦復各異。雲南之氣候因地形之縱橫而有更迥之變化。在東一橫山地帶，同一系統，高則與深谷之氣候，相差懸殊。高山曠地，氣候溫涼，宜于北方耕牧民族之生息；深箐狹谷，氣候溫熱，惟適合南方農業民族之移殖。至於氣候溫和，土地肥沃之若干盆地或平野，早為土著種人所聚居，或為後來移居者所耕有。邊疆民族之處，其地勢

雲南邊地社會，仍係停滯於農業生產階段中。因地形有高山與狹谷，山嶺與盆地之分。於是，其等因素表現在農業生產上亦大異。以地理言，大抵山居民族之農業生產，即屬民耕族，簡陋而原始；以民族言，則漢、彝、苗、駁等他民族之農耕生產為進步。然其技術者，可說其七種應用，生力工具及生產力諸因素而謂為七種：

一、山地旱澆灌：即古家皆不之「刀耕火種」，即從原始之農耕生產方式。大抵氣戶成寨，墻壁為石，村寨居山之間，水之源，即為村莊，即該山之村。耕種者不從水田，或旱地，是即泛用種旱稻，不耕田，不作秧。七八月耕種，旱稻收成在九月，水稻在十二月，即不收穫，即刈麥林而麥之。山地居民為土地之使用，並隨時遷居。其勞動文化之民族，多名曰「原住」，即農業發生。新平五環苗行長耕水田者，則耕種山地，並耕種耕者後其族。其俗嫁活。即「若耕牛，耕活，其馬，老死，南歸，牛歸，若泥，亦死，……」耕種，均「刀耕火種」之農業民族，矣。

二、山地半耕半種：此為邊境山居民族，巧妙之證明。譬如在舊附山頭區域中，多以平廣地處於高地者，穿築山居人，即特工山力，以火燒之，法究非得當。漢人之是發明「梯田」，依山形而開成梯田，作梯田，則山中，是即梯田之，既無禦禦焚燒之苦，又可以定時永久居住地，又崇南出流，苗人已繼農漢人而耕，梯田一耕而矣！

三、水田：此為農業最最普通方式，僅漢人或幾或使用之。漢人耕種水田，於一大平地上，撒種則耕，耕水田于邊地大平地上雲南舊山，山地中之平地，即政治區域中之縣或設治局；而選夷所謂之「梯」，是也。惟漢與兩族雖同營水田，而其方法則不相同。今就擇款選夷之農耕生产而述之：

坪族 農業生產，尚係原始的生產方式。其特徵如下：

(一) 単制 (The Single Crop System)。人聚居之區域，其農業生產均採「一種耕」，即每年種稻一次，以一次為限。其他糧食如豆、黍、高粱等雜糧，均付缺如，元江縣，係花腰擺夷所住之區域，每年種稻三次，此為例外。車里氣候酷熱，似元江，每一族之中心區域，其農業生產，均採「一耕制」。

(二) 原始的農耕方法。人種田，全恃天應。既無施肥之勞，亦無灌溉之利。一筆一糞，即可播種，此土地利用之方式。惟一族農作方法雖簡，但生產力頗大。蓋土地沃饒，人口稀少，故以如此之原始生產方式，尚有谷賤錫農之慮！

(三) 原始的共產主義之土地制度。滇南一族土地制度最為特殊，幾為東亞所僅見。其唯一特點為土地公有。十二版納「車里」之土地，屬諸代表全體「人的車里宣慰司及孟連宣撫司」，此為明代始，封之官爵，直至至今而不廢。土地既屬公有，士官土司所有，自不得有私人轉移買賣之舉。農民有土地使用權，而無土地領有權。土官司署設有專官，管理田地分配。全區田地，載諸官書，每村每墾俱有頭人村長（老叭）督事，悉悉田地所在及畝數。此種土地歸諸土司所有制，頗有上古均田制的風味。所以，邊地人民，因未蒙土地兼併集中之弊，遂得安度優樂熙洽之農桑生活。西佛禪門（Freeman）甚贊雲南十二版納（車里）為「一個東方的自由」（An Orient tal Land Of The Free），富信而有徵。惟人之自由制度，其享七土地使勞者限於人本族本族以外，即如文化高士波族之漢人，或文化較低之阿卡、漾濞、老兀等族，均被排擠，而無得耕均田之權利。故人之經濟制度，與漢族坐荒林殖，勤，發生衝突。此為一雲南邊務開墾之具體問題，須待政府作領導之政感。

重，竟得（以上屬江城）；均是農業良好發展之區。然全區人口不過十六七萬，東里八百四六、四八一；海縣人口二七、五設治局人口六、八一七。以面積與人口計算，平均每方里不及一人。故區域現在可耕之土地面積尚廣，而已耕之土地面積有限，故耕者有貧富之分，實為一極端。歷前百年而不變，均固所宜，大可謂無庸行也。

以七附近，屬齊南境邊，族之純者莫數。真在西鄙之漢族如孟達、芒市、瑞麗（種卯）、潞西（芒連板）、盈江（干崖）連南（遮娃）十三等地，均為原族聚居之區域。而其經年組織則與串寧宣慰司迥異。皆漢蠻接壤日繁，僰人同化於漢亦深，故勢制幾不獨有，或以圖治縣屬之名而為實際統之，孟連、芒季聯封為宣撫司；與東里宣慰司、猶甸宣撫司名，仍係契入疆域，其土民制度並別於中原，誠心信賴其土地私有制，士卒有賞賚轉移之事，種耘者仍屬都吳僰人。宣撫司仍有私財，則私於農民。若營官印信之物者，博躬少財谷糧；若未營印信者，則一粗辦得農產物，全地平分，宣撫司與相戶各得半之。農民一般生計雖較於東京，但其賦役相對較重。故一與中國政令發生更密切之關係，此有一勞永逸；而人文淡薄其同

第三節 滬南之交通建設

雲貴在未發前後之時通航，顯然已引起一般革命黨人之注意，使滇中與海防距離縮短，但此路為外人所經營的「聯心鐵路」，在東京共謀法國不准修筑該路之禁以前，兩以上仍未見等觀。一九三七年春京滬（南京至昆明）公路完成，南國內打通雲南之第一條「向心路線」之公路始告成功。一九三八年滇緬公路於一年內趕築告竣，長九百六十餘公里，從此國際交通之開通，已實現雲桂兩交連網之初步計劃。此前新鐵路較早鐵路早已測竣，前者因續助抗日軍興而中廢，後者始接昆明至嵩都一段。一九三九年（民國廿八年）雲南省政府復有決議修築蒙弊鐵路延至思普之提案；而雲南各路辦局亦有修築西南區（思普萬）公路幹線之表示。上述擬築中之鐵路公路幹道，若短期完成，則中國整個交通系統，自必因此改變。遠東歐洲間之往來，將以昆明為最神之出入口，東南將為我國水道通達歐洲最接近之門戶。現在中印公路雖

石屏縣城

莫浪坡（在元江與墨江縣之間）

邊開（墨江與普洱兩縣之間）

黑井

音海縣城

南塔院（佛房）

車里縣城

一、八五〇英尺

由上表可知地勢的複雜，影響鐵路工程不少，即至明省思茅公路，亦必須打破此巨峻的工程。

雲南滇南區交通發展另有一特徵：此特徵一方面可說是地理的，一方面可說是人事的。思茅為邊疆城之「十字路口」，地勢比較平坦，而面積異常廣袤，據海平均僅在一千五百英尺至二千英尺之間。而且各縣高度幾相等。此區，自東經九十九度五十三分起，至一百〇二度一分止；又北緯廿一度十五分起至二十二度五十分止。南北跨綫五百五十華里；東西廣七百六十里。面積十萬方里有奇。佔雲南省面積十分之一弱，與南國本部屬等。北屬城內，因地勢較平，極適於公路網之發展，真實地理條件之賜。以人事言，民元以來，在思茅沿邊行政總局長柯繼勳及歷任省邊防辦及各縣長指導之下，開闢了許多的汽車公路，縱橫於各縣。車里與佛海間可通瀘水、瀘沽及江城之馬路，亦能達互通。以上三縣具備初步之公路，大可發展，俗呼為每日之行程為底站。馬行二日程（即日宿站）由佛海縣之打洛口以通繚甸景洞（孟氏）僅三日程（三站），通泰國之景邁僅六日程（六站）。自景洞至仰光現有鐵路可通；自此過至曼谷亦有鐵路可通。若滇南邊區與緬泰公路相通，則距離更可縮短。上述各場議中之國際公路，只稍加以人工展寬，即可適用，由各縣政府以父義勞勤方式動員各邊民限期修築完成。夫中國與中南半島地理上之聯繫如是之密切；而滇省所臻越之利害關係如是之重大；則交通上之相互聯接，實屬必需！

第四節 滇南之民族與民族性

中國邊疆民族，以西南民族為最複雜。所謂西南民族，係指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廣東諸省的非漢民族而言。各省尤以西南民族為最。造成雲南民族複雜之最有力的解釋，當為地形之複雜。雲南地形，以紅河為界。紅河之西為滇西；紅河之東為迤東。

滇西一為滇橫斷山脈區。該區山脈走向自北而南有太平、瑞麗、怒江、瀘滄、墨江、仁河六大小川流貫其間，除怒江二川外，其餘四江均發源於本省，六川及其支流的流域均為深邃狹谷，河流與山脈並行自北而南，山之高處，愈南而低。在雲南

西北，高海拔在一萬五千尺或在二萬尺以上，深谷亦有七千尺及雲南南部漸降五千尺。

遼東一為一高原區，自石鼓經大理至石屏則一直為高嶺西界，東界即為滇東邊境。北與東北以揚子江為界，本區之內多湖泊與小平原。

雲南民族之分佈，即源於地形環境之形成；而地形，則為地形及氣候兩因素所決定。雲南民族之分佈又可分為區域的分佈（Regional Distribution）及垂直的分佈（Vertical Distribution）兩種茲分述之：

1. 區域分佈：

一、「浦人」類為雲南最初住民，古史以來浦人羣中的突厥，已不在雲南的中部及東部。今日突厥主要之分佈區域為大理平原及自大理至昆明沿途各縣，漢人稱為白子。

二、「浦蠻」昔日分佈甚廣，近日多同化。浦蠻不僅同化於漢人，亦同化於羅人，皇清職貢圖載：「今順寧，微江，威武，普寧，楚雄，永昌，魯東七府有土種」。

三、卡戎（Kara）卡瓦（Kawa）。卡戎已吸收撫夷文化，位佛教；卡瓦則今仍為猶賈民族，範圍分佈在西以怒江，東以怒瀆兩江之大分水嶺分為界，南北界限在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之間。

四、「傈僳」分佈在雲南東部北緯25度以南的北緯20度以南一帶。

五、「苗」分佈一偏。苗自貴州入雲南東部向西南流徙，同時移入法屬寮京與老撾。自廣西來，分佈於滇越邊界與東京，老撾。

六、「經納」與「蠻泥」，自川入滇，蠻泥在前，經納在後，經納之東部及東北部，蠻泥則在南部而以墨江縣為中心。在其南。

七、「梁槩」沿怒江而下分佈在北緯二十五度至二十七度三十分之間。

八、「擺黑」與「阿卡」，沿瀘沽江而下。前者分佈在瀘沽兩江與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至二十五度三十分之間，後者則

齊音序

第十章 西南邊務

十一、「擦娃」——以瀘江為中心。

十二、「怒子」——在怒江沿岸。

十三、「撫人」（撫夷）。

無文字之撫人在紅河以西，在紅河以東。

有文字之撫人在紅河以西，緣紅河、墨江、瀘沽江、怒江，等江而北上，分佈在諸山的本流與支流的狹谷和小平原中。
2 垂直分佈
在雲南，在同一地因高度差殊，所居民族亦略如植物之分帶然。八百公尺以下深谷為撫人帶。八百公尺以上至一千五百公尺為浦人帶；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公尺的小平原為漢人帶；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公尺山地為藏缅人帶。

3 邊民特徵

雲南與越南壤地相接，是自滇梁坡起，西鳴，馬關、文山，至河口管辦區，屏邊、金平、猛丁，地連薩舊石屏，又西接江東，南接，佛海等縣，屬此者當即古今五郡境地，亦均為撫人帶，無風範山中，此既防風或幾無皆為藏人，故名為撫人帶，其東南，南境，及內蒙一帶，則為藏人帶，即今之大理、永平、保山、臨安、昭通、曲靖、嵩明、宜良、祿豐、楚雄、玉溪、新平、元江、紅河、金平、普文之等地，即為撫人帶，其北，即所謂之撫人（撫夷），謂封、樹皮、茶人、米人，及內蒙一帶，則為藏人帶，即今之楚雄、彌渡、大理、麗江、保山、騰衝、芒市、德宏、瑞麗、緬甸、雲南、西昌、昭通、曲靖、嵩明、宜良、祿豐、楚雄、玉溪、新平、元江、紅河、金平、普文之等地，即為藏人帶，現各據一政，有諸多種，又長附日本，此國邊民多為日本歸民，對我，不可被利潤為擾亂邊境，引匪入寇之爪牙，如那、佛海，江城等縣人民最多之一人，係最能好佛教，尊崇和平之小民族，平日熟陶於原始農業，其一歲月中，農耕者有其田之自由生息，自耕（Hill）地，一舉一言自由之義，實不足以言自衛，更無從談到抗敵力量。邊民中最富戰鬥力者厥為卡瓦族，然此族位於湄怒兩江大分水嶺，且係最原始之獵首野蠻人，尚未全部服從中國調遣。第三邊地政治之

第八章 滇西之邊務

第一節 滇西之地理區域

滇西之地理區域，爲敍述方便計，即自昆明爲起點，沿滇綫公仔以達織漫之各區域是也。約略言之：厥爲下列各縣局是：安寧、祿豐、舍資、楚雄、姚安、雲南縣、祥雲、彌渡、蒙化、嵩明、順寧、鎮康、耿定、戶板、遮放、芒市、騰衝、潞江街、保山、永平、漾濞、大理、鳳棲、賓川、鄧川、洱源、鶴慶、麗江、永勝、維西、蘭坪、碧江、雲龍、瀘水、福貢、貢山、中甸、德欽等。

第二節 滇西之地形與構造

張印堂教授，對滇西會屬作實際調查，茲就其所著《滇西經濟地理》一書所錄，全文節引如下，藉以窺知滇西之構造及地形：

「雲南西南部之地形，大體拔海平均在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公尺間。其中溝谷、盆地、平原，等多在二千公尺以下，邱陵、山地則多在二千公尺以上。在構造方面，雲南西南部又可分爲東西二區，中以洱海與紅河所成之西北東南大縱谷爲其分界。東西南北，無論在地形上構造上，均有顯著之不同，岩石方面，東區以水成岩（Sedimentary Rocks）爲主；西區以變質岩爲主。前英人戴維斯亦嘗以紅河分雲南爲兩大區，紅河之東爲高原區，西爲橫斷山地區。惟據作者觀察，高黎貢山與野人山之地形，頗與紅河以東之高原區類似，確應自成一區。」

「東區雖以水成岩爲主，但火成岩與變質岩有時亦可見到；惟所佔面積不廣，只見於少數較高之山上，如西山西坡之玄武岩，（Basalt）易門東山之千枚板岩（Phyllitic）姚安南白土坡之層岩（Gneiss）鷄足山之玄武岩等，均係出現於最高之分水嶺上，海拔多在二千公尺以上，亦有達二千五百公尺者。除此而外，幾盡爲水成岩所構成。如雪山、楊老哨

山，屏邊之西山，紅塵西之定西嶺，洱源東岸之山嶺等，盡為石灰岩(Limestone)。其他盆地周圍較低之山嶺，多為砂岩與頁岩。盆地之本部由石灰岩砂岩頁岩等所風化之紅土沖積而成。石灰岩所形成的地形有兩種：受震動劇烈者分，或因斷裂，或因掀起，或因河流切割，各形成峻崖深谷，險峻奇秀之少年山地。如西山三寶閣之陡崖峭壁，楊老帽附近之奇峯危巒，定西嶺之斷岸等，皆為破壞之少年形勢。其未經斷裂與切割者，多呈半球狀，如祥雲城內後改潭湖之石灰岩邛崍為曩昔舊地形之遺跡。砂岩構成地形有兩種，各不相同。硬的灰砂岩，在一平浪附近者見者，斷裂切割，亦或被剝之少年山地，硬的紅砂岩，多為龍盤東山南部作成砾層(Catastic stone)，下部雖有軟砂岩及頁岩，但頂部硬紅砂岩不見侵蝕之故，斷裂後形成堆斷層崖(Escarpments)或稱牆子，指向陷落的礫盤盆地，排水得整齊而暢。其他較軟的各色砂岩、頁岩，因為於風化侵蝕，都成低微圓滑之丘陵與丘山，接觸多為盆地的邊緣，如安寧、祿豐、楚雄、鎮南、姚安(西南部)，尋雲(東部)，梁南縣等地均可見到。其中也有若干南北向，西北東南向，或東北西南向之寬廣的河谷平原與納入盆地(如第一表所示)。此種盆地，多為已乾涸之乾涸之湖泊區，儼然為冲積而成之平原，土質肥美，氣候適和，為雲南文化之發達，人口最密集之精華區。」

滇西盆地(堵地)形勢表

地點	拔海(公尺)	盆地形勢	走向	水	流	流域
安寧	1915	盆地場	N-S	滇池	金	金沙江
祿豐	1920	西部盆地場	SE-NW	螳螂川	沙	
資	1535	盆地場	N-S	星宿河	河	
雄	1700	河谷場	N-S	直苴河	紅河	
	1765	北部盆地場	NW-SE	金沙江	河	
南部邱陵場						

漢永保謹啓于遼西益得鎮屬樂張頭祥雲妙鏡

卷之三

安南據報稱其主被定爲廢帝，平山街舊市叛變。

1812	1821	1830	1839	1848
159				
163	164	165	166	167
163	164	165	166	167
163	164	165	166	167

酒泉州酒泉縣西酒泉山下。漢武帝時，酒泉郡

河庫湖沼水系發育程度與河流水系發育程度成正比。

谷陵牛，駕輶輶，轔轔，轔轔。谷，谷，谷，谷。

瑞陽東瑞陽瑞陽瑞陽瑞陽瑞陽瑞陽瑞陽瑞陽瑞陽

進永後點發重冊。前題是長沙同治癸卯六月，非經精自

深水井涌量用總蓄水量除以總部

龍流嶺水江大東北

河 濱 道 支 流

河河河江河河河河河河河河紅一河一部江河河

酒頭號子但但但遇著酒頭號子遇紅紅金金金

洛陽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沙沙沙沙
不不不不
沙沙沙沙
不不不不
沙沙沙沙
不不不不

2040

山麓平原帶 NW-SE

海澨江

王前輩「深海以西之構造與地形，與東部迥然不同。如東部之石灰岩、砂岩、頁岩等，在深海保山間雖亦能見得，但以全部而論，所佔面積並不若其在東部之重要。西部若無之，要以變質岩為主，如蒼山、萬榮宣化，盡為變質岩（新帶片岩，大塊石，板岩等），及廣布於寧南。由於岩石的堅硬，不易侵蝕，復由於地殼的掀起，水流的下切，形成雄偉壯偉大的山峯，其基盤深在二千五百公尺以上，其峯頂有高至一千公尺以上者。英人葛氏（Gregory）父子稱之為中國的阿爾卑斯山。實為（Chin-See Alps）。山嶺形成時代與動力及山勢的檢驗，或與歐洲阿爾卑斯山同為新生代的產物，但其構造，顯然自成一格。阿爾卑斯山褶曲最盛不據（Collier's The Structure of Alps）一書，則兩寧南山是其特種類型曲形勢式，此與和興縣和高黎貢山顯然不同。點蒼與高黎貢山係因地殼震動之斷裂升降所形成，所以除局部因地震所形成的小褶曲外，大規模的褶曲未見到。對處都有劇烈的斷層，形成高山深谷，隨高陡降的形勢，山頂與河谷，拔海常差數千公尺，儼然成一走壁谷地。此種極大的橫斷帶地帶，有獨創與怒江兩大水流，貫穿之間，走向與之平行，由北而南，形勢之雄偉，舉世鮮有。德人李希羅芬（Rechthofen）稱此為「偉大的南北縱谷地」。此谷之西以花崗岩與玄武岩為主，如在高黎貢山以西，就南以東的地方，即為這闊的花崗岩所成的高原裏，拔海在一千公尺以上，間有階梯的寬廣盆地，與狹長的谷平原。於此衝附近尚有許多新熱的大山噴出岩，舊稱金華北部的沖積，且有為重新的流岩並新的地方，到處表淺地殼的不安定，似為雲南地形運動力之淵源。Queden 說：「蒼山之西無匯平之水分，分水嶺為山脊」，（No more flat

第三節 滇緬北段未定界之江心坡

漢書卷之三

也。元史地理志載：「元代設麓川路，在芒施路東，其地曰大布茫，曰談頭附賽，曰談尾感塘，皆白夷所居。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爲路，隸宣撫司。」明史雲南土司列傳亦載：「宣德九年遣使諭西南夷，賜麓川綿綺有差，以其勤修職也。」

明正統年間，三伐麓川，進兵至孟養，再進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山千餘里，是時所經之地，並有孟養、孟那、茶山、茶山土司。明史雲南土司列傳云：「孟養號名魚水，有青柏坡，升至半中於孟養南雲遠者，民總督府。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遠府。其他故雲平綽宣慰司。平綽思倫發爲其下所逐，走京師，帝命四平侯沐春以真納之，還其地。成祖卽位，改雲遠府爲孟養府，以土官刀木日爲知府。永樂元年刀木日遣人貢方物及金銀器，賜賚遙歸。二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以刀木且爲僉賜詰印。」（註二）又明史地理志載：「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尤雲遠路）。」洪武十五年三月改爲府，十七年改爲孟養府，後廢。三十五年十二月復置。永樂二年六月改軍民宣慰使司。正統十三年廢。萬曆十三年改置長官司。（註三）清毛奇齡蠻司合志云：「前清定鼎，孟拱、孟養，首先內附。」（註四）毛氏係據史館官書，非耳食無稽者可比。今考之正史，則孟養苦拱本我土司領地，證之與圖，則爲樹漿廠之外戶。孟養苦拱既是我土司領地，則其東北之樹漿廠，當屬我國無疑。曷以言之？姚文棟先生云：「野人山北面在今麻栗坡之間，東西千餘里。相傳爲明清之交，茶山里麻所屬之故地，山中產黃果樹百千株，多雞豚計。俗呼其地爲樹漿廠。」（註五）樹漿廠即今之江心坡。明清之交爲茶山里麻之故地。」茶山里麻土司，巡檢司。（註六）又云：「里麻長官司，永樂六年設立廣南都司，以力思放爲長官。時思放爲黑麻招撫，招撫者，故西南蠻官名，思放藉其地來朝，請授職事，遂有是命；仍賜印章冠帶。八年，遣領目貢馬。」又明史地理志載：「里麻長官司，永樂六年七月，析孟養地，置直隸都司。」（註七）

一 江心坡之南，與滇緬接壤之密支那城，今屬緬甸。在明時卽係我麓山境內之一地。明正統年間兵部尚書王誠征麓州，兵進至孟養，建石紀功於江畔。凡至密支那者，均得見之。光緒二十三年英人毀碑沉之江中。然江心坡之土人因當日受靖遠侯王尚賢請撫恩之恩，故至今不忘。（註八）按上述之「立石江畔」即指金沙江畔。今緬甸密支那城，卽在金沙江畔，英人置石故事，土人均能道及之。據此可知密支那卽明時之麓川地。而麓川則明代卽屬平綽宣慰使司。（註九）略述麓川土司之沿

革，藉明江心較在我國歷史上之關係，並非脫離之地可比也，明史列傳（雲南土司）紀麓川土司事甚詳。

「麓川平緬，元時皆屬緬甸……洪武十五年大兵下雲南，選取大理、下金齒、平緬與金陵壤地相接，土蠶思倫發開之，懼，遂降。因置平緬宣慰使司，以倫發爲宣慰使。十七年八月，倫發遣力令孟獻方物，並上元所受宣慰使司印詔，改平緬宣慰使，爲平緬宣慰使司。並勅倫發朝服冠帶，及織金文綺鈔定，尋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爲麓川平緬宣慰使司。麓川與平緬連境，元時分置兩地，以統其所部。至是以倫發遣使貢命，兼統麓川之地……」。永樂九年，思倫發子故明來朝貢馬，賜鐵錦墩金文綺鈔繩並繩從鈔有差。二年，遣內官張勳等，頒賜麓川。麓川，平緬，永邦，孟養俱遣人來貢；各賜之鈔幣。」

惟是麓川雖改置宣慰使司，然宣慰使思倫發及其子思任發，均强悍難馴。屢謀叛變，並娶佔邊地。「洪武十八年，倫發反，率衆寇景東，都督噶誠率兵擊之。二十二年，倫發遣把事括剛等來貢，願輸貢賦，平緬遂平」。宣德三年，雲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奪西南甸州地，請發兵問罪。帝以交趾四川方出兵，民勞未息，宜用行招諭，不得已，調雲南官士軍及永邦宣慰諸蠻兵剿之，六年，以定西府將貴爲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劍發制之。以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討之。斬首二千三百餘級，斂麓川。守將戚波就通永邦信息，撫寧原僉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及所掠羅街千戶等印三十二。麓川平，擒聞，命還帥。是爲第一次征麓川之役。思倫發遣大兵歸，圖復復，據麓川，出吳競發，于是王驥將貴等統率大軍，再征麓川。聯寧帥至孟養，時思機發據孟養，負固不取自如也。突厥守將歸公沐等至，聯寧將諸軍追捕，擒發終不出，潛匿孟養，焚以谷燒作，江濱不可渡，糧亦乏，引兵還。是爲第二次征麓川之役。明宣德尋以賦課居無功，復命兵部尚書靖遠侯王驥總督軍務，同知宮聚佩平融將軍印，率南京雲南、湖廣、川、貴州官軍士軍十三萬人往討之。至是歲凡三次征麓川矣。時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灘西，去麓川千餘里，都督皆慶。誓曰：「自古漢人過渡金沙江者，今玉劍至此，眞天威也。禱還兵，其部衆復擁任發少子祿，據孟養地爲亂。朕等懷仰老庭，威不可減，乃與思承約，許土目得那勦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註下）此碑現早已爲英人擊碎投諸江中矣。

清初國勢日盛，威震四夷。乾隆十六年夏，六月，緬甸遣使米朝貢，（註十一）乾隆三十年，緬甸土目內犯，車苦士司，官軍三路俱敗，清廷命大學士楊遇璜、旨陝甘移督雲貴，會賊濟退，官軍乘間收復。並請致孟養、孟養，聯寧，聯昌諸土司使

獻士，繩不從。出大兵，旁陷和弄，圍據越水昌各營，襲破卯城。清廷詔咐瑞自伊寧以將軍兼雲貴總督。大學徵綱，分兩路，由錫鏗猛擊以逼綱都阿瓦。四路苗木弁皆降守之。大軍破綱兵于豐祐，復擒至象孔，迷失而軍中獲匿。時由孟獲出發之師，或老宦也亦不克。乾隆三十三年春，清大軍還；緬人來退。將軍明瑞自縊死。緬人貽書請和，不服。清廷命大學士傅恆為總督，再大舉攻緬。三十四年秋七月，傅恆率師渡孟尼江而西（即大金沙江上流，亦曰橫榔江），孟拱孟賈土司皆降。十月大破緬于盤基江，復圍老官屯。緬人遣和，師旋。（註十三）

據上所述，明代征伐麓川，清初克服老官屯，越金沙江西。論之興圖，則已踰邁立開江，邁開江之西。（註十三）江心城即介乎兩江之間。（註十四）光緒十二年英併領甸後，委外務大臣臣等同我駐英使館原分紀澤宣稱：「尤開大金沙江爲中流，南則外用之江」。當時以緬甸已定諸，因與英一部瓦齊而略存眷暫停。議：光緒二十二年我駐英使臣薛福成復向英外商交涉，緬基呈事務。英外商賦稅既不收認，緬辟便力爭，總理衙門亦申諭江邊界之議。英商允好大金沙江公署一端，設人約法。（註十五）初大金沙江以東之地（江心坡）確屬我有，史跡俱在，返客否易。曾諭兩使，雖未將大金沙江以東之地，明文規定屬我。與諸條約，然亦規定屬英。薛便所訂之約僅云：「北緯二十五度三十分以北之地，俟查勘後再商」。此後兩國即未正式在該地勘測。此地事務，延及今日，江心坡雖為武力所佔，然我國當然仍以未定界區察視之也。

江心坡即福建廈門入山之一部，同爲我國領土，今依下列各點證明之：

(一) 福建南管領之領證
將人山中，浪頭村及各地，均歸閩江縣各縣管理，我國圖誌所載甚詳。近年羅西縣招集清嘉同請領管頭人種種印文，及土人木刻證據，甚爲確鑿。（註十六）

(二) 沿外部自有聲明

光緒十八年英外務大臣照會云：「總領管領江東之地，直至羅羅江及邁立開江匯流域之處」（註十七）。考

羅江之間即是江心城。據上英政府已申明兩江會只以北之地，即江心坡上非英屬也。

(三) 野人山樹葉廠一帶從古爲我土地。

姚文棟先生云：「野人北部，在今康藏境之間，東西千餘里，相傳爲明清之交，茶山與麻所屬故地。」（註十八）又云：「經過野人時，見樹槳載道，婦孺爭迎，對官員怒懼，咸有求庇之意。即達處樹槳廢之日目，亦遣使奉書。」譯其辭意，自稱：本是漢民，願仍歸漢籍」等語。」（註十九）按此，野人山，確在恩施開江過立開江之南，向南九月孟獲之極北，不屬綿甸。

（四）孟獲以北過立開江與羅舊城布江間之野人山，遠矣我國。

孟獲孟獲本係我滇西老員，繪境極北，不能越失魯山與烏過野江會合，又曷能反乎孟獲以北？毛奇齡號司合志載：前清定期，孟獲孟獲首先歸附，其爲我老界無疑。其後征納，孟獲孟獲亦皆折誠內附，昔乾隆之老歸，實包括大金沙江內外而擁其上流。又考永昌府志，騰越州志所載孟獲傳云：「在金沙江外古名池水有青柏城與盤幕同縣金沙江。孟獲居其上流。其北接吐蕃，西通天竺。」（註二十）吐蕃，今之康藏；天竺，則印度也。

孟獲以北之野人山，爲我康熙之橫斷山脈之一部，被姚文棟先生云：「野人山與樹槳者，如冉大金沙江內之元宵上山，所以孟獲爲門戶要地，南大金江外，吾指王國則，必爲門戶。」而皆都督行在烏巴拉坎底。今者巴坎底所在之地，即在孟獲開江上流西側，南接河關山之支流，而勝麻也。以上二註二十，則此部野人山亦即樹槳屬。當然係橫斷山脈之一部。且若在我老界當與孟獲以北，與孟獲經略無關。

孟獲以北固猶我之，可謂橫斷政是橫斷領土，即武人山亦非我所管轄，恐非中國。然若謂就地理或歷史言，則已完全證之。姚文棟稟羅拔海邊及孟獲情狀，以爲之。朝之長安科第，之謂之。孟獲為孟獲人也，實係自開江屬孟獲之分地。即如史所謂野人山者，皆在雲南界內，非何說也。至于姚之述經句輪，人謂之改政意，欲以兵相送竟其意乃欲謂名八野人山耳。故職始言以對之：

（註二十一）

第四節 湖西人文概況

1. 滇西與綿甸之人

第十篇 紛南邊務

五四

緬甸面積二十四萬方英里，雲南面積十五萬方英里，而各有人口約二千二百萬人。（緬甸一九二一年之人口調查為一二五五五，八一六人；雲南民國二十一年之調查為一一，八二七，四八六人。）故緬甸人口較雲南為稀。雲南人口之分佈全為不均，形成東北稠而西南稀，狀態。類似則反是：緬甸之財富與人口集中於下緬甸平原區，形成西南稠而東北稀之狀態。於是雲南西南部與緬甸東北部乃構成兩端人口密集成中在秦嶺之廣漠地帶。此地帶在政治區劃上雖分隸於雲南沿邊諸土司地及緬甸之南北撫邦；但在地形構造、經濟情形、交通條件及民族分佈上，則天然的單獨構成一自然單位而與東北之雲貴高原及西南之緬甸平原，迥然不同！（註二三）

「雲貴高原拔海約六千英尺；緬甸平原拔海一千五百公尺。本區高差則或於二千至三千英尺之間。其高峯玉雲貴高原為平地，其平地在緬甸，原為馬來半島山脈之餘脉為南北走向，亞洲南部第三大河流（湍急，寒潮溫，伊洛瓦底）發源於喜馬拉雅山之東麓，入於本區，轉成湍急而清潔之峽谷。雨量係靠半坡所降之雨則達七千五百尺。其地形之峻峻，複雜難如此，然仍不無多雨半湿润之盆地河谷，是沃壤。經廿一、北緯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高溫變化於經度四十度與一百度之間，印度洋之信風則全年為乾燥之季。（雨量平均約一千五百公厘）。熱帶氣候帶植物普遍於平原之上。」（註二四）

因本省地處邊境，而人口又復稀少，故表現在行政管理上，一為中國歷代之放棄經營，且荒無毛為大古，緬政府則採及引緬民戍軍，北緬營龍沿邊之雨甸，孟慶，蟲達，臨川，緬卯，芒市，遮放，南迄瀕滄邊之騰康，耿馬，孟定，孟冉，猛董，孟連。種子亦由滇遷播之居民五千家，以平均每戶五人計，則損失二萬五千人。惟雲西邊境之八日本來為苗蕃地，故緬甸政府之禁引漢民政策，亦未足使緬緝匪起而歸雲，將軍中原東南區，土移入雲南；而雲南東北漢人人口再移河西，實客觀上可能而必有之理，然難待交通發達而得斷耳！

2. 雲西居民之分佈及生活狀態

基專事耕種或半生實地調耕之結論，以明漢西居民之分佈及其生活狀態。（註二五）

「中南西南屬民半耕半種，雖難以統舉為主，但相然可為南北兩區。分界約在北緯二十二度、五度的地方，約當雲縣與龍陵一帶。此線之北，可稱之為終年農業民族。其地有冬作物，如踶豆，蕷豆，小麥，胡麻，菜子之類。線之南可稱為半年休閑半年耕作民族，冬作物極少，間或有之，亦僅限於較高之山上。此種現象，與居民之分佈及人口之多寡，頗有

密切關係

「北緯二四度，直至以南，多為夷族。每則地，山嶺、山脈、山頭、山腳，水人、卡瓦為最多，繙繩，苗人也之。此外亦有少數之漢族。南則山嶺，人口稍多，故名繚繩名之物之告興。在北緯二四度之北，賜子氏地，盡為漢族所居。（除大理國境一帶之外）山地居民，半為夷族。其中以納西、土家（漢之苗蠻）兩族為最多。人口繁密，佔用頗多，故各作物之耕種，甚為普遍，而實相干涉，牧之不足。雲縣、龍陵，俱為漢族發展之處。畏羅拔海僅二〇五公尺，為一平闊地，即為通河航區。過此，遂於於流矣生活，居民之死亡，有甚大（即過在海城處新設之）。猶特為乃一山地，故雖一九三〇年，即為中國通航之重要地點。」當時在北緯二十一度以南，日出海多在七時半以下，如臨曉瑞、曉光瑞、曉暉瑞、曉曉瑞、曉東瑞、日東昇，日出海在北緯二百零七百公尺之間。即過瑞公路所經之地，曉瑞、曉光瑞、曉暉瑞、曉東瑞、日東昇之次下，日出海之高度，假若作若干算見，一部分他日北不過北緯二五度時，日出

「至於八日分佈，以望明照反為營繕。」此句原爲「八日大。」又曰：「分佈八日，則皆以望明照，則各縣最無害。每方公里均不害人。」此句原爲「四十里。」又曰：「望明照，謂之望明照。」此句原爲「望明照。」每方公里，均無二十人以下。人口之稀，可見一斑。由是觀之，厥地固宜瘠薄。人一耕少，民甚艱厄。惟其氣候，既無雨澤，氣候調合。故其豐年反惡惡，確薄々，可客之貴之族民，直與居民殊無二物。其耕事業，缺乏人工，惟勤耕種，而以耕田疇，在此之幼種，民故復雜的區域，尤爲嚴重！」

其所由來者遠矣。試讀下段雍正皇帝上諭可知。

「雍正乙卯五月，欽奉上諭：四川成都府瀘南縣東廳所領貴州督撫提鎮，朕聞：貴州土司，雖無法紀，所屬土民，每之赤手，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受飼飼，朕深為不忍……嗣後，督撫提鎮官嚴所屬土司，愛恤土民，毋得視爲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以後，不改前非，一有犯畢，土司參革，從重究擬，立設重典，勿使寬容。以資朕子惠

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特識

五五
五五

雍正迄今，已近二百年，所云土司之殘暴，猶可見之於今日。時人有贊於此，輒紛紛提出對策，有者議：「土司地國有權。人民只是土司的農奴，可以任意的剝削；但是剝削並不是土司地所特有的。」也說：「土司地也是一樣的多。……這樣說來，不惟縣級的胥吏會剝削，過路的官員也會剝削，不過是直接或間接罷了。還有人民，土司既守斯上，猶知參護人民的力量，流官在直目其深之心，何曾與人民有點情誼？」雖不能一一舉出論，亦未始無理由。……但，目前在瀘西區域，土司的權柄，實為太甚了，已經弄得民不聊生，瀘西鄰近的木邦、銅落、猛角等區域，人自搖疏，乃大開方便之門，招徠我們漢家的導政的爲役，他們的計祿手段很爲高明：招徠一戶，給田地耕作，奸利貸款購牛馬耕種，首年免收門戶稅，然後徵收地主稅，如能夥管五戶以上徵去，又得一小頭目的地位，這是我們遠戎所羨慕的；而土司正在那兒爲虎威魚，毫無顧忌，真不敢去維持，把我們的邊民要逼到牆光了。一方先生提出補救辦法：（一）暫時清查戶口；（二）規定每年每戶徵收地主稅；（三）限制當地商人的高利貸；（四）限制土司任意強占耕地；（五）限制漢官的苛求。由是認之，可憐瀘西那裏之生活是怎樣？苦

註一：張印堂：「瀘西經濟地理」。第五十一頁。

註二：明史卷三二四·雲南土司列傳第二百四頁。

註三：明史卷六·地理志

註四：毛奇齡：「職司合志」

註五：薛福成：「唐施文集十種」，出使公報卷二·姚文標梁皇海防情形，第十九頁。

註六：明史：雲南土司列傳，第二四頁。

註七：明史：地理志第十九頁

註八：張維翰：「續陳滇緬界務」，補充意見書第九頁。

註九：明史：雲南土司列傳第二一百一十五頁；龍川土司

註十一：卷上，第三十頁

註十二：王澤春《金融戰記》卷四六二一頁

註十三：全上，第三三頁

註十四：雜誌細選月刊，二卷六期，謝謙：「心波之實」

註十五：華盛金云：中國邊疆，第三三卷四

註十六：薛福成，出使公報卷一，英外部議院議會報告書

註十七：地學雜誌（民國十八年，第一期）白眉印行局編

註十八：出使公報卷九，洋文照會，第二四頁

註十九：全上，卷二，第十九頁

註二十：全上

註二十一：永昌府志

註二十二：薛福成

註二十三：新動向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陳碧笙：「滇西經濟調查報告」

註二十四：全上

註二十五：張印棠：「滇西經濟地理」第二二頁

註二十六：新動向三卷一期，陳碧笙：「滇西經濟危機及其對策」

註二十七：新動向，三卷四、五兩期，方國庭：「新濟雲南邊境經濟私述」

第九章 雲南之瘡痏

據一九三一年六十五國之報告：世界瘧疾病人之總數，達一七、七五〇、七六八人。亞洲方面如印度，一年中死於瘧疾者，計三百萬人。⁽¹⁾ 菲律賓，泰國，越南及與此等地帶接壤之區，亦甚猖獗。一九〇八年美國死于瘧疾者十二萬人。一九二三年蘇聯有瘧疾病人一千三百萬人。⁽²⁾ 亞洲更甚，僅墨勒伯羅（Menelbells）一地，每年患者六至萬人。我國則華北少，華中次之，華南最烈。後一區竟達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尤以西南各省，西南部，及與黔桂接壤區域為最猛烈。例如思茅，思茅縣十年來瘧疾病人口死亡率達到百分之十程度！而此帶染瘧區域，盡在橫斷山脈系中，縱貫千餘華里，橫五亦如此。自麻栗坡沿邊地區經河口區，金河區，思茅區，以至鳴水區，皆為瘧疾染香火烈之地！

1. 雲南瘧區

雲南南部自東經九十八度至一〇二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一度至二十六度左右一帶仰橫斷山脈之雲嶺哀牢山脈以達緬甸，均為瘧疾區域。以政治地理區域言，自麻栗坡河口金河尤江思普十二版納，瀘沽，雲縣，景谷，騰水，以西芒市遮放孟定耿馬諸土司地，均是狹谷區，易為瘧蚊滋生之地，十年來雲南人口生死率之比例，無疑是死亡率之激增，而尤以漢人死於瘧疾者較土著為烈。民國廿七年七月，廿九日至九月六日之四十天中，雲縣罹瘧疾而死亡者，是五百零六人，作者於民國廿四年冬旅行元江縣屬之瑞哈寨中，此寨位於一三四八公尺之山嶺上，為白族人，人戶四十餘戶，而一年內疫死者二十三人，僅有三十餘戶之楊扒寨，年死十五人；四十餘戶之聯珠寨，死十五人，元江縣據民廿五年衛生署之醫師調查，居民百分之六十之血液中具有瘧蚊細菌。思茅縣城人民染瘧亦烈，十年前全縣八千戶，現已死亡及他遷避外，僅存二千戶，據醫所檢查思茅十二以下之學生百十一人的脾臟病指數為百分之六六·七，具有瘧蚊細菌，此種病菌之蔓延，達到南部各縣之每一村落，一方面由於地理的環境，一方面由於毫無衛生設施，因此滅蚊，成為雲南南部及西南部人民求生之唯一熱烈要求。

2. 滅因

據報，醫學上謂之惡性瘧疾（Tropical Malaria），按瘧疾之傳染方法，係由瘧蚊吸吮瘧疾患者之血，血內之瘧原蟲之雌蟲生卵體，借蚊身內受精發育分裂，終至蚊之口涎內，亦均含有之。當蚊吸血時，先將口涎吐出，使局部充血及防止凝固，易於吸取，故在該蚊第二次吸其他健康人之血時，其口涎內之瘧原蟲，即傳給此健康人而得瘧疾矣。

3. 痲蚊產生之條件

(一) 濕度——在攝氏十四度以下，經無瘧蚊。惟自十六度以上，乃能養育，二十四度後最盛。然至三十度又復衰減。
(二) 雨量——瘧蚊生於沼澤低窪地。雨量豐沛區，地面積水多。如在夏季洪雨之際，維之以一溫，瘧疾繁殖最速，故夏季雨量特多之年，瘧疾最烈。

(三) 地形——廣闊之平原上，適度雨量雖宜於瘧蚊，然水易宣洩，無積水可養蚊蠅。又因空氣流通，時起強風，瘧蚊不能滋生。狹谷區抵達之地，積涼不易宣洩，空氣溫鬱，最適於蚊。

(四) 土壤——黏土上層易生瘧疾，而在火山熔岩之上則不能。又沖積平原，常多瘧禍。

(五) 植物——林下溼地多瘧蚊；熱帶亞熱帶之區，林茂葉密，葉向積水自易生瘧。

(六) 疣蚊之種類：原蟲種類亦與瘧疾之嚴重有關，據專家臨床研究，蓮鬼茅一縣即有十

· · · · · (一) 三日瘧 *P. vivax* (二) 惡性瘧 *P. jalciparum* (三) 四日瘧 *P. Malariae*) 混合型惡性瘧與三日瘧混合

4. 痘狀及治療

惡性瘧初起症狀輕重不一，如不作血片檢查，往往誤診。疾者易發神經症狀，或昏迷或麻痺，或如癲如狂，或頗似腦膜炎而頭痛，慄慄，頸肌僵直，亦有似肺炎、霍亂、痢疾、傷寒、腎臟炎者。其陰謀者，往往由惡性心臟麻痺，血壓急遽下降而突死。或併發黑水熱，起黑色素尿，胃腸症狀，早期黃疸而速死。又本病如不死亡，常有因腦毛細血管阻塞，各中樞受障礙，起癲癇之後貼病，如失聽、失明、失語、運動障礙、平衡失調諸症。

主要藥品仍奎南氯金，如鹽酸奎南、硫酸奎南等。普通之瘧疾用最少之有效劑量，于原蟲分裂避離前一時至三時半內服已易生效，或用福白龍〔Febrion (Quinine Turethanet Caffeinen 之化合物)〕在發作前二小時以 2G.CHE3G.C 行靜脈注射或肌肉注射均有效，如在惡性瘧疾一日一次或二次之肌肉注射；(須同時服用心劑)或注射後，再續服奎南，每日總量 1.0 至 1.5 萬克，可連用五六日(用濃福白龍亦可)。此為最簡易之治瘧藥方也。

(全書完)